

秋收起義在江西

文物出版社







# 秋收起义在江西

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编

文物出版社



秋收起義勝利萬歲

宋任窮一九二七年九月



秋女界勃又雄揚工  
長并肩三我場紅色割  
指創偉上生火勝象  
能武裝

白華

一九三一年



人民的家來自

昔日皇朝之

丙寅年秋

美州



發揚救國起義  
光榮傳統建設  
社會主義強國

張宗遜

一九八七年二月

敬教日月換  
彩天

為秋收起義在江西一書題字

丁卯自夏孔原



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旧址——安源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第一校

浏阳县委书记给中央  
报告中的一页

浏阳县委书记给中央报告中的一页，内容为手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工作情况和革命形势。文字密集，为竖排书写。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  
浏阳县委书记给中央  
报告中的一页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修水县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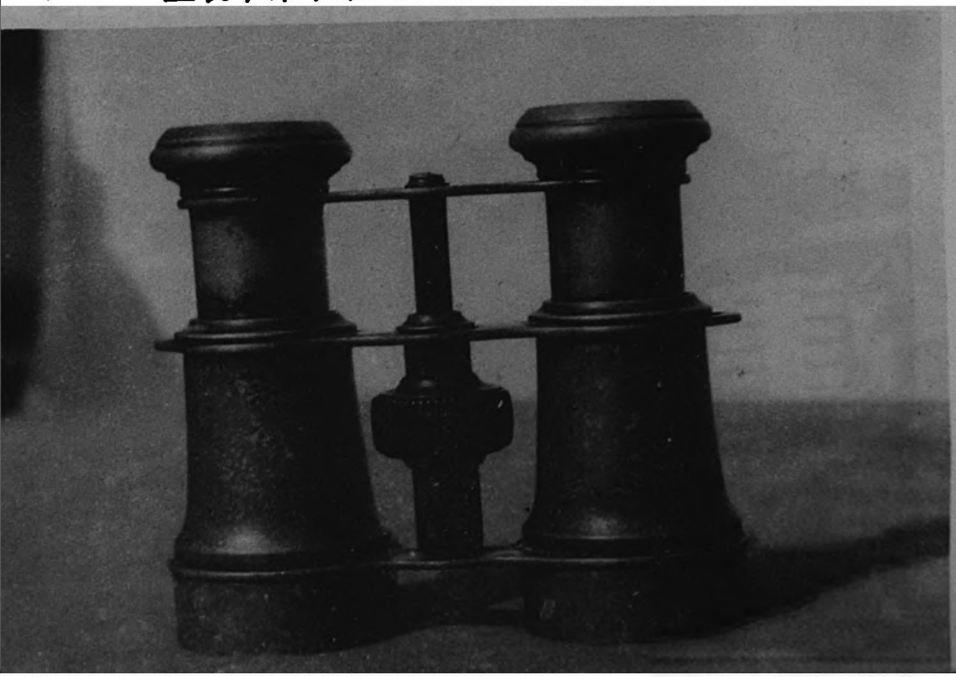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修水县凤献书院





秋收起义部队驻扎修水县东港乡时书写的标语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余贲民使用的望远镜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出发地——安源张公祠



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战士  
自制土手榴弹——“洋  
葛古”



毛泽东同志召开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旧址——铜陵县肖家祠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浏阳白沙小学墙上书写的标语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回师铜鼓的驻地——排埠万寿宫







毛泽东率第三团回师铜鼓排埠时用过的八仙桌



万安暴动战争旧址



# 目 录

## 文献部分：

- 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信（摘录）  
——安源的形势和任务 ……………（3）
-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起义  
暴动大纲 ……………（6）
- 中共湖南省委的命令第21号送中央 ……………（9）
- 江西省委对于秋收暴动计划 ……………（11）
- 江西省委给寿昌信 ……………（17）
- 林育南报告——赴湘经过情况 ……………（19）
- 关于江西准备秋暴情形致金山 ……………（23）
- 任弼时报告（二）节录——秋暴前后安源路矿  
工人的状况 ……………（24）
- 湘东暴动声势浩大 ……………（26）
- 中共江西省委致寿昌信  
——省委机关破坏后的情况 ……………（28）
- 长江局对江西的几点新决定 ……………（30）
- ××关于安源近况的报告 ……………（31）
- 中共江西省委给长江局的报告  
——对省委南迁问题的意见，

“七·三十一”事变后各地工作情况,干部 和经费等问题 .....	( 33 )
中共江西省委致中央信——目前军阀混战 江西工作的情况与最近的对策 .....	( 36 )
中共江西省委通告(第十号) ——目前的形势与江西工农运动发展情 形 .....	( 42 )
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信(节录) .....	( 45 )
我们的十一月——统治势力之挣扎与 各地暴动之情况,党的组织整顿与发展、 特委的工作 .....	( 47 )
赣北特委暴动计划 .....	( 55 )
吴振鹏关于江西党组织的发展与现状 .....	( 59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向团中央的 报告(摘录)——秋收暴动前后安源工人 的斗争 .....	( 62 )
江西工农革命的记录 ——江西第一个苏维埃 ——“万安暴动”的胜利 .....	( 65 )
中共安源市委工作报告(节录) .....	( 73 )
SP同志关于赣东暴动工作的报告 .....	( 77 )
万安工农斗争及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 年三月大暴动经过情形 ——张世熙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苏联莫 斯科第六次共产国际会议上的讲	

话 .....	( 87 )
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节录) .....	(109)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节录) ...	(110)
秋收暴动之始末	
——潘心源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	(114)

## 回忆录部分:

三进安福调农军 .....	金洪喜 (122)
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 .....	刘先胜 (125)
坎坷的路(节选) .....	王耀南 (136)
处决矿警队八名叛徒 .....	谢清英 (145)
回忆安源工人的武装斗争 .....	宋新怀 (147)
随矿警队参加秋收起义 .....	周贵良 (151)
二团首战萍乡城 .....	邓凤生 (153)
从北伐军战士到红军战士 .....	李仁泗 (154)
秋收起义中的女战士 .....	杨秀兰 (157)
秋收起义中的莲花农军 .....	王庆生 (158)
秋收起义中的岳山农民 .....	廖冬生 (160)
秋收起义中的醴陵农军 .....	黄彊犹 (162)
秋收起义中的醴陵工人纠察队 .....	易汉钦 (164)
攻克醴陵城 工人当县长 .....	张明生 (166)
为工农红军当向导 .....	吴德祥 (168)
工农红军在芦溪 .....	周庆长 (170)
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 .....	陈士渠 (171)
秋收起义和工农红军的建立 .....	何长工 (179)

秋收起义在修水 .....	赖 毅	(185)
秋收起义第一团 .....	杨立三	(190)
秋收起义中的第三团 .....	张启龙	(194)
在秋收起义的日子里 .....	慕容楚强	(201)
浏阳农军进驻铜鼓前后 .....	王俊民	(207)
铜鼓工农群众支持秋收起义 .....	袁玉辉	(210)
铜鼓青年踊跃参加秋收起义部队 .....	张盛朝	(213)

### 参考资料部分:

湘省交通完全恢复 醴陵共军已经击退.....		(216)
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铁路交通经过.....		(219)
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铁路交通经过(续)		
.....		(223)
湘省当局计划扑剿浏平共党.....		(228)
湖南最近防共与剿共.....		(232)
湘省防共军事告一结束.....		(238)
湖南情形业已趋于安定 .....		(243)
兜剿鄂南共匪近讯.....		(246)
发觉共党图谋骚动密函.....		(250)
共产党经营安源之情形 (节录) .....		(252)

文  
献  
部  
分





# 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信 摘录：安源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新省委成立后，对于军事分三类进行：一是对于已经露面之义勇队自卫军之类；一是尚在灰色或潜伏的状态中的团防、挨户团及掩埋枪枝之类；一是国民革命军中党的工作。第一类（究竟湘南还有汝城，湖滨还有华容，只关系尚未弄清，只得任其孤军奋斗耳）计有三处情形最为显著：第一，浏、平、岳一带；第二，宁、益、潭一带；第三，萍、安一带。此三路部队之安置，中央及省委都已极端注意极了，约在一月以前省委即决定了如中央最近所示军事三步办法即：（一）设法改编挨户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图自保；（二）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三）上二者都办不到则埋枪。这个政策省军部反复告诫各地不下二十次，先时现象极好，实都能照这政策做。如：（一）安源可借矿警局练兵二百名，而一两股兵力可以上山，有约百枪可埋（事务常有变化，确情过日再报），不料刘义同志鼎着国民政府□□委员的招牌，大插特插，既充矿局五委员之一，又任事务处长（现矿局办事，分为三处）兼保安科科长（前矿警局改）。经济、武装拿在一手，CP势力在山较马变以前还大，以致激起三十五军突开两连军队驻山（现为本军集中，已开去，调来朱部萍乡兵两连），全市和矿局人员均起恐慌，欲谋对付（矿局对收归国办给极不愿

意，前次农民之变，完全是矿局号召的，思尽摧毁我们的势力，现在我们不把收国有的责任分一些给国民政府身上，而完全由我们负着，今日之我们那有这样的力量？即刘义同志等到后，亦觉四面皆楚歌，情形极危险了。省委闻此，乃急派夏明翰同志赴山商决弥补政策，以期保存势力。详细决议另抄呈报，请求核准。大致是我们只拿住武装，除设法将所有警兵改工人，排队长改同志外，保安科长亦要找一灰色同志去充当，用交通部名义派去（此办法虽尚觉过左，然只有尽力注意对外应付的技术。事实上矿警武装是我们工会的生命，无可放让）。刘辞各要职，只求保存工会的权利和地位，其他一切都送给孙科。我们只在保存工会与武装两条件之下，为他（孙）尽量工作（除刘职权外，只要有饷并允增加生产等）。现时朱培德和湘政府都无兵力可压迫我们，我们表面虽极端灰色，内部则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安可造炸弹及机关枪），以图到时一用。这是此间对于安源这支兵力安插的经过，但成败犹未定也。中央派刘义同志回去的政策不先告知省委，何故？（二）浏阳共有枪约四百枝，编挨户团不可能，上山虽经讨论，而负责同志对此未下决心，又遭西乡反动派之压迫，且到紧急关头，重要同志先均逃散。现该部队已退到平江之北，此间当即派人去，持详缄并带歉去指示上山去矣。平江现已编为挨户团，被迫时即上山。（三）宁、益、潭处受四面包围，情形原极险恶，因指挥得力，头一步本已成功，现又糟了。所谓头一步的成功，是潭部已收集了一百二十四支枪上了山，兵极可靠。负责同志郭咏泉来省请示，即坚囑

其负险固守，正式作匪，并略与接济。郭同志原和在山同志约定离山五日后准有信回，乃今距在省接头之时已有十日，郭同志既未回山，又无消息，致在山同志齐起恐慌，自动的解散了，现在力谋救济并查办郭同志。宁部有枪二百余枝，已暂改为挨户团，因其内部不一致，有些兵是由团防改编的，除嘱令当地党部切实拉拢下部之好分子使为我（用），一旦有变即行上山外，并派定郭同志照此原则赴该县指挥（他原与该部有关系）。任命郭同志在十日之前而昨前变起，郭同志既渺如黄鹤，该地党部亦不详考政策，到被压迫时，连同团防全部率领上山。此间闻讯知内部必起变化，诂言犹未已。叛变之报闻矣。该部兹或可留三、四十支枪上山，尚未得报。益部原拟入湖为匪，诂后闻湖内不能去，不知何故？在军负责同志仍商决开赴湖西，然其内部亦不一致，有一股是红匪，有一股是恐被其他同志拿去兵权的余衡同志率领。到紧急时，统将武文元同志又轻骑来省，当即令其返防，诂余到任，闻已全消散了，且被红会一股吊羊掠款，赢得不好声名永在民间（别军声名好）。总合这几支军力，安插未臻极善的原因，暂略。该部负责同志差一着最后工夫，然未即全败也。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 秋收暴动大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

(一) 根据中央最近农民斗争之议决案，决定这个行动大纲，准备在湘粤鄂赣四省实现。

(二) 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在这里党的政策需要新的变更，革命的社会势力需要新的聚集和训练。现时反动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农民群众满心期望秋收胜利，因为新遭了挫折，正在寻找他们新的奋斗的方略。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这次抗租抗税的暴动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之新阶段，他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旧军阀的政权，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

(三) 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具体的表现便是强〔制〕农民建设与小地主联盟的乡村自治，及五次大会后对于国民党种种限制农民革命的训令不加反抗，反在实际上指令下级党部执行国民党之反动训令。这个错误是由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来的。现在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

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明白了这个才能不自陷于矛盾的狭巷中，而可以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

#### (四) 暴动的战略：

(1) 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

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对各地的暴动及革命的政权尽可能的联络，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2) 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标准。

(3) 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

(4) 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5) 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

(6) 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

兹将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每省具体工作抄一份于下：

鄂：湖北暴动大纲，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

税、捐、粮)。

其他可根据大纲拟一具体的计划。

湘：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

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

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

赣：1.马上夺取乡县政权；2.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3.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4.积极参加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

粤：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相同。军力暂未达到地方即起来暴动响应，夺取乡村政权，建设农会威力，并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用以引导革命政权夺取全省。

（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二年编《秋收起义》）

# 中共湖南省委的命令

## 第21号送中央

(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晚)

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并告。

右令

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毛泽东

第一师第四团团长 朱少连

直辖第一团团长 李子骥

直辖第二团团长 滕代远

直辖第三团团长 王扬烈

直辖第四团团长 郭咏泉

直辖第五团团长 谢南岭

直辖第六团团长 袁 健

直辖特务营营长 潘福岩

湘北特派员 何资深

长沙各区委安源行委岳阳行委

长沙、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宁乡、衡阳各县

委，株洲部委，各县县委，各特支暨各同志

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

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一九二七年九，八晚

特别注意：

(1)此令编号送发，收到必给收条。

(2)阅后必即烧毁，倘不慎而被敌发觉，负责人处死。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江西省委对于秋暴的计划

(一九二七年九月)

中国革命运动早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从过去湘粤鄂赣各省农民斗争的许多事实中更得到确切的证明。因此，国民党一般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大起恐慌，不惜公开的背叛革命，多方限制并压迫农民运动，解散农民协会，停止农协活动。那时，本党为顾全两党合作，亦数次让步，未能坚决的单独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是本党过去极严重的错误，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重大的损失，这种错误一直到“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始纠正过来。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决定湘粤鄂赣豫等省农民乘秋收之时，举行大规模的暴动，并就各省农运情形决定暴动的方式。

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决议，并斟酌各县的情形拟定秋暴计划如下：

(1)江西农运过去无坚实的基础，而且发展未能普遍各县，所以只能部分的零碎的暴动，决不能实现全省总的大规模的暴动。

(2)秋暴的意义不是毫无目的的骚动，而是要由此更实际的进行土地革命，并深入而且扩大农村的阶级斗争，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肃清乡村的反动势力，并藉此揭破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省政府压迫民众的罪恶，进而推翻他们的统治。

(3)江西是李烈鈞的老巢，朱培德的新殖民地。朱、李纯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故江西豪绅地主的统治较其他各省较为巩固。因此秋暴的工作，在江西是最为迫切需要的。

(4)七卅一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但江西民众对此事件，毫无认识，甚至与今年二月间南昌兵变一样看待。在此次秋暴中，应一面痛斥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分赃式的宁汉合作，揭破他们的假面具，指出他们反革命的事实与民众看，同时更需努力宣传“七卅一”事件的意义，普用革命委员会分会的名义发布政纲宣言，使民众得到正确的认识与倾向。

(5)在秋暴中我们不要忘记了发展组织的工作。本党的组织，农民本身的组织，左派国民党的组织以及各种民众的组织，都要在此次秋暴中积极的发展并健全起来，万不能稍存机会主义的心理，只注意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而忽略了基本工作。

(6)省委应马上通告各县说明秋暴的意义及进行的方法，并普遍发一煽动纲要，令各县作广大的煽动工作。煽动的材料应是“反对各项苛捐杂税”、“反动〔对〕重租重息”、“要求江钞兑现”、“反对改组各种民众团体”、“要求农民武装”、“反对物价昂贵”、“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反对贪官武〔污〕吏土豪劣绅”、“要求没收大地主土地”、“反对省政府加税”等等——最好要提出具体的关于民众切身利害的口号，尤其要注意各地方的特殊事项，甚至很小的事亦可。

(7) 秋暴的主要力量，自然是农民群众，但我们切不可使农民处于孤立的地位与其他群众绝缘。我们必须事先在宣传上兼顾及其他群众的利益（自然地地主豪绅等除外）；在组织上与其他群众亲密的联络，最要者为下述各种群众：

A 城市工人虽不及农民数量之多，其影响政治的力量较大而速，我们在秋暴的预备工作中，应使工农的关系十分密切。农民暴动一开始，工人即能起来一致行动，合力夺取县政，破坏交通的信，工人更较易进行。

B 会匪是失业农民另一种的生活形式，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我们进行暴动工作，须与当地会匪联络，派人到他们中去工作，向他们说明土地革命的意义是劫富济贫更彻底的办法，并指示他们只有参加暴动，方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方能得到土地。在此应特别注意两点：①我们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②我们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

C 小商人的痛苦与农民差不多，如果我们取得策略适当，他们也可变为暴动中的助手，尤其是赣江一带的行商，他们受厘税与江钞的痛苦极大，我们应当向他们宣传，提出适合他们要求的口号，指出他们的出路，使他们来参加暴动。

D 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乡村中大半都有相当地位和信仰，他们如果参加暴动，是有不小的力量的，我们应注意联络他们，说明暴动的意义及中国革命的前途，使他们得

到正确的了解，诚恳来致力于暴动工作。

(8) 如上所述，江西虽然不能实行总的大规模的暴动，然而我们也尽可能的使各县互相影响，比如甲县有了暴动，我们应设法使此暴动能扩大到邻近各县，如此，则不但暴动的势力更大，暴动的效果也增加，暴动的意义更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各县应当特别注意，不但已暴动的县份应影响邻县，尚未暴动的县份更要注意，使邻县的暴动影响到本县来。总之，彼此不要失掉了相互影响的机会。

(9) 为指挥与联络的便利，应规定暴动的起点，这起点必须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的地方。兹拟定赣北的修水为起点，影响邻近各县与各县的联络，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附图及说明)。

(10) 在上述暴动起点的各县，省委应派得力的同志或临时组织前往准备暴动工作，并指挥邻近各县的暴动工作，同时须与省委发生密切关系(设专员交通，约密码电话)。

(11) 各起点的邻近各县较重要的，省委亦应指定或选派专人前往负秋暴指挥之责，各专员应与其邻近起点县份的负责同志或组织发生密切关系。

(12) 指定准备暴动之各县委或区委特支，必须马上党内全体动员，切实分配所有同志到乡村中作煽动与组织工作，如有左派国民党部亦须与之联络进行。

(13) 各县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除煽动组织及与各方联络外，并须切实进行各项调查，迅速报告来省以便按照

各县实际情形指挥工作。应调查事项如下：县政府倾向农民组织及武力、反动武装、农民痛苦及要求、有会匪没有、大中小地主调查、豪绅姓名及罪状、苛税杂捐名目及数目、租率、反动分子等。

(14)各县在暴动的准备工作，应设法置备枪支（或买或抢秘密收藏，至准备成熟时，取出应用。其原有农军组织的地方应加紧农军的军事与政治训练，有会匪的县份，应联合会匪的武装，或以会匪的武装收缴政府或反动的武装。

(15)在农军势力统治的县份，如修水、铜鼓等应即马上实行捕杀豪绅及反动派，没收大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占据财政及交通机关，无限制的扩充兵力，解除反动武装，用革命委员会分会的名义发布政纲宣言，废除苛税杂捐及一切陋政，通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省政府祸国殃民的罪状，建立左派国民党部各级农协及民众团体，并作广大的宣传，影响邻近各县以至全省，与湘鄂邻近各县暴动势力联合。

(16)在农军有相当力量的县份，如宁冈、安福、莲花等县须设法秘密集中实力，收缴政府及所属各种反动武装，驱逐或捕杀反动官吏，解散或捕杀反动的国民党部伪农协及其他反动团体，余同(15)。

(17)在过去农运略有基础或有会匪的县份，如星子、德安、永修、余干、永新、万安、临川、乐安等县须进行部分的骚扰捕杀豪绅反动派，抢夺政府和反动派枪支，暗杀官吏及反动的党部或各团体负责人。总之，在这些县份虽不能如(15)、(16)作夺取县政权的总暴动，但我们必

须举行零碎的前赴后继、彼伏此起的暴动，如无新式武装〔器〕可用刀矛或者徒手暴动，即如鼓动群众一时的热情处决某个豪绅反动派，包围县政府，打击伪党的部农协，殴打征收使或催租人，都是群众暴动的表现，都是打破封建势力统治的工作。

(18)煽动工作我们应普遍到全省各县，创造暴动的机会，即不能每县实现有组织的暴动，如果能打杀一个豪绅，赶走一个官吏，群众一点钟的骚动都是有意义的。

中共江西省委  
一九二七年九月

# 江西省委给寿昌信 ——秋暴问题、省委改组问题、 南浔路罢工、江钞问题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

寿昌兄：

振鹏兄带来的信收到，至昆兄带下各件不悉。兹将来信所问，简单的答复如下：

一、江西党过去错误的根源，确如来信所指示之点。自接中央八七会议通告后，已切实设法纠正。

二、关于革委在南昌之一切设施，本拟详告，奈因事变后，所保存的文件多半凌乱，俟整理有绪，再将各种材料汇集作一比较详细的报告来。

三、关于秋暴问题，省委已在积极准备，整个的大暴动虽无可能，然零碎的暴动比较有几分把握。现省委已草拟秋暴计划，秋暴煽动大纲。关于秋暴问题的通知，俟下次常委会通过后，再呈兄处批准。

四、组织方面除依照中央八七会议的决议变更外，并根据来信所指示之点切实执行。现省委已改组，除希俨兄以过去未做过工运不能担任工委主任的工作，而以刘士奇兄兼任外，余皆完全接受中央意见。

五、南浔路罢工问题，此时毫无把握，不过现仍在积极进行，结果如何，尚难预料。

六、莲永及修铜两部分农军，此间均已派专人前往指

导，调往醴陵、茶(县)一带帮助湘之秋暴问题，自属可能而且必要，不过须俟前次所派去之人回来报告后，才能调动也(因此间现在亦不知农军之行止也)！

七、此间政治仍无甚变动，不过因江钞问题，几至无形罢市(政府布告原以四折计算，但中秋发饷，居然以一元当一元，因此，士兵乃强迫行使，大起商人之愤恨)。

八、写及看信的药水皆用尽，务望交下次至昆兄带来！

张省吾

九月十一日



# 林育南报告

## ——赴湘经过情况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此次奉命赴湘，兹将经过情形报告于后：

九月八日由武昌搭车，次日早三时车过中伙铺。遇农军围缴护车队枪械及解湘之款项。闻农军约三四十人，枪数支，围缴时只听得前后枪声不过二三十响。护路队绝无抵抗，枪十余支及款数千元尽皆缴出，护路队伤六人，死二人。车站被捣毁，财物劫去。农军围攻时，乘客非常恐慌，后农军大呼“老百姓不要害怕”，乘客始安。围缴约一小时，最后放枪呼哨而去。农民去后，车上静寂无声者约二小时，至天明始开车。当晚抵长沙，我即找××，说明来此任务及中央对于粤汉、株萍路罢工之决定。

据××说，他们对于中央决议已大都知道。关于破坏铁路事他们已有详细办法，且在积极进行。关于此次暴动工作，湘省已组织一暴动委员会。在此委员会之下，另组织一破坏铁路委员会，专司其事。已组织若干队派往长岳、株萍两路分别进行破坏铁路、桥梁、水塔、电线等工作。罢工事亦当积极进行，由破坏铁路委员负指挥之责。此时湘政府已知道我们暴动的计划，极力镇压防备，连日破获机关，枪毙同志，我们行动极其困难。现此之工委机关已不能用，日内即须搬迁。是晚我即寄寓旅馆。因形势严重，工委接洽机关已不能用，故以后即在我寓居之旅馆

接洽。

十日××来我寓取款。是晚闻粤汉路因轨道破坏，行车有障碍。十一日××由株萍路回长，晤谈株萍方面破坏工作及罢工均在积极进行，颇有把握，军事方面之准备也很好。是日粤汉株萍两路均停车。是晚在新河召集粤汉路党团会，我和××××等均参加，约十余人，报告及讨论罢工问题。工人同志中有表现畏缩犹豫及期待之倾向者，经再三解释，始决定积极宣传准备，同时进行破坏铁路，暗杀工贼，造成恐怖等办法。当晚即派人去作破坏工作，但并未作到。次日破坏铁路车头及桥梁事，亦未见多大实效，前所破坏之路轨，当即修好试行通车。虽我们决定宣传阻止工人修路，因不能积极执行之故，不生效力，暗杀工贼事亦无人去干。破坏工作不能做好，据云因事先无弹药等炸毁器械，后虽物色到，亦不甚多，且力量薄弱，故无多大效力。又加之作此工作者，不能继续不断的做去。闻作此种工作之同志，做成一次者，给洋一百元，但仍未见能勇〔踊〕跃从事，尤以电线之破坏不甚得力。故十二、十三等日，湘政府一面严厉镇压及戒备长沙，一面极力修复电线路轨，通行军车（长株、长岳两路军车均通行），遣兵调将，进攻醴陵、安源及浏阳、平江方面之农军，因此连日所得消息，均是不利。

十二日，公达同志来我寓晤谈湘省暴动中农民及军事方面的力量及准备，据云均有相当把握，形势尚可乐观。我军已到醴陵，俟农军再有进展，长沙即可发动。但次日连开军车到株洲，形势已属不佳，而不利之消息，随即继

续传来。

罢工虽有党团会议决定，我们亦拟就行动计划、宣传大纲、罢工宣言及口号等，粤汉方面之同志不能切实在群众中宣传号召，结果不能行动，甚至连宣传大纲亦不能用油印印出分散各同志以资宣传，可知宣传工作非常缺乏。我们的暴动破坏铁路及罢工计划，恐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群众则无从了解。

此后数日××××每日来我寓接头，商量破坏铁路及罢工问题，但所决议者大多难于实现，甚至连工委指挥罢工及接头机关延至五六日尚未找就房子，办公接头均无地点。工委与省委及军委、农委负责人非常困难。紧急事项不能即刻决定去办。同时因不能经常接头之故，以致指挥不能统一，消息不能灵通，行动也不能一致。在长沙不甚知道萍、醴、浏、平方面军事情形，工委也不甚知道农民军事方面的工作。十日、十一日本来决定铁路破坏及罢工是毫不顾虑的立即行动，到十二日又因农民军事尚未发展到接近长沙，长沙暴动不能即刻进行，因而党觉得铁路上的单独行动是陷于孤注一掷，故取延长期待的态度，只注意于长沙外的各站之破坏工作，长沙站的破坏及罢工则等到暴动时举行，目前则积极准备。铁路工友同志有此主张，工委省委亦均表示同意。我们决定宣传并阻止工人不去修铁路，同志们惧于严重之压迫，不能努力切实执行，亦未做到。全体罢工事更不能行。因整个的暴动计划，负责同志存一期待的观念，故对于罢工亦未十分严厉的鼓动与督促，故遂不觉得因循下去。而敌人方面之镇压、戒备与向我们进攻，则

雷厉风行，积极动作，萍、醴、浏、平方面叠传不利消息，大概是十四日，××告诉我，长沙暴动事非常困难，敌人的武装军队比我们的徒手多得多，我们只有枪十支，炸弹很少，××前云每日可出炸弹二百个之说不确。又云党内军委负机密工作之同志为敌人作侦探，我们所有机关的负责人及暴动计划全被敌人知道，形势极其危险。我前提出省委负责人应有经常接头及商量的机会之议，现在更不能做到。又据××云，此次失败，器械（即炸药、炸弹、枪枝、子弹等）缺乏亦为一大原因。铁路之破坏，并非无人，只因炸药、炸弹缺乏之故不能充分做到。又云经费方面，亦很感觉困难。

此时时机已失，我们每日虽有些讨论和决议，在实际终于无效。因此，我之留长沙已无必要，乃于十六日晚上船，十八日抵汉口。据我个人的感觉，此次的失败是因为：一、负责人指挥此次暴动不坚决不敏捷，有观望期待的心理；二、党的组织及机关不合于紧急斗争的需要（如彼此不接头，消息不灵通，指挥不统一等）；三、对群众的宣传太缺乏；四、军事的准备太薄弱（如器械的缺乏，破坏工作不好，武装人员缺少等）。

（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二年编《秋收起义》）

# 关于江西准备秋暴情形致金山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金山兄：

此间尽可能地准备秋暴。赣西之永新安福等县，赣北之星子德安等县，赣东之弋阳余干以及临川等地均已派人前往切实进行或可得到相当效果；平浏农军在修水、铜鼓时曾派人来此接洽，此间亦召人前去报告现在军政情况，并提议以后进行以及一切联络事宜，派去之人尚未回来。此间秋暴计划和宣煽大纲业已抄呈中兄，谅能见到。

因为各地（含九江、星子）没有明白军事能够指挥作战的人才，特请物色三或二相当人来此，是所至盼！来人到南昌皇殿侧25号问坚吕

此致

江俊文 1927年9月26日

# 任弼时报告节录：秋暴前后 安源路矿工人的状况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

## （二）职工运动

自马日事变后，各种工人中的尚未被杀之领袖分子，均不能立足。全省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等于消灭，水口山、锡矿山工人组织等于消灭。省委虽曾派人到水口山负责，但去后即无回信。现锡矿山又派人前去整顿，因闻当地有些工人自动斗争。仅安源工会存在，并颇有基础，在这次暴动前，尚有五四九同志，工人参加这次暴动非常热心，并极勇敢，炸弹队、梭标队、看护、宣传等队，内均系工人（约有一千二三百人参加）。在暴动后，情形尚未得到报告，据安地近来此地同志所述：现安源驻有二连军队（系朱培德的），但对工人除占领工会会址外，尚不敢有大的进攻。不过矿局借势大裁工人，现失业者将近二千（原有七千工人工作），内尚有不少同志，惟负责无人。最近常委已派人去，并令安地进行要求发现钱，恢复失业工人工作，拥护以前的工会运动。今天又闻安源工人举行罢工。惟失业问题恐是终久难于解决的。长沙工运因缺少下层领袖分子，多数亦无组织，仅车夫与一部分铁路工人尚能受我们的指挥行动，泥木与码头工人中仅有很少数同志在里面活动，缝纫工人中，虽有些同志，但他们非常害怕，不敢行动。一般工人生活非常之苦，且被裁减失业的

很多（尤其是店员）。第一纱厂久已停工，工人多已散去，其中同志现仅八人，一小部分铁路工人及同志对于这次破坏工作颇能尽力，惟有不敢大规模破坏，恐自己因此失业的心理。因此，这次破坏铁路的工程非常之小（但据文虎报告，非铁路工人恐失业，而是破坏材料不好）。常委对于最近工运原则，决定扩大经济斗争并准备很快的举行一次铁路工人罢工。在其他工人中则加强罢工宣传鼓动工作，并组织秘密队破坏铁路，必要举行破坏工作。此外，杀工贼等工作，都是立时就准备进行的，并决定恢复省总及职总的活动，发布宣言布告及其他宣传品以号召工人。

.....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十月四日  
（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

# 湘东暴动声势浩大(长沙通讯)

## 长沙白色恐怖之惨毒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

自从上月十八日浏阳平江被农工军占领后，到现在又发生了许多事实。第一是武长铁路上所发生的事件。九日鄂南农军拆毁铁路，中伙铺出事之后，十日上午又是湘境捞刀河地方（距长沙十五里）火车出事之时，那边农民把铁路螺丝钉取去，车到即翻；羊楼司赵李桥两站，并有农军进攻，取去款项及枪支甚多。湘阴境内，泊〔汨〕罗桃林西站之间铁轨，亦被掘去。

这件事虽然已经把，□班狗军阀急得直跳，但意尚无大害。而株萍铁路断的消息，则简直把他们狗胆吓破了。株萍铁路是由长沙通到安源的铁路。安源本有小莫斯科之称。黄静源烈士，就是那边的工人领袖。安源本有工人武装，每次事变，就是安源的工军发动。

这是十日那天晚上，株萍全部电报已断，十一日早，易家湾大托铺间的轨道，已被掘断。十二日工军占萍乡，向醴陵进发，夺得醴。周斓急派张国威罗定等领兵抵抗。十三日，大战于阳三石一带。十四日，工军部分向浏阳大屏山方面退却，与浏阳平江一带工农革命军联合，一部分退却安萍。

浏阳萍〔平〕江一带工农革命军，已于上月廿八日夺得两县，但后来浏阳又经失去。此后即与浏阳平江清乡总司



令阎仲儒部对峙。十一日工农军联合反攻，未得胜利。十五日，安萍工军又与平浏工农军合，再行反抗。十六日上午又占浏阳，即大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买办资本家，并建设自己的政权。同时平浏二方工农军，又向长沙进发。乡村农民，开始响应。惟工农军在暴动时，全靠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注意到群众的响应，因此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得些胜利。若是早把这暴动成为群众的暴动，那么，胜利的程度是一定不止于此的。

同时长沙方面，四郊农民的骚扰，一天天的厉害起来。这种骚扰，亦发现于株州等处。周斓张国威等新军阀，弄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所以同时就积极的厉行白色恐怖。

（原载1927年10月10日《中国青年》第8卷第3号）

# 中共江西省委致寿昌信

## ——省委机关破坏后的情况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

寿昌兄：

此间××××夜发生事变，交通机关破获，捕去同志七人。其他详情可面询王为宪同志即知。

省委经此事变几乎完全塌台，一方面南昌形势异常严重，各负责同志住宅，又恐被捉去的交通员因打供出来，一方面希严来浔指导赣北工作，泽皆又未来中央，留南昌者只陈谭秋、冯任二人，而××曾被捕又不在南昌活动，因此，临时决定省委暂移之九江，候南昌比较缓和后即撤回。

现在南昌工作已完全停顿，——以□□□响，□故为能活动。——赣北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星子暴动虽因走漏消息失利，而南浔路之马回岭方面有相当力量，同时敌方戒备也不甚严，故请你们□□我们一些，□□(听说湖北、南京有)、赣东方面两□未有报告来，故不知如何。至于赣西方面，虽有可为，但无得力指导者。□□前曾派谭秋同志去。现因省委无人，故不能办到。

现在吴德芬同志不能在鄂南工作，请你们即调他前往江西指导工作，因此听说湖北省委有军事同志很多，请即调几个得力的来此应用。

此间经费十分支绌，□□尚未到时，帛振也写两信，中央前次批准的津贴，势非斟酌增加不可。请即□泽皆同志带

来，以济急需，至要。

省委十月十二日

(原件存江西省档案馆)

# 长江局对江西的几点新决定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

江西省委：

关于江西最近工作计划及党的最近策略，除由泽皆同志代表长江局报告外，长江局对于江西的组织上更有几点新的决定，兹特分述如下，望切实执行。

1. 江西目前农民斗争的中心为赣西南，江西省(委)应搬到吉安或万安去，将江西划为南北两大部分，省委指挥赣西南之暴动。九江县应同时与长江局发生密切关系，并直接受其指挥，而鄱阳更要与九江发生密切关系。

2. 省委移赣南后，应速召集赣西南各县负责同志大会，并作一赣西南实行行动的大纲，送交长江局核准。省委应留一人指导，并报告长江局，对于江西所定的最近工作计划，同时在会上产生一赣北党的工作计划来。

3. 九江南昌鄱阳也应速召集一负责同志大会。

4. 省委应照下列人数组织之，书记陈谭秋，组织李铁良，宣传宛希俨，农部陈谭秋，工部找一人充之，委员为孟冰、刘仕奇、吴秀冰、林修杰、冯任，另外找两个工农同志共七人，候补三人，除汪群定外，其余亦可找两个工农充之。

革命敬礼

长江局亦农

并委派宛希俨同志为江西军事特派员

## ××关于安源近况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

一、政治：自此次动作失败，萍乡土劣即开始反攻，所成立之清乡局为其大本营。旋因傅作霖来长是县，第一日便将前任县长及清乡局长收押，一般土劣及反动派势焰为之大杀，傅到县后，其跑来之政治工作人员，虽大张其反共宣传标语，然在行动上并无若何手段，且曾召集工农群众大会，声言保护工农。大约在傅之为人并非如何左倾（自称民校左派，并言其曾加入共产党，实不可信），然其好胜心烈，颇有励精图治而求造一模范县政之目的。并其代表之工作人员多系民校左派（黄埔有组织之左派），内有本校同学×××，现充当秘书，傅之行动或也多受伊等影响。至县党部系一极反动机关，惟日昨业已停止活动。傅等到县后，恐湖南党部派反动人员去安源活动，乃事先派数人到安源成立区党部，现又无若何进行。此外驻军仅第三军一团，安源驻一营。伊等除抽鸦片外不太理事，日昨业由二十六团换防，尚未全到。

二、群众：安源有工人七千，自队伍出发后，即无形倒台。××到安源后，即指定专人秘密进行工会组织，在理当工人生活异常困难的时候，应易着手，然因过去工会未与工人以利益，且工人对我们全无认识，致现在反动宣传一来，大多数工人也跟着反对共产党。故现在进行极为迟缓。现在着手办法，系由同学结纳工友着手。昨日因工人

迫于生计自动停工，我们欲利用此机会号召工人大会包围清乡局，提出要求，只以本校同学及工人俱已丧胆不敢到会，计划卒无实现。

过去萍乡农运极坏，以致五日七日两次土劣号召农民向工人进攻，并且转战数日始行了结，惟最近因乡间土劣压迫，农民因之渐次觉悟。日前傅县长到县时本校同学曾号召湘东一带农民入县请愿，情形尚好。原自事变以来，萍乡农协未曾遭何压迫，故迟至今日县协机关尚存，惟指挥无人，现亦名存实亡而已。某某抵安时，即特别注意安源附近农运，当时已派出五人分赴各村调查，现尚未得报告。

三、党务：自安源队伍出发后，上自县委，下至支部，即自行溃散。某某到安时，即号召各活动分子推举七人，组织临时市委，现已开会五次。萍乡全县原有同志约计七百人，除此次在浏、醴一带死伤失业者，将近百人外，并失散若干。原有区委三个，直辖支部十七，区委仅紫家冲尚未恢复，支部已划分小组，分别召集小组会，除第四支部外，大概尚好。同志中一部分胆小，弱者尚多，惟路局同志，因其生活较好多不能行动。

（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二年编《秋收起义》）

# 中共江西省委给长江局的报告 ——对省委南迁问题的意见，“七·三十一”事变后各地工作情形，干部和经费等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长江局：

泽皆同志带来的信及款均收到，我们对于长江局所决定的最近工作计划完全接受并积极设法执行。但对于组织上新决定之几点，省委南迁问题，有点不同的意见：

（一）南迁则离去了全省的政治中心；（二）南迁与各方的交通不便；（三）南迁难于指挥赣东北各地党的工作；（四）南迁则省委机关建设不易。因此，决定省委仍在南昌。至于赣西南农民斗争的指导，省委自应以全力注意及之，除增强赣西南两特委的指导机关外，省委并经常派一人驻该地指挥。

九江鄱阳等地负责同志大会，约一周内可以举行，赣西南各县负责同志大会则须候省委派人去后方能召集。省委组织已根据来令改组，但找工农同志为委员，实在是难乎其难，恐怕又要暂付阙如，以待将来呢。

兹将此间事变后各方情况报告于下：

（一）南昌方面：在省委过浔后，被捕的七个同志，即遭枪毙。省方消息一周以来，杳无音讯。现已派人前去

探听消息并筹备省委搬回事宜。现在在南昌能活动的仅三、四人，连交通和技术书记都找不到，更何言乎党的基础，故××篇第一章从新造党(拟向c·y分化一部分来)。

(二) 赣西方面：我们本决定于最近期内以万安为中心开始暴动。但因(1)与安福、永新、莲花等县的农民联络未好；(2)井冈、蜈蚣两山的武装接洽未妥；(3)事变后谭秋同志未去，无人指导，以至未能如期实现。但据谭秋同志以前的报告和万安县委最近的来信，暴动条件确有可能，在万安可召集农民四、五千人，莲花、永新农民曾数次自动暴动起来，井冈、蜈蚣两山的武装约千枝左右，同时敌方的军力又减弱，入晚已开来九江驻扎，故我们决定仍依照以前的计划积极进行，在军事方面已调刘春生同志前去，并请长江局即调德丰同志前往赣西工作，以便立即改组并健全赣西特委的组织。

(三) 赣南方面：未与省委发生者数月矣，故其情形无以得知。现据吉安的报告，赣州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万余人，性极勇敢，大半数可在我们指挥之下(?)各县农民亦皆富于反抗性，故赣南一带工作，颇有可为。现省委已决定在赣西方面调四、五(个)熟悉赣南情形的同志前往指挥，并组织赣南特委会，以指导各县的工作。

(四) 赣北方面：德安农军曾与三军发生关系冲突，首先胜利，因众寡不敌，迄今不知退至何处？星子暴动也因指挥者错误，泄漏消息，全无宣传工作，竟至攻败垂成。现在他们率领八十个人，东奔西窜，一个钱也弄不着，又不与特委发生关系。同时在农民群众中亦无甚影



响，现省委已将特委改组，业于昨日成立，省委除切实纠正过去的重大错误外，并指导了许多工作方针。

（五）临川鄱阳等地工作近况，因未得他们的报告，故不知道。

现在省委将全省划为赣北、赣南、赣西、赣东四特区，组织四个特别委员会，并将其工作范围扩大指挥整个工作，特委以五人或九人组织之，后补者三人，组织主席团处理经常事务，并限定必须农工同志参加特委。省委每月召集各区特别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一次，各特委对省委每月至少须有两次详细报告。

最后，我们对长江局有以下的要求，望完全容纳！

（一）增加津贴每月五百五十元，实不敷用，因为此间工作范围扩大，工作人员加多，势非增加一倍不可，只将最低限度的预算附上，请批准并按期发给（辟源后自可减少）倘万一不能增加，则此间工作实无法进行。

（二）军事工作人才，现在各特委均迫切需要，请派几位得力的来！

（三）党的高级指导人才，赣东南西三特委皆需要，亦希派来！

我们的代名词改为李干生，我们的交通处到南昌后再定，倘有重要文件可暂送九江县委转交（九江城×××荣昌号柳先华转张丽华再转李干生）。

李干生

（原件存江西省档案馆）

# 中共江西省委致中央信

## ——目前军阀混战下江西工作 的情形与最近的策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保和兄：

此次报告的意义：一方面要除去中央对于江西许多的隔膜，另一方面挽回中央负责同志对于江西不正确的观察。

中央负责同志大都认为目前江西革命是没有多大办法与希望的，因为江西民众非常沉闷，这是在中央最近的通讯及其他决议中可以看得出来的，料想与中央对于江西工作亦未必重视。同时，过去江西的负责同志又未能作详细的报告给中央，俾中央明瞭江西实际的情形。据我们最近的考察，江西实实在在是整个的革命环境，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亚于两湖广东，尤其是农民方面曾自动的发生许多零碎的斗争及大的暴动。可惜党的主观领导力量太缺乏，以致群众什么斗争没有得着什么好的结果，而且多归失败。现在将江西最近的情形报告如下：

一、反动政治方面，朱培德的态度一向模糊，在宁汉破裂时，朱实际拥汪，但在表面上仍不敢公开的反对南京。战争开始，朱尚存观望态度，后因宁方军事的压迫及唐生智的溃败逃亡乃附宁。在广州事变发生后，朱的态度渐趋明显，因反对南京所委任的改组委员会，乃根本否认特委会的存在，公开的宣传打倒西山会议派，极力替粤方护

党运动吹嘘，与张发奎的主张完全一致。并派其政治部主任肖淑宇赴粤与张作更进一步联络（闻朱现在沪已与汪晤面，故肖不赴粤）。同时，又将宁方留赣之十四军残部解决。朱自宁汉战争发动直到现在为保持江西地盘计，乃调集部队集中赣北，以应付战争，在军事上的布置，并准备退路，以第九军沿赣东到闽边一带驻守，在实际上赣西南早已放弃。前日南京特委竟电令原有的改委会停止职权，而他们竟置之不理，不久的将来，自有许多纠纷发生。自战事发生后，朱培德为筹款计，原欲发行五百万金库券，后恐民众反对，乃改由官商合办的裕民银行发行大批的纸币，征收房捐、铺捐、殷富捐、行李捐、灵柩捐、筵席捐等，又向盐商筹款二十万。在赣北则拉夫封船等事弄得十分利害。江西民众——尤其是工农群众都非常厌恨，一般人都说，这样的革命，革来革去，简直是革老百姓的命。现在反动的军事布置是：第三军八师集中万载，七、九师在修水，第九军的二十七师在樟树，二十八师在抚州一带。

二、民众情形：农民为反土劣及县长曾有几千群众的暴动，近日又发生暴动，因驻军太多，指挥的同志被难，乃失败（详情未悉）。星子在九月底武装占领县城一天，因工作做得不好，参加群众甚少。以后变成游击形式，至今势力尚保存。德安西乡农民及农军于九月中旬与三军冲突，首将敌军一连打败，后敌军增加一营，乃败退武宁界之山中。永修在“八·一”以前农民屡次与反动保卫团武装冲突。“八·一”以后因该县委未与省委发生关系，不知党的策略，虽群众时常自动的要求暴动，均为负责同志所

禁止。鄱阳民镇局农民在十月末因为当地的土劣勾结县长，派武装自卫军数十人下乡拿捉C·P及暴动的农民，起因是：前有同志公开的在该镇各村讲演，农民大为鼓动，大起反对土劣。当反动自卫军到该地时，农民即鸣锣为号，于是暂时各□农民皆执土枪、刀矛、锄头、耙等武器与之对抗，结果，因在夜间，农民虽获胜利，但被其拿去四人，翌日查问始知。于是复大举入城，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四人。将到城门时，土劣跪请回兵承认担保释放，农民不久并将土劣打跑，于是知事乃派队迎战，农民愤勇非常，将百余个自卫军打得东奔西窜，大部缴械。农民乘胜攻入县署，声言非杀知事不可。但因当地的指导者以“恐怕烂地方”为词停止暴动，与知事讲和解决。农民回镇后犹愤闷不已，乃对土劣的房子×栋。弋阳于十月底亦曾有农民三千余占领县城一天，后因政府军队到，乃败退至山中及其他僻乡。临川农民大多数有武装，因为反动的土劣以抵御土匪为名，实行组织挨户团，每乡多则三百枝枪，少亦有四十枝。但挨户团的办法，完全是收农民的田亩捐，故农民甚为怨恨，曾秘密会议反对，但因无人领导，故终未实现。西南在八、九月间农军曾数次占据宁冈莲花县城，终因政府军队压迫乃遣居井冈、蜈蚣二山。近来因西南空虚，故已相约下山而实行占据莲花宁冈两县，并有进攻遂川的计划。万安农民曾攻胜遂川民团并占领县城。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三处的群众大会，多至四、五千人，少亦有二千余人。完全武装参加，并恢复县农协，对于党的宣传完全接受，尤其是土地革命的要求更为迫切。万安农民均比较有组织而

且勇敢，尤其是农妇，屡次有一、二农妇缴一、二败兵或落伍的兵之枪械事件发生。最近有自赣州经过该地的军队百余人，因此有四个士兵被该地农民缴械，于是乃派大队到该地报仇。结果，枪械未×着，仅见该地学校中满贴C·P标语宣言等，乃惧而折回县城。因此，农军决计缴枪械，于廿一晚暴动，包围县城。据来南昌的同志报告，当时因军事策略错误，农军与敌军混战，不知胜败如何？但据今日的报载，万安邻县之泰和已被共匪占领。由此可知，万安农军因有农民群众保助，终将敌军缴械，占据万安县城，并乘胜而占领泰和县城矣。似此，赣西之莲花、宁冈、泰和、万安等县城均被我们占领，自可成立大的割据局面。同时吉安的匪军（匪徒大半数是我们同志，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时曾准备占据县城，因负责同志以为不能不留，故未发动）百余人及农民群众均可应时暴动。至于永修、遂川、安福等农民时有小的斗争发生，此次亦可响应。赣南农民因杂色军队的压迫亦常有反抗事件发生。赣东因无常的组织，×报载时有农民骚动事件。南昌近郊农民亦因觉得共产党政府时当能实行减租百分之二五，照现国民党政府时不但不执行，反捉了许多要减租的农民去坐牢。因此，一般群众均想预C·P，现在已有同志五十余人。至于工人方面，虽比较沉寂，但九江、南昌、赣州、东平等地的工人时常发生经济斗争，失业的工人并有组织失业委员会的要求。

三、党的现象：自“八·一”后各地组织大都停顿或消灭。原有六十余县的组织，现在恢复的仅廿县左右。因为

工作人才缺乏，对于各县工作，省委几至无法进行。于是乃将工作人才集中，划分全省为东西南北四特委，以便指挥各地工委。省委曾分别给予目前工作计划大纲的指导，并派人分头召集各地工作人员会议。但因各级党部受机会主义的毒太深，对于群众斗争不但不能领导，而且多方加以压抑或阻止。各地普遍的现象是党的机关落于党员群众之后，党员群众又落于工农群众之后。因此省委决定彻底的改造各级党部并大加清洗。省农协已经恢复，执委七人，内有农民五人。省总工会亦在物色相当的工人同志负责恢复。

四、最近的策略：目前普遍的举行反战争宣传，已自本月廿六日起全省动员做战争宣传周。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赣西南准备于最近造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赣东北与赣东联络一气、亦形成一个割据局面。赣北则注意夺取敌人武装与士兵宣传煽动的工作。同时积极的在九江南×、吉安、赣州、景德镇等地发展工人斗争。省委已通过最近的政治决议案，不日即印寄来，以资参阅与审查。

五、我们的要求：有江西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党的落后，中央若再抱着以前对于江西工作的观念，我们无话说，不然，我们有以下的要求：

A 供给党的高级指导人材及军事人材；

B 时常与以指导；

C 增加津贴，中央津贴，原为550元，至就十一月份的实际用度来看已在千元以上，并且因经费缺乏而影响许多工作不敢进行，预计十二月的用度必要浩大，因为工作加紧，各县党部均在恢复，故自十二月份起，决定津贴非增加

到千五百元不为过（详细预算表后来）。此外特别费，此间屡次向长局请求，但终无答复，故特向中央请求，立即寄下特别费千元以济燃眉。

六、颁发苏维埃政纲及组织法，现因各地迫切需要，故已由省委拟定临时的通知各地，当希中央马上倾颁发，以便全国统一。

此间的通讯处是南昌羊子巷运昌盐号徐立功、王金山收。但信的外皮及信纸信封适合小盐店的身份，以免意外。

中央的通讯处，希即告知。

兹有刘少甫、田栋仁二同志来沪，望予以接洽，并望派负责人与刘同志谈话，关于朱德部的详细情形，亦可面询。同时，并请求中央派刘回江西工作，并将此间特别费交他带来（望在谈话中注意他可否）。前据如宪同志云：中央有取消长江局之议，同时，长局又无人负责，故特此次报告，特直接寄给中央，究竟应如何？希即示知！

李干生（江西省委代名）

十一月三十日

（原件存江西省档案馆）

# 中共江西省委通告(第十号)

## ——目前的形势与江西 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I)目前的政局，在省委上次政治决议案中已经分析是：全国军阀混战更扩大更延长而且更剧烈的局面。早在我们意料中的广东事变，又于本月十七日爆发，即是张发奎部的黄琪翔联合李福林、薛岳，以获党军名义解决黄绍雄、李济琛的部队。现在广州附近虽转为张发奎的势力范围，但西东北三江的战争，正在激剧发展，结果如何，尚难以预入（料）。这件事变的酝酿，是在张发奎回粤，叶贺部东江失败，以及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逃粤后，与原据广东之黄绍雄、李济琛之互相倾轧，军事政治党务均处于对峙的形势。迄宁汉战争开幕，汪精卫知唐生智势力溃退，况且生智难为己用，乃只得再寻出路，唯一的是往广东，依靠张发奎的武力，以谋东山再起。因此，广东事实在他计划指导之下，在他诱骗李济琛共同离粤之翌日而产生矣。这种事变，无论他的名义是什么护党与叛党，实际上只是国民党政客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反映着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各派系的冲突。

(II)在唐生智溃败逃亡，广东事变未有爆发，西山会议派独握党政大权的时候，蒋介石突然由日归来。汪精卫



在粤忏悔，于是汪蒋合作与开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的呼声，高唱入云，乃产生所谓预备会的谈话会，决定在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开预备会。其实这次汪蒋合作，完全是各人为着要从西山会议派的手中，夺取党权政权而代之的问题，故此次会议的目标，唯一的是对付西山会议派把持下的南京特委会。同时会议之不能成功，亦在于此。因汪与西山会议派是不易妥协的。而蒋在某种条件下尚可与西山会议派合作而互相利用，况且蒋的嫡系何应钦已在南京做了西山会议派的铍客，故蒋的态度始终未明白表示反特委会，而汪则直认特委会为第四次会议的障碍物。同时，西山会议派对蒋近来表示颇好，对汪则明显的攻击，尤其是在广东事变后，西山会议派更明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并主张要严究主使者。就现在的形势看广东的张黄，江西的朱培德，湖南的唐生智旧部在汪的影响之下。至于李宗仁、程潜，在此反特委会的过程中（李程已通电表示反特委会），亦可以与汪暂时勾结。在这种形势之下，汪蒋合作固不可能，而所谓第四次会议亦恐难实现。并且他们互相之纷争，将随着各派各系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争而继续发展。

（Ⅲ）江西处于新军阀混战之中，朱培德始终站在保持地盘的立场上来表示态度，故自广州事变与汪精卫来沪准备开第四次会议后，他的表示渐趋鲜明，如对于广东的护军异常吹嘘，与张发奎等的主张完全一致。并派其政治部主任肖淑宇赴粤联络（闻在沪已与汪切实商量故不须去）。同时对于南京特委会停止江西改组委员会的电令，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大反而特反西山会议派及特委会，因此，

江西之墮入战争漩涡自属必然，而所谓国民党各派各系之纷争亦正方兴未艾。

(IV) 江西工农民众在这种军阀混战、国民党纷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不能稳定的局面之下，已充分的表现他们革命的力量。只要看最近赣西井冈山、蜈蚣山的农民及该县的农民已占领宁冈、莲花县城，吉安的农民亦已发动，会合万安农军，进攻永新、安福，形成一大的割据局面。修水农民在敌人严重压迫之下，又继续暴动，余干亦有千余农军与农民的骚动，南昌近郊农民亦在积极准备反土劣的斗争，赣州数千店员工人，正在跃跃欲试，南昌失业工人也想蠢动。总之，江西的工农群众，已经自己起来，正在作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政权之斗争，可惜我党完全未能领导。而且最可痛心的普遍的恶劣现象是：党的机关落在党员群众背后，而党员群众又落在工农群众背后，所以江西的党，简直是群众尾巴的尾巴（这是在各地的报告及省委巡视员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出来的）！因此，省委很坚决的决定，彻底的以党的群众来改选各级党的机关，洗清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为此，方能实现党的政策，担负党的责任，依着上次政治决议案干去！

十一月三十日

（原件存江西省档案馆）

# 中共中央致湖南省 委信<sup>①</sup>(节录)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六) 城市要成为暴动的中心指导者，尤其是工人阶级要在暴动中真能领导农民暴动才能成功。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应该如此的。秋暴的事实已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最近广州暴动的胜利亦是广大的工人为领导者。湖南重要的工人区域和重要城市的手工业工人都经过几年的斗争历史，比较是有斗争的经验和政治训练的。可是秋暴期间，因为党的整个忽略群众的原故，仅仅只有安源工人起来，可以说秋暴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据间接的报告，湖南省委自马夜事变后以至此(次)改组省委时止，对于职工运动完全放弃了。最近□□□<sup>②</sup>同志说新省委已经开始职工运动工作，中央认为这是对的。中央并且要湖南省委更进一步的不仅要把职工运动做成党的经常的基本工作之一，尤其在现实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阶段中，要站在工人阶级为暴动中心力量的观点上去，更加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加紧政治宣传，改进组织工人武装训练工作，一直到工农联合暴动，夺取政权。

(七) 在党的组织方面，自从马夜事变后，受很大的损失，同时省委亦放弃了恢复改造的工作，不知新省委成立后情形如何？中央认为党的组织上的恢复和改造与否，

为决定的暴动胜利与否的条件，在暴动准备工作中，要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及扩大后中央二次组织通告，切实恢复并改造各级党部，特别是以长沙为中心的主要区域，应当在极短期间内完成。中央现在只能有以上的指导，兹特专人携函前来，望你们接信后，三日内做一个极详细的报告，用墨水写成交来人带转，这个报告应包括：（1）政治状况，（2）一般工作状况，（3）党的组织状况，（4）对中央前二次指导的执行情形，（5）对暴动的估量和准备工作，（6）军运和湘南我们军队的情形，（7）接到中央这次信后，省委讨论的记录和决议

中央

十二月十五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注：① 原题为《中央致湖南省委信》。年代根据内容判定。原文标点不全，编者酌加。

② 原文如此。

# 我们的十一月(赣北特委的报告) ——统治势力之挣扎与各地暴动 之情况。党的组织整顿与 发展。特委的工作——

## 引 子

这一报告下笔时，实在使我们感到材料之缺乏。实际自特委成立以来，辖地虽有二十余县，然而多半是关系断绝、音信久渺的沙漠荒原。而特委因经费之困窘，既不能派专人前去负责整顿，又不能常派负责同志出赴巡视并收捡（拾）残余。一直到今，能够通信者只十五六处。已经有信来此，则只有永修、修水、德安、鄱阳而已。其余或因道途辽远，交通阻硬（梗阻），而特委亦因无钱不能派交通赴各处传递消息，而（因）此整个赣北的工作情形，遂成如此简单之叙述。

## 统治势力的挣扎

现在只能就已知各县的大概情形报告：

九江：自“八五”后九江局部的统治者虽有更换，——由金汉鼎而替以朱世贵，然其屠杀逮捕革命民众的成绩，仍旧是治无宁日。一月来久兴被捕工人同志计五人，非同志计三（？）人。久兴工人已被压服，茹苦含辛，每日十二

小时在这笨大机器傍工作了。其裕生厂主的（之）压制工人的毒辣，更是凶狠无比，专招女童工，减少工资，入门检查等。店员的待遇，不仅恢复军阀时代的旧观，并更加甚。日来因街市发现我们的传单、标语，且传共产党有于十一月十五日夜起事，继又有共党勾结伤兵地痞流氓暴动的谣传，浔湖警备司令部乃大添其稽查，并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宣布戒严矣。公安局则出示（决）定不日清查户口。

永修：县知事为李某，乃黄实之亲信。手段狡猾，只知一味苛索取敛，衙门积弊较前更甚，勾结豪绅极孙文主义学会份（分）子蔡笠亭、吴道南、王经菑等狼狈为奸，组织反动的武装人民自卫军，扩充枪枝数百杆，分驻要镇，且攫取各民众团体以厚声势，一般工农及我们同志因反动（派）之压迫，千数百人不敢家居，或逃或匿，生活奇窘，并有多数同志家中因受反动派抄没流为乞丐。八月间同志被捕者有胡祖舜、熊林、徐自杰、淦克癸、淦克才、毛锦春等十余人。最近且（有）县委负责人王环心及淦克群等三同志亦被王经菑勾结驻军一并捕去，现已由浔解省。

鄱阳：县长宋某，因见当地农民起来暴动，遂调鄱县驻军大批派遣下乡，肆行白色恐怖，并将当地党的负责人修杰等三人捕去，以资镇压革命势力之高涨。

德安：近来县署派武装警备队下乡，藉清党为名大肆敲诈。

江北：当地土劣勾结九江稽查以捕拿 CP 为名，在乡大肆敲诈。被捕去三人（内同志一人），索价三百元。

马回岭：当地土劣勾结军队，勒令某同志乡中交出快

枪八支，后以四支交之，始得无事。

修水：修水县政府之贪污，已激起万余农民困城之快（事）。现三军九师开驻该处，极力想用欺骗手段买好于民众，惟毫不能得些许之成绩。

## 反宁汗（汉）军阀战争及其他

宁汉接触后，我们一方面通知各下级党部立即反新军阀战争的宣传与煽动工作，同时特委拟好宣言、标语给各地翻印散发，在九江专门发有煽动士兵的标语五百份，反对拉夫标语五百份，并限各地于工作完后作报告，但至今仍未得到一处来信叙及此工作之经过。自事后得长（江）局通告，全省作一整个的宣传周，当即决定赣北各地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十二月二日止为反新军阀战争宣传周，拟好告士兵书及翻印省委宣言分给各地翻（印）发，并通知各地应组织讲演队及注意口头宣传等工作。

反英兵舰炮击弊（毙）九江市民的宣传：因为九江党的无基础及民众组织无基础，致不能在九江召集一个广大的群众会，而只是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贴标语及口头宣传等工作。

十月革命的宣传工作：用党的名义发传单，指出纪念今年十月革命的新意义——造成中国的十月革命——贴标语，并通知各地热烈举行这一运动，惟各地亦无报告叙及此运动之情形。

给予一般民众的影响：各地因无报告，在每次宣传工作后的结果，我们无法推臆。但就九江一隅而论，我党的

真相，已能（经）使一部分群众得到真（正）确的认识，至少他们也啧啧称道：“共（产）党勇敢。”

## 暴动之前夜

赣北民众的穷困冠于全省，工农失业者不知几几（许），流离失所，变为盗丐，余亦多半晨夕不接，其穷困颠连，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自我们的土地革命的宣传深入乡村后，一般农民莫不热烈欢迎，其革命情绪，风起云涌，实有一触即发之势。兹仅就已知各地之零碎（行）动作报告于下：

余干：余干已有十余农民起来暴动，惟近况因无报告，不知如何？内中闻系我们发动领导。

都昌：都昌的土匪，亦系受各地暴动的影响而起来的。人数约五百人，亦有少数同志在内影响他们去打击土劣。

鄱阳：鄱阳珠湖的农民因与土劣算帐冲突，集合农民三千余人，于二十二日大举暴动，打死土劣走狗四人，重伤一人，焚毁土劣住屋。这一伟大斗争，现仍继续扩大。同时影响四乡之农民，大有立即夺取城池之可能。惟现因鄱地党的负责人被捕，工作不无影响。但农民之团结与革命之要求，将因此更巩固紧张（密）。

乐平：乐平（职）工迭受公司经理之欺骗与压迫。并且过去工会组织，因负责人太混蛋，被工人驱去，以致工会无形消灭。现在工人自动争要组织工会。我们对于该处已加以十分注意。因该地工人生活不安与革命的要求，实超过赣北其他（各地）工人。如我们能发动他们，实为乐



平附近暴动的主要力量。

修水：月初因当地的繁捐苛税，农民自动集合万余人攻城，惜当地无得力指挥人，因城内守兵开枪，击毙农民一人后，遂纷纷退却。但其愤恨政府，已因此而更坚决。我们现在正在发动广大的农民起来为（进行）第二次斗争。现在我们能指挥的农民不下二万人。

德安：德安的农民虽前次暴动失败（亦是受了单纯军事行动之故），但其革命的热忱，仍是十分高涨。近来我们在德（安）的武装，已与农民结合着手屠杀豪绅地主了。

永修：永修之农民穷苦较他县尤甚。农民几次起来要抗租抗税，但因我们负责同志无躲避地方而抑制他们。现已将此种错误完全打破了，并积极领导农民起来暴动。故永修之暴动，已如箭在弦上，应手即发了。

景德镇：近来该地焚毁房屋二千余间，闻系农民自动起来实行的红色恐怖。但未得正式报告。

黄老门、马回岭：此二处农民的革命要求亦是十分热烈。暴动的火花，现在暂时潜伏。只要我们能去发动，暴动的巨浪马上是要掀天而起的。

江北：农民要求武装，并曾聚集百人至宿松图缴公安局枪枝，未得而还。现因稽查过兵的敲索及豪绅的诈取，群众愤怒，暴动亦是有马上暴发的可能。

在上面零碎的各地暴动消息中，很明显的赣北群众革命热情，是十分紧张（高涨）。我们若能予以更大的发动与领导，此暴动的巨焰决不亚于两湖诸地也。可惜！实使我们十分呕心泣血的——因为经费，不能派得力同志回

去负责指挥；因为经费，不能很敏捷地指导各地工作；因为经费，各地党部因而涣散；因为经费，不能作广大的宣传煽动工作；因为经费，……这失掉了群众客观革命要求的领导，而使赣北的暴动不能广大（泛）的暴（爆）发起来，是何等可惜的事情啊！

## 党的组织整顿与发展

赣北特委成立以来，即着手于组织整顿与发展的工作，通知各级党部改组及重新登记，洗刷一切腐化投机……份（分）子、找寻忠实勇敢的工农，扩大并充实党的基础。现将各地组织情形简叙如下：

九江市归特委兼，成立两区委，同志约七十人。鄱阳县委之下，有九个区委，同志三百余，农民占十之八上。永修县委清洗二百余人，现尚有二百余同学（志），农民占十之九上。修水过去为区委（已被解散），现已派人前往成立县委。同志现虽祇四五十人，唯（惟）发展甚速。德安因暴动失败，党的组织受巨大打击，至（今）只余七八十人。现已派人前去，恢复残余，正式成立县委。黄老门、马回岭均改组为区委，共有三百余人以上。乐平、景德镇现正派人前去收拾残余，正式成立区委。江北已改组区委，同志约八十人。吴城近已成立特支。湖口只余二人。其他各地须派人前去巡视或专门负责整顿组织，惜亦为经济限于（制）。

## 最近工农与我们

国民党反动政治的压迫，大部分工农在客观上均自然在我们主张之下行动——日益革命化。例如九江的九兴工友，迭受资产阶级的欺骗及压迫，对于我们的信仰，更是增高万倍。其余如裕生铁工及一般店员，正受资本家店东的虐待，对于我们更是一种不可磨灭的遗记。各地工农，莫不识破国民党是一块臭尸，纷纷要求组织工会农协等。如在永修的九师，可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召集军民联欢大会，到会的群众祇三十人及乐平（职）工自动组织工会等事实，不胜枚举。特委近已通知各地加紧工运农运，组织下级秘密的工会农协，并在九江成立九总及赣北农协办事处，以资号召。

## 特委的工作

1. 会议：特委自成立至今，常委会已开了二十八次执委会因委员散住，故未举行。

2. 巡视：常委会曾派人巡视永修、德安、马回岭、黄老门、江北等地的工作，并召集活动份（分）子会，报告（传达）“八七”决案（议）及“八七”后党的新策略及政治等，并改组当地党部。

3. 出版物：特委出版（编出）特委通讯、政治通讯各一期，以及列宁主义的战术——小册子多种。均因经济困难，无法印发。

## 各地工作的指导

一、对于永修的目前工作：1、洗（清）党。2、内部训练。

3、农运。4、农村妇运。5、土匪运动。6、铁工运动。7、县委的工作不应偏倚在涂埠。8、宣传工农兵的联合。9、土地革命的宣传。10、应用农民反土匪运动精神来反政府。(十一、十七)

二、对于德安的目前工作：1、整顿组织——重新登记及按期开会。2、发展组织。3、扩大反战及土地革命的宣传。4、组织秘密的农协。5、加紧铁工运动。6、游击暴动的准备工作（十一、十九）。

三、对于江北的目前工作：1、整顿并扩大党的组织。2、内部训练。3、扩大反战（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4、应付稽查的敲诈，夺去（取）其枪枝并击杀之。5、组织秘密农协。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 赣北特委暴动计划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

## 一 一个说明

1. 江西的主要工作是农民暴动，领导农民暴动为本党目前的主要工作，不过以两湖、广东的暴动暂时挫退的影响，我们不能即行举行大规模的总暴动，但须采取部分的不断的游击战争，以达到夺取政权的斗争〔目的〕。

2. 宁汉新军阀战争爆发以后，赣北便成为此次战争的中心，大军云集，交通阻碍，苛加捐税……使一般民众痛苦不堪，这更是给我们以暴动的好机会。

## 二 联合战线问题

3. 暴动的主要力量，自然〔是〕农民群众。但我们切不可使农民处于孤立的地位与其他群众绝缘，我们必须事先在宣传上顾及其他群众的利益（自然豪绅地主等除外），在组织上与群众联络。

4. 在各种暴动的斗争当中，最要紧的是农民与工人的联合，城市工人虽不及农民数量之多，〔但〕其影响于政治力量较大而速。我们在暴动预备工作中，是应当使工农关系十分密切，农民与工人同力夺取政权或破坏交通的工作。

5. 此外对于会匪、小商人及革命的知识分子都须注意。

### 三 政权问题

6. 根本铲除封建势力，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7. 农村政权归农民协会，乡农协为乡村政府，区农协为区的政府。
8. 县设民选革命政府由工农兵及其他劳动平民选举代表组织之。

### 四 没收土地财产问题

9. 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及一切公产祠堂庙宇土地与财产。
10. 没收之土地与财产，由县政府分配，财产为救济难民办地方公益及补充军费等用途，土地则分配与无地农民及革命的退伍兵士。
11. 各农协必须设立土地委员会决定分配土地的标准。

### 五 工农武装问题

12. 解散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如国民革命军、民团、警察等。
13. 工农普通（遍）武装起来，依军事编制组织工农革命军。
14. 工农革命军受党的指挥，必（须）实行党代表制。

### 六 宣传问题

15. 使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有普遍的爱戴。

16. 使群众对于土地革命的意义有普遍的认识。
17. 使群众对党的政治主张有普遍的认识与拥护。

## 七 劳动问题

18. 尽可能改良工人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
19. 没收中外大企业、银行、实行银行、大企业、交通事业等归国有。

## 八 党的问题

20. 党的作用(领导)高于一切,政治的指导必须集中于党。
21. 工农革命军必须实行党代表制。
22. 严格执行党的纪律,铲除一切投机分子,实行党的德谟克拉西,各种党的政策及决议应由各级党部大会讨论,使同志普遍了解。
23. 提携[拔]工农同志加入各级党的指导机关。
24. 尽量吸收在暴动中勇敢的积极的工农分子入党。

## 九 暴动的方式

25. 鄱阳各县须采取割据的方式,因为鄱阳方面离军事区域很远,政府无力顾及,同时当地的统治力量又极薄弱,而工农革命力量又极膨胀。而且当地的形[地]势又甚险要,可以固守,所以在鄱阳各县可以夺取部分的政权,组织苏维埃,成立正式的工农革命军。

26. 南浔路是朱培德军事范围,交通方便,军事的调动

容易，所以在南浔路的工作，应完全采取游击形式，即尽量破坏铁路、电线等交通机关，夺取敌人的武装，并普遍杀土劣、地主、贪官、污吏……等反革命派。

27. 铜鼓修水一带，交通不便的地方，又是宁汉战争区域，现应当尽量发动群众暴动，夺取部分政权，组织苏维埃。成立正式工农军。因该地群众革命要求非常迫切，而统治势力又极微弱也。

附：鄱阳、南浔路、修水，应根据此计划作一详细计划交来。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



# 吴振鹏关于江西党组织的发展与现状

(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

江西是小农经济社会，在北伐军未入赣以前，党的组织不过是一研究式的团体，纯以感情结合多系知识分子。此时南昌、九江、吉安等处均有组织或为地委或为特支，有同志约有二百余人，当时只作点学生运动，未到群众中去，所以此时不是斗争的组织。

北伐军到江西后，工农运动起来，党亦开始发展，各学生同志回家，分派到各地工作，但亦只做了些上层工作，当时工作的目标只在发展组织，只注意学生群众，不到工农中去，一直到蒋介石叛变止都只做些上层工作。

比如有许多县，我们同志只去作工会或农协的委员长，但下层没有人，表面上似包办，实际上没有一点力量。

此时，负责同志为刘峻山，能力比较弱，不能应付，当时对江西群众不但土地革命的宣传没有，连减租减税的宣传都没有到下层去。职工运动虽然比较的好，但是是借上层的势力，到下层去发展。当时党的组织在七月二十日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同志有五千一百余人，有组织的地有五十至六十处，有组织的农民有六七十万，工人有二十余万。

代表大会后接着即为“八一”行动，但当时党的基础既弱，而在行动前又未与党发生关系，党以前既未做过斗争，此时又未准备应付的方法。结果贺叶军队一走，党的组织完全瓦解。省委与各级关系断绝，工作停顿，此时只

是从事建立秘密机关，到二礼拜后，各级机关才渐次的恢复，各级组织的恢复是在“八七”会议后，省委对“八七”会议的精神完全接收，但在下级仍是以前的精神，当时中央决定江西暴动，省委认为有不可能。

但是，现在江西的群众已渐次起来了，如万安、赣州、星子、定南等县农民自发的起来，或杀土豪劣绅，或烧毁田契。农民很明显的有土地的要求，但政权的要求比较薄弱一点，而我们的党是尾巴，不但不能鼓动群众起来，并且有时还压抑群众的要求。

省委的常委以五人组成，一工人，一农民，三知识分子。省委兼南昌县委派人巡视，及作个别的训练等工作。

江西现有的两市委，即九江、南昌，八县委（中有一临时县委），即万安、吉安、赣州、临川、鄱阳、修水（尚未正式成立）、永修、德安，其余尚有些特支。兹将各地情形，略述于下：

南昌：城市中有学生支部，工人有4支部，农村中有7支部，同志人数约在一百至二百，开始组织秘密工会。

九江：有同志二百余人，纱厂有工人支部，工作比较好，但亦不甚强，亦开始有秘密工会的组织。

万安：同志有四百至五百人，万安的群众已起来，农民有土地与政权的要求，惟万安县委组织不好，党操纵于几位所谓老师，有所谓党阀，现在决定将他们开除来改组。

吉安：情形与万安同，同志数量亦为四百至五百，机会主义尚深，惟无所谓党阀，吉安群众不及万安。

赣州：赣州县委最近才成立，有同志约二百人，赣州

群众很好，自动的起来杀土豪劣绅，惟党部组织太弱，不能领导群众。

临川：工作最近才开始，有三百同志，此地尚有办法，有二大农民区委。

鄱阳：同志有二百至三百人，县委书记林修杰最近被捕，鄱阳群众亦好，对本党比较认识。

修水：工作尚未开始，以前负责同志不好，已决定解散，尚未恢复。

永修：有同志二百至三百人，县委书记枪决，以团的书记兼任。

德安：县委书记杨超被枪决，工作停顿，预派人去赣恢复组织，江西现有同志的总数约有二千人，但如一清党，恐不能存得半数。

省委常委最近的政治决定认定，此时为阶级斗争最剧烈之时，党目前的责任，是跑到群众前面去，领导群众，加紧土地革命及夺取政权的宣传，尽量的爆发游击战争。

现在各地新县委还有不能脱离机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多在书记一人的身上，支部无统计，下层不知所谓反机会主义，“八七”会议的精神至多达到了县委，各级对上级没有报告，农村支部及工人支部，相当的能在群众中起作用。新发展的支部，没有机会主义的色彩。

总之，江西群众已经起来，只要党有力量，暴动是有希望的。党与团的关系，在上层比较好，在下层则有齟齬也。

①年代是整理校案时确定的。

（原件存江西省档案馆）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向 团中央的报告摘录：秋收暴动前 后安源工人的斗争<sup>注</sup>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

## 湖南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情形

湖南是土地革命首先发展的地方。工人自己的工会管理生产，亦是在湖南省委指导之下的安源市第一次实现，阶级斗争在湖南实在早已发展到了最高形式。虽然经过马夜事变与秋收暴动，因党的机会主义的毒害两次大的打击，但是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并未消失，反因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严厉的压迫愈益潜滋暗长起来，乃至有自发的经济斗争（如长沙第一织布厂），与自动的抗租运动，杀变相的大地主和尚，如湘乡溪口有一和尚收二千多石谷，平常欺压剥削农民，农民恨入骨髓，遂自动群起把他杀了。自党的省委改组，新政策施行各地后，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便一发而不可遏止，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普遍了全省。可惜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十分详细的报告，只能说个大概（详细的有△△起草的党省委“湖南农村斗争计划”的前段，“湖南农村的现状”可以参看）。

湖南工人是以安源水口山锡矿山为中心区域，就现在所晓得的，只有安源水口山。安源的工人在马变前，即已有

工会管理生产的事实。马变后，又有秋收暴动中英勇的斗争。其后又有十一月十八日的大罢工，十二月十一日的大暴动，但却因党的机会主义而失败了。现在工人群众简直没有出路，无工可做，无饷发，无饭吃，失业工人加多，除暴动夺取政权没收生产机关外，别无他法，已经不仅是经济斗争的时期了。工人自己说：“没收生产机关我们是要的，但政权是反革命的，我们出产的煤他们会没收又怎办？”这话不是在要政权么？而且安源工人在湖南革命斗争中非常重要，不仅在工人阶级本身说，就是许多地的农民运动也是安源工人做起来的，远的岳北农民暴动，近在农村斗争，最发展的醴陵与挨近的萍乡，都是很多安源工人在那里的影响。水口山最近亦有经济罢工得到胜利，且在准备暴动，即附近的农村游击战争，都是工人去领导。不过在已经发展斗争的工人群众讲，因为过去受党的机会主义的毒很深，他们的斗争形式都是很和平的，不激烈，太无暴徒气了，连矿局长和反动职员捉到都不杀哩！

## 省委现状与团务概况

近来各地工作斗争亦很有发展，安源改组了各支部，开了市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了市委。那里从来的农村工作不好，但近来很有成绩，公然在上栗市割据起来，派了很多团的工人同志下乡，暴动时亦有cy代表参加指挥。可是一个错误，有点忽略了市区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机会主义最利害的湘潭，经省委派常委去暂行由cy单独作斗争杀土劣以来，城内也贴标语，散传单。醴陵开了县代表大会，

改组县委，同志发展到千余人，实在还慢了。株洲特区有同志六十余人，有了好几次斗争，不过过去属于湘潭县委，极少受到上级机关的指导，现在改为省委直辖了。

湖南省委

二月十四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注：原件题为《湖南省委来信》，年代根据内容判定。

# 江西工农革命的纪录

## ——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万安暴动的胜利

(一九二八年一月到三月)

### (一)万安暴动的意义及影响

一九二八年的开始，是江西革命最光荣的一个新纪元。霹雳一声，万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全县十余万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之下诞生了。他不但是万安工农革命胜利的产儿，并且是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为江西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苏维埃的革命的场面。我们相信其它各县的苏维埃革命，将要心继万安之后接踵而起，最后完成全省苏维埃革命，推翻封建资产阶级在江西的统治，建立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政权。

中国革命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代表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在革命的工农面前发抖，于是实行分共，实行压迫工农的革命运动，到处封闭工农团体，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及其领袖以及共产党员，以冀延长其垂死的反动统治。但同时国民党内部派别分歧，大家都想扩充地盘，大家都要掌握党政大权，彼此钩心斗角，由暗斗而明争，由言论的攻击，变为武力的火并。所谓宁汉战争，所谓护党运动，所谓平南征西，以及不久将暴发的浙桂战争，一切种种都不过是国民党内部军阀政客们彼此倾轧，彼此掠

夺的把戏。这些把戏，一方面可以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加动摇以至于崩溃。同时加重了工农的压迫与痛苦，自然更增加了他们革命的决心与勇气。

全国工农群众自国民党反动叛(变)革命以后，大家都厌弃他，痛恨他，同时发生了一种新的觉悟，就是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不打倒，工农群众永远得不着解放，要打倒国民党，必须要工农群众自(己)动手，以直接暴动的方式摧毁国民党的反动基础——封建基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基础，建立真正民主的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政权。

全国的工农群众有了这种新觉悟以后，于是到处发生了群众的暴动，去年九月十月间，湖南、湖北的农民秋收暴动，河南陕西的群众骚动，江浙宜兴无锡等地的农民群众进攻县城，以及各地抗租抗税，屠杀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毁坏铁路，烧毁豪绅屋宇，种种事件继续不断的发生。广东的海陆丰，湖北的黄安，在去年十一月即已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工农兵群众联合大暴动，推翻了国民党左派的统治，建立了广州市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广州这一暴动，震动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于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之迫切要求与必然胜利已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广州苏维埃虽然只有短期的生命——十一至十三——终于不幸被帝国主义与其新工具国民党联合压迫之下而失败，然全国工农群众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反更加强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各地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更逐渐扩大而剧烈。万安暴动的胜利，即是实例之一，江西自“八一”以后，反动的统治更一天一天的削弱，反动的国民党的狰狞凶恶的面目，



在江西工农群众的面前，已经显露无遗。江西的工农群众对国民党没有半分信用，他们很清楚的认识了所谓国民党，完全是军阀、政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的忠实代表，是工农群众的生死对头，加之国民党及江西省政府通令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封闭工农团体，捕杀工农群众以及革命分子，工人过去拼命争得的改良待遇的条件，完全被他们推翻，工资减少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厂主店东可以任意压迫工人，大批的开除工人店员。所谓国民党省政府，不但不设法救济，反庇护资本家，如果工人店员稍有反抗，他们即用政治的势力来压迫，小则逮捕监禁，大则加以共产党的头衔，提出打靶。对于农民也是同样的压迫，农民的组织都被解散，减租百分之二十三，不但不执行，反保护地主，榨索前年所减的租谷，有许多地方的农民，根据国民党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议案，向地主抗争，或向国民党请愿，结果不但不能减少一升半合，反要加以抗租的罪名，提去坐牢，打板子，也有因此遭枪毙的。江西的工农群众在“八一”以后被国民党逮捕、监禁或枪毙不知道有几十几百，九江几次枪毙了七、八十，监禁还有百余人，南昌也几次枪毙了几十个，监禁更加多，其他各县的牢狱里，都是关满了工农分子，过去监禁的土豪劣绅及反动派，都成了国民党的“忠实同志”，政府的要人。尤其军阀的混战发生，拉夫抽饷，加捐加税，闹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江西工农群众在这种残酷压迫之下，不能不找出一条自救的生路，同时他们得到了许多事实的教训知道只有自己动手，才能救得自己，只有实行土地革命，

才能摧毁国民党的反动基础，只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能保障他们革命的胜利。江西的工农群众找到了这个出路以后，于是到处自发了许多斗争（如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余干以及西南各县）。虽然经过反动政府累次残酷的镇压，终不能镇压下去，反而拨动了群众革命的火焰，斗争的范围益加扩大，斗争的意義益加深入。至于本年一月初乃有万安暴动的胜利。

万安暴动的胜利，是全省苏维埃革命胜利的信号。万安胜利的消息传出以后，全省各地群众暴动的情绪提高万丈，尤其是西南各县工农群众所受的影响更大，遂川的群众继万安之后，奋起苏维埃政府的建设；永新农民起来实际参加斗争的，已有十三万多人；赣南的南康、兴国亦先后起来暴动，响应万安、安福、泰和、吉水、永丰、乐安各县群众，都风起云涌的发动了英勇的斗争。吉安、赣州两重镇，也终日在革命的恐怖中，群众也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斗争。至离万安较远的赣北、与赣东北，自万安暴动胜利，群众更勇气百倍，积极的起来斗争。如黄老门、小云浦、赤松乡、鄱阳、横峰，弋阳等地，最近又发动了许多英勇的斗争。

## （二）万安暴动经过概略

“八一”以前的万安——万安在赣江流域的上游，为赣州至吉安的要道，全县人口十一万余，土地非常零散，自耕农及半自耕农占农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除政府苛捐杂税以外，还时常受杂色军队骚扰，农民生活痛苦不堪。

在“八一”以前，全县农民均在农民协会组织之下，农协在农民中有极大的威权，已成为乡村中事实上的政府。

“八一”以后的万安——“八一”以后，反动的省政府，通令全省各县停止一切民众运动，万安农民异常愤激，仍不断自动与豪绅作各种斗争，少数反革命的杂色军队过境，每每被群众亲手缴械，但对于大队正式军队仍十分畏惧。原有农民自卫军枪枝四十余枝，至是形成不敢动，万安各级农协的负责人均是农民，但因该县农民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所发动，故农民群众对于“老师”（该县对知识分子的尊称）有很大的信仰。“八一”以后，乡村中的斗争仍甚激烈，但时常被知识分子的压抑，不能充分表现出农民自身的力量，所以群众仍不免有依赖政治势力与依靠武装的倾向。

游击战争的开始——万安群众渐渐认识土地革命及苏维埃的意义，而对于农协被解散非常愤恨，而且着交农协不置。去年苏俄革命十周年纪念，各区举行庆祝大会，在大会中通过自动恢复农协组织，群众欢腾鼓舞，共产党代表讲演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意义又与国民党反革命的原因，及其压迫工农的事实，大受群众的热烈欢迎，群呼“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府”等口号，此为万安群众革命能入一个新的途径的关键。

自此以后，各区各乡即随时发生斗争，不断的捕杀豪绅及反动派，陆续收缴反动派零散的武装。农民原有的武装，此时均分配参加各区群众的斗争，乡村中豪绅及反动分子大半逃亡，余则俯首贴耳，不敢有任何举动。同时县政府亦不敢且无力禁阻群众的行动，城内驻军不多，不敢

出县城一步，过境的杂色军队——尤其是于第四军屡次被群众缴械捕杀或驱散。

一月半间李思愬经过赣州接洽收编十四军，事后返省，十四军派队一连护送至万安，该队抵万安后即查究上次缴械事，十九日派队卅名至罗塘湾包围某小学搜查，入内见满布赤色标语，并张贴有共产党及共产党青年团的宣言，大为惊恐，旋即回城。拟第二日早（廿日）即返赣州，事为农军探悉，即布置进攻县城，消灭反动军队占领县城，农军彼时只有快枪五十余枝，分布三路，一路进攻北门，一路进攻东门（西门外河对岸仅以少数枪枝恐吓敌人不敢渡河），一路埋伏南门外，由万安至赣州的要隘以备在敌人逃窜时截击。此次攻城有下述缺点：1. 未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2. 组织工作太差，各路行动不能按照原定计划进行。3. 指挥不利，并没有指挥机关的组织。因此未能勿[获]得胜利（两方各死伤二三人），然反动军队经此打击后，马上逃回赣州去了。

廿五日，万安农军会和泰和农军进攻泰和县城，占领一日，缴靖卫团公安局枪七十枝，子弹六箱，冲锋刀八十把，捕获豪绅反动派数十人，监禁狱中，县长及其他官吏均逃亡，卒因吉安调来军队（二连人）及泰和某区靖卫团（二百余人）围攻，众寡不敌，始退出城，旋复反攻一次亦未得手。

反动派联合进攻——自两次进攻以后，万安及附近各县的反动派异常恐慌，于是有三县会剿万安农匪之事发生。在十二月初，泰和、万安、遂川（遂川在十月间曾被万安北区

农民及农军攻县城一次)，三县靖卫团及反动驻军联合大举向万安农民进攻，到处焚烧抢劫，无所不至。计先后烧毁农民住屋甚多，小学校数十所，捕去百余人（农妇占半数），其中半数被捕惨杀，甚至被剖肚剜心的十余人。万安暴动的进攻——所谓三县会剿，不但不能镇压万安农民的暴动，并且更促进农民的觉悟与暴动的决心，他们深深地觉悟到：（1）只有同反动势力拼命斗争才是自救的出路；（2）靖卫团与反动军队是豪绅地主的武装，用以屠杀农民，农民要免除摧残与屠杀，根本要杀尽豪绅地主才行；（3）豪绅地主所以能够肆行屠杀农民，因为他们有土地做基础，有政权做护符，要根本铲除豪绅地主，必须将土地与政权从他们手中夺回来。农民过去畏惧正式军队的心里至此也完全改变，对反动军队非常痛恨。平时所谓“安分守己”的农民，至此亦大大的觉悟起来。他们说：“我们不革命有两条死路，革命只有一条死路，还有一条生路，因为我们不革命，革命的要杀我们，反革命的也要杀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同革命的一起去杀反革命的。”

全县群众在这种深刻的觉悟之下，一致起来向反动势力进攻。南区农民原在豪绅反动派欺骗领导之下。至此也都跑到革命方面来，并实行向他们原来的反动领袖进攻，也扑杀了些反动分子。全县乡村整个在赤色恐怖之下，仅一区之县城在豪绅地主敌人反动派手里，他们每日筹款一千元供给驻军——十四军一营人，后二次攻城时，又加了一营人，为他们保守县城，但绝对不敢出城门一步；至各乡村完全在暴动的群众手里。各要隘地方布满着巡哨间谍，

无论男女老幼都忙着暴动的各种工作，各地山头树梢以及屋顶门前都遍插着红旗，所谓青天白日的党旗国旗，完全被群众撕碎了，他们说这是土豪劣绅地主及反动派的东西，只有镰刀斧头红色旗才是我们工人和农民的旗子。暴动在万安的乡村中已经完成，但群众觉得县城在反动派手里终是祸根。于是封锁县城——，一方面断绝城内反动派与各面反动派的联系，另一方面不供给城内各种需要。

第一次群众攻城——十二月十五日又有十四军两连人由赣州送李思愬至泰和，军队返赣州，道经万安之窑市，有巡哨农民三人，各荷鸟枪一枝，见军队过境，即大呼“打匪军”，军队负命奔逃，农民一面追击，一面沿路号召农民二三千人猛追五十里，军队进入万安城中，闭城拒守，群众以土炮鸟枪梭标等攻城（此为第一次攻城），城内匪军（一营多），用快枪射击，相持半日之久，群众死伤四十余人，卒不能胜，但群众绝无退去。此次群众攻城，完全是自动的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万安共产党县委与农协事先不知。至是始前来指挥，见群众牺牲太大，城内反动武装力量甚厚，命令群众退却，群众仍不肯退，声称须共产党在一星期内决定攻城计划并实行攻城……

1927.6.8

# 中央安源市委工作报告(节录)

(一九二八年五月)

这一报告，是将安源工作自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以后到现在（1928.5）的一个写真，萍乡过去亦由安源市委指挥，所以萍乡的工作也在这一报告中写出。

## 1 市委本身组织经过：

自“八七”会议以后，市委经过了六次的改组。第一次省委派蔡以忱同志来任市委书记，市委委员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秋收暴动后，重要负责同志大都离开安源，市委工作完全陷于停闭状态者达一月，省委亦未曾派人来恢复组织工作，好象是忘记了安源近万的无产阶级。当时工人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已经走向无领导的自动的罢工局面，廖保庭同志即到省委请求派人主持，省委始派向钧同志来安组织临时市委，指挥罢工。十一月间省委召集湖南紧急会议，会议毕，调向钧同志回省委，派运钧同志来安工作，即组织正式市委，召集扩大会议，选出十一人为正式及候补委员，知识分子尽〔仅〕占二人，书记为郭炳昆同志（工人）。十一月的经济罢工以后，省委派向钧来安巡视，又召集扩大会议改组市委，以廖保庭同志任书记。经过十二月的暴动直至今年二月间召集安源市代表大会（萍乡农村党部有四个代表参加）改选市委，书记仍为廖保庭同志。五月间又召集代表大会改组市委，书记为袁文卿同

志。自秋收暴动以后的市委委员，工人同志（或农民）占最大多数，各科各委工作亦工人同志主持，不过事实上指导工作仍非集体的。在二月改组后的市委，易礼容参加工作月余，这月余中易礼容发现了许多的错误，致使市委本身发生问题，不能积极的指导工作，如是者达一月。经四月间扩大会议提出易礼容问题交省委解决，如有因此而怠工而消极者惟执行纪律制裁。此后工作，仍然走向积极的方面。此为市委本身组织的简略经过。

#### 4 安源工人斗争经过

（1）秋收暴动：湖南秋收暴动安源在事实上已经是发动者，可惜当时党对暴动所采取的策略纯全是军事的投机主义。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发展，但是党在暴动前对群众的一般政治宣传和煽动，未能注意，群众完全不了解暴动的意义及党的政治主张，可以说这次暴动的全部着眼在千余枪枝以上，完全忽略了群众的力量。攻萍乡城的时候，暴动的布置及城中工作，全无准备。军队中的成分充满了土匪老兵，作战极不勇敢，参加的工人梭标队，反先进城，军队不仅不继进应援，反而开枪打前进的梭标队。所以敌军仅有坚守县城当不能击破，以夺取萍乡县城。萍乡县城未下，即向醴陵进发。醴陵攻取之后又不向长沙前进，即预存失败的心理，转占浏阳。浏阳失败，而军队即瓦解了一大部分。军队瓦解，群众的斗争即随之而消灭了。这次暴动的失败完全是军事投机的结果。……因此市委决定解除其武装，同志尽可能号召农民围缴，与军中支部作里应



外合的运动，同时并对所谓同志的队长分队长用一种阴谋，说话解除武装，确有一个这样的计划，但须经过大家讨论才得执行，在时间亦须稍迟一点。因而敌军对我们不甚戒备，以为当非其时。去年阴历的十二月廿四日，在此间的习俗是要过小年，我们即利用兵士的假期为夺取枪械的时期。事先的准备比较充分。临事的夜间，设计请该队长使〔和〕分队长欢宴。分队长到，大队长未到。我们即缴获其短枪，监视他的自由。军中的支部，亦已充分准备响应，并获得同情兵士约十人，农民随即整队出发，共尽〔仅〕五十余人，不顾惜一切的前往夺枪，及抵步哨线，四个哨兵中有两人为同志，从容解除敌军哨兵武装。及抵衙门，亦毫无问题的撞破。至是则敌军已发觉起而抵御，而敌军内部，又发生华〔哗〕变。革命兵士的倒戈，战卅分钟，敌军十余人拐带武装而逃。计是役死敌分队长——兵士几名，缴获步枪五十余支，我方亦死一伤二。

（2）小西区的夺取腊树下：腊树下为萍乡彭姓家族的根据地，豪绅彭某等籍家族结合农民，办练家团。此外尚有保安队驻防，有枪四五十支，甚为反动，农民恨之入骨。本年二月初间，农民集合三千余人，有快枪六支，分四路进攻腊树下。晚十二时总攻击，各路均发动，战一小时，敌军逃走，农民即蜂拥入市镇，大烧大劫，天明即撤回原防。当时农民群众的情绪，特别高涨，指挥不易，尤其在胜利不注意对敌军之搜索，而在市镇中私有的没收财产，且对腊树下的农民不分黑白的一概劫掠，因而更使豪绅有利用农民之可能。及后闻这次战争，敌军已惊惶失

措，弃枪逃走。因为农民之未加搜索，敌军次日复来，仍能复得原有弃掉之枪枝子弹，是役敌军死伤三四名，我方死一。

（3）小西区之战：自腊树下被小西区农民攻破后，萍乡县政府大为恐慌，随派驻军一营，会同湘东保安队以及腊树下家团共约千人，由腊树下进攻小西区。小西区农民万余，全体参战，各要塞均驻有农民及架有长龙等武器，战一日一夜，农民始整队退醴陵，精神仍然奋发，互相有死伤，敌军陷入小西区，十分恐怖，未逗留即开去。农民随即整队围小西区，大举反攻。因是夜下雨，农民所用之硝药尽湿，反攻未成。不过当敌军侵入小西区时，见农民便杀，见农家便烧，在不及一天的当中，烧农家百余屋，杀农民四十余名。农民返乡后，虽然受着这次的挫折，但斗争情绪仍然是非常热烈。除积极图谋反攻敌军外，被难农民之救济，都来参加，烧去屋者，则拆毁豪绅房屋为之重新建造；杀死人者，则筹措恤金，并为丧埋，团结精神表现非常之好。

（4）清溪之战：清溪距萍城仅卅余里，为萍城与上栗市之重要关键。在上栗市被农民割据时，萍乡即派兵约一连前往防守清溪，不敢前进。随又加派兵力二连增防。当时市委决定取清溪以压迫萍城，上栗市即接受此决议。向清溪敌军进攻。军事侦探，极不周到，以为清溪敌军仅有枪几十枝，因而发生轻敌的倾向。某日拂晓，农民四千余人，有枪百支包围清溪，战六小时，卒以子弹不足及轻敌观念之存在退败。各方死伤近十人，我方损失枪枝五杆。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SP同志关于赣东暴 动工作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

一、同志之集合：赣东区域范围极广。此所指者，乃信江流域广信区一隅而已。南昌“七卅一”变后，各地亦渐反动，广信区之同志在他区无法立足，均纷纷逃归。于是归自吉安，归自南昌，我亦归自景德镇。先是弋阳反动，该县同志均退至九区组织农民自防，与大劣绅张大纲所收买之土匪十四军残部击战数次。至10月与11月之交，朱培德派军至河口，土匪军退浙江，同志遂将本地所有劣土概行逐走。阳12月初间，我们到九区会议，决定召集贵溪、横峰、弋阳、铅山、上绕五县同志，于是贵溪、铅山二县外，其余各县同志均集合于弋阳九区矣。

二、暴动前之计划：当时在我们的意思认为暴动区域愈广则愈佳，于是有五县会议之举。到会者仅有三路，且上饶毫无根基，于是只决定在可能范围内定期暴动。此时我们到各地组织农民，均用农民革命团名义，每三十人为一团，设团长一人以理其事，其宗旨或口号：劫杀劣绅土豪，铲除贪官污吏；平债均分土地，扶助农民工人；建立劳农政府；打倒杀人放火的国民党，拥护中国共产党……

各村之劣土，由村农民自己动手，其力不足以敌劣土，则以武装援助之，因为怕大劣土闻风先遁，不能筹款以购枪支。

三、暴动经过：我们本欲极秘密进行的。若农民多不知秘密之重要，事先大宣传而特宣传。同时年关将届，年债之举宜速不宜迟，各地遂不能同时而起，及葛源——横峰县属大村庄——之役，八十二团兵一连，已由广信开来，与战而败，我们遂退到根据地——弋阳九区，其余暴动之区为弋阳之八区、四区，横峰之三都、五都，均以地势之少山，与无枪支之抵抗，大遭反动军之屠杀，及今年正月十日以前之统计，我们牺牲之农民，约三百人，负责同志五人。此时尚在继续屠杀而已。

四、暴动不攻城市原因：当我们暴动之时，力量颇足以统治横峰弋阳两县而有余。同时二县县长亦极反动，忽而毕竟不攻县城，其因何在？原来广信府并不在朱培德治下，而在土匪军潘骥盘踞之下，及10月下旬，朱将潘逐于江西之外，并派入八十三和八十二团驻扎。是时有八十三团指导员名刘彦者闻劣绅说九区为共产所盘踞，遂亲率十余人来九区求与我们接洽，其大意以为此刻政治极反动，非武装暴动，革命者没有出路，不过武装不够，将遭极大之牺牲亦在意中事，并且他自认是很革命的，同时也极望我们信任他是一个革命者，于是他说：“我在河口驻扎，你们尽可暴动，但不要入城逐去县长，随便他们请兵，我均以造谣置之。若将县长逐走了，恐怕我也不能为力。”别时并蒙赐步枪五支，其改组国民党部并由我们提出名单。于是我们尽管回乡暴动，而力量很可以入县时，均随城而绕道不入。而在刘未离河口以前，八十三团始终未发一卒与我们为难。同时刘并将最大的劣绅张大纲捕去，宣言不

能毙张，他即辞职。及年关时他以勾结我们被捕，同时县长劣土纷纷请兵，运动驻军向我们进攻，于是反动局面愈形险急，而屠杀政策亦更猛烈矣。

五、我们的组织：（一）苏维埃，由各革命团体选代表开会选委员组织之；（二）党的组织，原有弋阳支部现扩为区，横峰改为县委。前者由××负责，后者由×××负责。

六、现在农民的态度：农民一方为劣土所迫，捕获即杀；他方面欲解决自己，平债均地，其态度更加强硬而坚决，有些村落农民，见反动军恰出村，即鸣锣直起，事虽不成，可见其态度坚决矣。

七、我之来沪：当五县会议，曾决定我任弋阳九区工作，七区者最强悍而□□□□□，索以九区为殖民地，凡九区之经济，莫不操于七区人之手，于是恨九区而及共产党，深而且切！自五县会议后，九区即将所有租谷平分并抗债不还，其怕七区人，多以我主张以档塞七区，因我是七区人，同时有相当之势力，于是才七区便转其恨九区及共产党之心而恨我矣。我在七区之不能立足，已成显然之趋势，及正月我又到九区开会，又适决议平分田地之事，于是七区人攻我更急。正月十五。遂有刀枪百余来围我家，因为有两支坏的枪，将其吓退，并利用封建势力，罚对方大洋三十元以安矣，但失败已大昭然了。

载《中央通讯》第25期  
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报版

## SP同志的一段讲话

一关于赣东弋阳横峰两县的群众斗争情形，我已与××谈过。该地农民斗争的历史已久，他们在去年五月因减租运动即开始了暴动。在弋阳九区农民的房子早已被反动派烧了。现在该处群众起来的情形，弋阳九区是完全起来，政权在我们手中，是我们的根据地。他们现在颁布土地分配法及平债法等。其余八区有十分之七的农民起来了，横峰的第五都完全起来，三都有十分之八，一、二都也各都有十分之三起来，他们政治军事机关的组织即农民革命团有区团县团等组织。农民革命团有2 000—3 000人，另有军队的组织现有三连，每连有好坏枪10余支，在各区均有党的支部，有100余同志。该地一切动作均完全受我们的指挥。（以上答豪兄问）

同载《中央通讯》第25期

附：一份记录了赣东北苏区初创时期斗争的重要历史资料

——介绍《SP同志关于赣东暴动工作的报告》

杨子耀

《SP同志关于赣东暴动工作的报告》及其附录《一段谈话——答豪兄问》（以下简称《报告》），刊于1928年5月5日的《中央通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第二十五期。SP为邵式平同志的代号。同年四月，他偕夫人胡德兰到上海，向党中央暨周恩来同志（即豪兄）当面汇报赣东北暴动和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情况。鉴于现存的有关赣东北根据地初期斗争的历史文献寥若晨星，而邵式平是根据地的主要创始

人，他的报告是一份研究这块根据地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资料。

《报告》计八段，真实、准确地记述了从二战时期开始到28年4月间的斗争，包括暴动的基础、计划、经过和根据地初创时的形势。笔者现就《报告》中提及的几个重大历史问题做些注解，顺便也触及当今赣东北根据地历史研究中的某些失误。

### 1. 关于弋阳的九区暴动

《报告》的标题提到的赣东暴动，实际上指的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直接领导的弋（阳）横（峰）大暴动。这次暴动从1927年10月起至1928年2月止，历经了弋阳的九区暴动，横峰的年关暴动，窑头会议与弋横联合大暴动这样三个阶段。

弋阳的九区暴动是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首次工农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在方志敏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之后，由方志敏直接指挥而爆发的。《报告》明确提到九区暴动的时间为1927年“10月与11月之交”，暴动的结果是“将本地所有劣土概行逐走”。记载虽简单，但份量不轻。好在还有方志敏两篇著作中的有关内容可作印证和补充，《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第十四节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九区暴动的经过。（《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第一节更是明确地指出：“……张大纲所勾来之兵退走，群众立集三四千人反攻，将张（大纲）劣绅及其爪牙驱走……，（暴动后）虽未成立苏维埃，但他们实际的统治了乡村。在暴动中他们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解决了急要解决的问题。”

方志敏说：“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事实证明，正是弋阳的九区暴动揭开了弋横大暴动的序幕。然而，当今公开发表的有关著述，包括《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方志敏传》乃至《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都把横峰的楼底蓝家暴动作为弋横大暴动的序幕，而根本不提弋阳的九区暴动，似乎九区暴动纯属子虚乌有。其实，方志敏是11月中旬到楼底蓝家去组织横峰的年关暴动的。“在二十五天极短期的准备下，接着弋阳九区暴动之后，横峰来了一个六七万人的年关大暴动”（楼底蓝家暴动属横峰的年关暴动之列）。方志敏的这段话，已把这个问题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 2. 关于党的五县会议。

《报告》中，对于初创赣东北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的党的五县会议（因会议在九区窰头村召开，故又称“窰头会议”）有较多的记载：“（1927）年阳历12月初间，我们到九区会议，决定召集贵溪、横峰、弋阳、铅山、上饶五县同志”，“当时我们的意思，认为暴动区域愈广则愈佳，于是有五县会议之举”。

《报告》指明“阳历12月初间”是决定召开五县会议的时间，正式开会的日期《报告》中没有记载，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份历史资料——1930年6月8日的《信江报告 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找到答案：“于是民国十六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日（即1928年1月2日——引者）召集五县联席会议，布置暴动”。然而，当今公开出版的有关著述，几乎都认定五县会议是1927年11月25日召开的，对照两份历史



资料（目前所发现的历史资料中，只有这两份记载了五县会议的情况），这个日期显然有悖于史实。

《报告》还指明了召开党的五县会议的背景是“暴动区域愈广则愈佳”。何谓愈广则愈佳？就是说1927年“10月与11月之交”已爆发了弋阳的九区暴动。“11月中旬（据考：为18日）”，方志敏又亲赴楼底蓝家组织横峰的年关暴动，这场暴动于“二十五天之后”，即12月13日爆发（见1927年1月邵式平的文章：《纪念我们的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五县会议之所以是五县会议，就是要在上述两次暴动的基础上，发动五个县的年关暴动。然而，当今公开发表的有关专著，即不提九区暴动，又认定楼底蓝家暴动为五县会议所部署，这种说法与召开五县会议的背景是不相符的。这里还可以再引《报告》提到的暴动计划以作佐证——“各村之劣土，由各村自己动手，其力不足以敌劣土，则以武装援助之。”既有武装援助，这也说明了五县会议之前，的确已经分别发生了弋阳、横峰的两次暴动。

《报告》还简要地记述了五县会议的基本情况：1.“到会者仅有三路，且上饶毫无根基，于是只决定在可能的范围内定期暴动”；2.“到各地组织农民，均用农民革命团名义”；3.宗旨或口号：劫杀劣绅土豪，铲除贪官污吏，平债均分土地，扶助农民工人，建立劳农政府，打倒杀人放火的国民党，拥护中国共产党。”这里需作点补充，会议还成立了中共五县工作委员会和暴动总指挥部，方志敏任工委书记兼暴动总指挥（在此之前，弋阳的九区暴动和横峰的年关暴动是分别由弋阳区委和横峰区委领导的，当时还没

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何谓“到会者仅有三路”和“只决定在可能的范围内定期暴动?”这个问题仍然可以从《信江报告 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这一历史资料得到印证。文中记述：“结果贵溪，铅山没有同志出席，上饶仅有一位出席（据考：为汪佑春），其余出席者都是弋横工作同志。……上饶的那一位同志回去仍是寂然无闻，但弋横就从此暴动起来了。”这些记载还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党的五县会议要发动五县暴动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笔者无意贬低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只是认为对待历史问题应该实事求是）。然而，当今公开发表的有关专著，均未能够指出这一点。此外，还都认定到会者共有四路，即贵溪县有邵棠同志出席了五县会议。其实这也是个误解。邵棠参加了会议不错，但他并不代表贵溪。因他的原籍虽然是贵溪周坊，但当时住在弋阳并在弋阳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6月他牺牲也在弋阳。

### 3. 关于窠头会议之后的暴动经过。

窠头会议之后，中共五县工委和暴动总指挥部随即发动了弋横两县的联合大暴动。关于暴动的简要经过，《报告》中记述：“我们本欲极秘密进行的，苦农民多不知秘密之重要，事先大宣传而特宣传。”的确，暴动起来时，声势极为浩大。当时，弋横的农民革命团组成了六路纵队（一说五路），向两县的尚未暴动的区域和毗邻的德兴县境出击，所到之处，农民纷纷响应，一个月之内，纵横百余里的地区，到处是暴动的武装，村村飘扬起革命的红旗。这场暴动，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1928年1月29日的上海

《民国日报》也惊呼，弋横的共党是要“图谋大举”，从《报告》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当时驻在上饶(广信)、河口的国民党军队第八十二团、八十三团的部分下层官兵是同情暴动的。暴动期间，八十三团指导员刘渗曾以革命者身份到弋阳九区与方志敏等同志联系，他说：“我在河口驻扎，你们尽可暴动……。随他们请兵（指土豪劣绅——引者），我均以造谣置之。”离别时，刘渗还“赐步枪廿支”。事后，八十三团的确“未发一卒与我们为难”。到二月上旬（农历年节前夕），国民党驻军开始向暴动区域发动进攻。反动当局以“通共”罪逮捕了刘渗等人。旋施以诱骗之诡计，致使暴动农军之第二、第四两路纵队首先失利。“及葛源——横峰县属大村庄——之役，八十二团兵一连，已由广信开来，（万余农军——引者）与战而败，我们遂退到根据地——弋阳九区。”《报告》中还记述：“及今年正月十日以前之统计，我们牺牲农民约三百人，负责同志五人。”至此，轰轰烈烈的弋横大暴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弋横的共产党人和广大贫苦农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屈服，他们在方志敏等同志的领导下，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由暴动转入游击战争。不久，即开辟了磨盘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 4. 关于根据地初创时的形势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初创于1928年4月。这个月，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根据地党创建了正规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七月改称红军）。关于政权机构，《报告》中记述：“苏维埃，由各革命团体选

代表开会选委员组织之。”当时，弋阳九区被划分为一、二、三区。各区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尝试。在横峰，“他们政治军事的机关的组织即农民革命团有区团县团等组织。”（弋阳、横峰两县于5月间相继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明确记载了根据地已“颁布土地分配法及平债法等。”然而，当代公开发表的有关专著，都认定赣东北根据地第一部土地分配法是1929年10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时颁发的，看来亦与史实不符。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一部土地法的文本，但根据地党组织和方志敏同志，对于解决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视的。窑头会议所制定的暴动宗旨，就载上了“平债均分土地”。总结弋横暴动即遭受挫折的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因而根据地一经创立，党和苏维埃政府就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据1929年5月21日江西省委所制定的《江西政治报告》记载：“弋阳苏维埃去年（即1928年——引者）秋收后，曾征收过一次土地税，农民颇踊跃完纳，因土地差不多平均（分配）了。”秋收之前就平均分配了土地，这也可以说明，1928年4月已经颁布土地分配法当属无疑。

邵式平同志的《报告》中，还记述了赣东北根据地初创时期斗争的其他一些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说明了。

# 万安工农斗争及一九二七年 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三月大暴动 经过情形

——张世熙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苏联莫斯科第六次共产国际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

## (1)一九二七年七月政变以前的斗争情况

万安自一九二六年五月开始做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基督教在万安势焰甚张，教徒至一万二千余人，一般群众积怒而不敢言。七月间，已在东乡窰市强占民地，建筑教堂。本党在此时在万安开始组织，遂号召群众作打倒基督教示威大会，到会者五、六千人，虽在它与官厅豪绅互相勾结的高压之下，结果亦得胜利。而农协组织遂因此发展至千余人，并开始不断地打倒豪绅之斗争。俟北伐军过万后，于十一月间做减息斗争，由二分至三分减至为一分二厘至一分五厘，自经过此次斗争之胜利，农军骤然发展。在两个月间，组织上至二万一千余人，铲除豪绅之斗争，日益剧烈，并且是武装的肉搏斗争，每次双方互有死伤。江西区委对此屡次严厉批评万安工作太左，但党无论如何地拉后脚，不能抑制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故一般大

的豪绅的统治，大多数被推翻，反动最厉害的，则抄其家产，乡村政权归农协，同时禁绝烟赌，清理并夺取被豪绅把持的公款、神会和积谷，解决农民一切纠纷，为当时农协经常工作。一九二七年六月钱大钧占据赣州，勾结遂川、赣州、万安、太和等县之豪绅反动派——尤其是遂川之军界偕行社，向万安革命势力下总攻击，捕去万安农民十二人，万安地委遂领导武装工农五千余人，先后与遂川之军界偕行社搏战，我们的口号是：“万遂工农联合起来，消灭倪弼御用摧残工农民众的军界偕行社，铲去豪绅反动派并抄没其家产等。”第一次杀死反动派五人，第二次攻下遂川城，开放监狱，缴获快枪三支，官吏豪绅均已逃走，只杀反动派三人。第三次遂川反动派五百余人，快枪五十余支，向万安反攻，我方只有快枪十五支，与之搏战一昼夜，才将它击破，杀反动派十余人，缴获快枪五支，我方亦死三人伤五人。自此以后，实行焚毁没收并封锁遂川豪绅在万安境内之财产及由万安运出之一切货品。因此，钱大钧部将倪弼遂派遣军队协助豪绅反动派来万安清党。同时朱培德大队又在吉安、泰和屠杀工农群众，万安工农群众因遭破题儿第一次的严厉的白色的恐怖，一般胆小的群众早已消沉下去。东西北三乡之一、二、三区农协区域内，斗争更多，组织历史更久，故虽不敢动，然情绪并未低落。他们当时自然喊出的口号是：清党运动是恢复烟赌运动，是恢复豪绅统治运动，是屠杀工农群众运动等。在此时期中，党已瓦解，只有少数党员领导农民作减租斗争，大部分得胜利——减百分之二十五，而一般豪绅反动派则谓主张

减租便是共产党，便应该杀，一般农民因此对本党更有深刻之认识，而有我们党的支部组织的乡农协会，仍是继续的开会，并积极准备武装——夺取逃兵武器——快枪。至于万安的极少数散漫的小手工业工人，在北伐军过境后，城市的则组织各业工会及总工会，乡村的多属半工半农，则先后加入农协会。一九二七年一月间，为加薪而罢工五天，结果照原薪加百分之四十。六月统计有组织的工人，一千三百余人，此时组织工人纠察队，亦颇能参加各种斗争。但经过钱大钧来万清党以后，中坚分子全被驱散，工会解体。

## (2) 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之大暴动

未叙述万安暴动经过情况之先，将万安经济概况及暴动前政治状况叙述一下：

万安荒田地甚多，农民成分，半自耕农均占百分之四十五，自耕农约占百分之三十，佃农约占百分之十三，雇农约占百分之七。田租在未减租前，约纳收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在天灾、战争、土匪抢劫，军阀、官吏、豪绅、地主以及商业资产阶级重重剥削之下，不但佃雇农自然要到饿死以下的生活程度，即半自耕农与自耕农也大半债台高筑，无法维持其生活，其负债之程度，多是破产不足以偿还。故债务问题，为万安农民普遍的唯一的要求急切解决的问题。然万安又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县号称五万户的只有一家，号称万户的只有十一、二家，农民所负的债务及凭耕之田地多半是众会上的（祠堂田的），冬季为收债期

间，故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实为农民最难过的时期。自钱大钧来万清党和南昌暴动后，朱培德加增田赋，粮每石加大洋二元四角，地丁每两加大洋一元两角，并勒还旧欠，加以豪绅资产阶级之勒租勒债，一般农民苦不可言。

自朱培德停止工农运动，钱大钧来安清党后，豪绅反动派与官厅勾结一气，势焰复涨，恢复烟赌，加田赋，勒旧欠，勒租勒债，反对减税，以及烟痞赌棍之报复，一般工农异常愤激。当时豪绅反动派本欲乘机形成有组织有实力的结合，对付革命势力，但因豪绅内部之冲突，以及资产阶级不愿意做亏本的勾当，故终无形成之可能，而农民群众则在我们同志的领导之下，继续斗争。

在以上所述经济政治状况之下，遂形成万安工农之大暴动。至于暴动的经过，可分三个时期来报告：

A、自开始准备至江西省政府电令万安、泰和、遂川、吉安、赣州会剿万安共匪止为第一个时期，——九月十七日至十一月初十日（自此以后都是阴历）。

自江西省委决定赣西南暴动以万安为中心，并组织赣西特委于万安（不过开了一次成立会）后，遂组织万安行动委员会指挥一切工作（此时万安县委毫无作用），召集区农协代表大会，举行纪念苏维埃十月革命群众大会。在此大会中，派代表公开演讲，暴露国民党罪恶，提出打倒国民党、土地革命口号。事后集合农民四十余人秘密前往打泰和寺下圩之保卫团，然未闻风而逃走。因此急组织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人数六十，快枪四十一支。是时，第一区便开始领导群众千余人围杀豪绅反动派六人，并捣



毀其房屋，然因县委之畏缩，行委之军事投机，不但不能领导和扩大，且加以阻止。十月二十三日，十四军一连，由赣州护送李思愬经过万安（此时万安城共计反动军一百六十余人），由江西c·y省委特派员与行委会决定毫无准备的单以第五纵队于二十七日（阴历十一月二十日）攻城，结果失利，但反动军队也恐惧，而当日逃走，此时万安城竟成了一个没有人要的东西。未及三日，由万安逃走之军队因得赣州加兵一连之援助，复来万安，群众恐慌，尤其是第五纵队，当时适逢江西省委宛希俨同志前来万安召集赣西南紧急会议，改组万安县委，取消行委会，决定十一月二日再袭攻泰和城，事前并有政纲、传单、布告、标语及组织泰和县革命委员会之准备，但结果因党所指定负责人的中途延误，故只缴获枪枝六十余支而折回，越三日，而会剿万安其匪之反动军队，遂四面包围而来，在各村屠杀抢劫一周，虽因其内部之互相猜疑，未会师而各回原防，然民众极难已因此而抱怨。

在第一个时期中，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然因党的涣散及军事投机，不认识群众力量之伟大，不懂得群众暴动及土地革命之意义，故结果未能将豪绅资产阶级之经济政治基础动摇半点，只闹得群众之抱怨。

B、自经过上次白色恐怖起至建立县苏维（埃）止为第二个时期——十一月初十至十二月十九日。

自经过上次白色恐怖后，万安县委只有张世熙、陈正人二人，召集县委会三次竟不成功，遂毅然决定一方面改组各级党部，重新登记党员，严厉的淘汰机会主义者，并在

工农群众中尽可能的扩大党的组织，以建立党的基础；一方面慰问被难农民，分区举行广大的反对反动军队焚杀抢劫各农村群众武装示威大会，实行抗粮、抗税、抗债、抗捐、抗租，屠杀豪绅反动派并没收家产，改组并扩大农协之组织，竖起镰刀斧头旗，并将反革命军队对不革命甚至于反革命派是一样的焚杀抢劫的事实（上次白色恐怖杀十余人，捕去七十余人，焚烧民房六十余栋，多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派），作广大的煽动。于是群众蜂起，有组织而能参加实际斗争的有四万余人。并开始焚烧债务契约，征发富农及商业资产阶级钱谷。而东西北三乡整个的割据，泰和县和万安毗邻的四、五里亦入赤色版图。此时，城内敌军只得将东西北城门封闭。十一月二十五日，忽有十四军一营由赣州至泰和保护李思愬通过万安，万安县委为提高民众勇气，使敌人更加胆寒，以准备作后旬日广大的攻城起见，遂动员敌军所应经过之第一区及泰和第五区群众于敌军后上时追击之，十二月一日，敌军很狡猾的偷过时，农民二十五人，土枪五支之截击，竟吓得反动军队耗弹数千发，甚至抛弃轿马，虽因追击之大队未能赶上，未能达到包围缴械之目的，然群众情绪因此高涨至顶点，坚决的急不能待的毫无准备的——无组织无指挥无计划的由追击而直往攻城。当时城内共计敌军七百余人，在敌人有布置的排枪扫射之下，群众退回，死卅余人。万安县委除动员全体一面慰劳群众，并指出上次攻城之失败原因外，一面组织广大的工农军，准备一切，于十二月八日晚一时分三路再作广大的群众攻城。此次中心武力二千人——盒子炮八

支，快枪五十，杂枪六十，土炮三十，土枪四百，其余都是刀队。此时，万安城敌军又增加百余人。结果因未能按时总攻击，二、三两路先后败退，死十余人。第一路与敌军激战七小时之久，毙敌三十余人，终因火药缺乏而退回，死一人。自经此次大战后，敌军更异常恐慌。十五日晚，接毛泽东同志占领遂川信，再动员群众准备，消灭敌军。而敌军十七日闻风弃城逃走，万安县城遂被工农群众占领。十九日开群众大会成立万安苏维埃，焚烧粮票。

在此时期中之各种工作大概如下：

（一）组织方面：

甲。党内的——改组各级党部，登记党员，严格洗刷机会主义者，并在工农群众中扩大党的组织——每乡农协建立一支部——以建立党的基础。

乙。群众的——改组并扩大农协之组织，以县区乡农协执委会为指挥暴动机关。

（二）宣传方面——扩大党的宣传，土地革命之意义，苏维埃政权之意义，民众暴动之意义及其自身力量之伟大，打倒国民党，反军阀混战。土地问题的口号是：没收地主土地。

（三）军事方面：

甲。整顿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人数六十，快枪五十，士兵每月调换三分之一（一个区队）借以普遍农民之军事训练。

乙。以每区农协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农民，组织万安工农革命军第×纵队，人数以区之大小而定。自一

千七百余人至二千六百余人，共计组织五个纵队，一万一千余人。

丙. 积极增加武装，每乡农协日夜放哨。

#### (四) 交通方面

甲. 断绝敌人交通——斩断电线，检查邮政船只，每日发通行口令，陆路非有口令者任何人不准通过。

乙. 建立自己交通——组织交通网，每乡农协均设交通队。

〔附〕土地革命之意义，万安县委在当时实不明了。

在第二个时期中，发动并扩大游击战争，进而为割据局面，开始与机会主义奋斗，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党的基础。豪绅资产阶级之经济政治基础，大为破坏。

C. 自建立苏维埃至失败为第三个时期——十二月十九日至本年（一九二八年）二月。

自占领万安县城后，建立苏维埃，宣布政纲，取消县农民协会。苏维埃组织工作概况如下：

(一) 苏维埃之组织——委员七人——工人二、农民二、士兵一、知识分子二——设主席一人。人民委员会之下，分土地、军事、交通、建设、教育、财政各委员会，以人民委员会委员为主席。此外，尚有惩办反革命委员会，清查逆产委员会，粮食委员会。

(二) 苏维埃之工作——调查土地、废除债务并焚烧债务契约，发表告民众宣言，宣布惩办反革命条例，没收教堂一切财产，拆城，通缉反革命派。

军事方面，

(a) 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改为赤卫军，人数一百二十——快枪队四十，大炮队三十，刀队五十。

(b) 南向南乡，北向泰和扩大游击战争及群众组织——农民协会。

苏维埃成立后之第三日，杨如轩之八十一团及七十九团之一营先后抵泰和，并开始以一连兵力会同泰和靖卫团向泰和之第五区进攻，是时我们动员万、泰群众三千余人，快枪队五十，已将敌人包围，实可达缴械之目的。俟因快枪队长反动胁迫士兵退回万安城，群众因此气馁，敌人遂以整团兵力由窥视而于三十日直攻万安。他们的口号是：“拥护工农，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口头的宣传是“我们也赞成你们废除债物，不过要还粮。”我们除竭力揭破他们的欺骗，并向其兵煽动外，并决定放弃万安城，将城内粮食搬空，以及烧尽反动派房屋。与敌人搏斗的策略是：

“坚辟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因此，相持半个月，敌军无可奈何，最后敌军以游击手段实现它的欺骗政策，以整团兵力会合泰和反动派千余人，先包围一区，且宣言并实行“逃者便认为共匪，即放枪射击”。加以方鼎英以一师兵力帮助，而毛泽东忽于十三日弃遂川而去。自耕农以废除债务便革命成功，且厮杀数日，亦确实困疲。在以上各种原因之下，万安大暴动遂失败，党的组织亦塌台，反动派大肆屠杀，死约六百余人。党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七，团员占百分之九，干部人材，在反动势力大结合下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它们实行“逢万安人便捉”的口号之下，在它们实行“藏匿共产党者同

罪”的法令之下，死伤大半，它们杀人的标准是激烈分子。正月十七日苏维埃停止工作，二十一日县委塌台。

万安暴动失败至此之原因，总括起来，可分下列几点：

（一）在敌人大结合的强大的力量四面包围的孤立搏斗之中。

（二）自开始暴动，虽杀豪绅反动派二百余人，然大的豪绅均已漏网。

（三）未建立强固的党的基础。

失败后群众的情绪——暴动失败后，豪绅资产阶级即组织靖卫团。每个农民须领徽章一个，收费五百文，并开始勒债，勒还所没收之财产及征发的钱谷，担任过农协工作者，重则杀头，次则抄家，再次者则抄没家产之一部分，领导者则全家杀戮，入狱者更不计其数。大多数贫农——雇农、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之一部分——在此时怨哀呼声是：“革命者未悉已否逃者，若是一个也杀尽了，我们下次又由谁来领导，我们再起来。”

### （3）万安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工作经过情形

（夏历十二月十九日成立苏维埃，正月初一退出县城，十七日停止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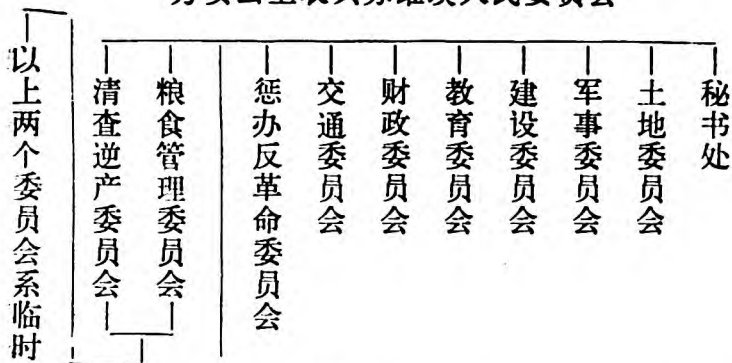
#### A. 苏维埃成立之盛况：

自十二月十七日（夏历）工农群众占领万安县城后，有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联名之布告、宣言、标语及万安县委之宣言标语，一般群众在各乡村鸣锣报捷，颈围红带，手持红旗，红布为之一空，真是

红色世界。此时，动员一部分群众南向万安南乡、北向泰和扩大游击战争，一方面动员广大的群众进城，统计先后进城的群众约二万人。俟因军事紧迫，又复调往各处布防，故十九日开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到会约五千余人，团体三百余个，全县各级农协及各业工会，均有人参加。由万安县委派代表提出苏维埃名单——人民委员会委员七人，成份见前，主席为一雇工刘光万（原系农民，自成立县农协后，任县农协委员长），这个名单当场通过后，全体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宣布政纲，群众同声称庆，尤其是宣布废除债务焚毁债务契约一条，全场群众自动的鼓掌，狂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安工农兵苏维埃万岁。”至于政纲，共计二十八条，内容大概为：关于土地的，如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佃农雇农，废除债务。取消苛捐杂税、厘金，实行累进率之土地税等。关于帝国主义的，如没收教堂财产，废除不平等条约，否认外债等。关于建设的，如工农银行，合作社等。关于工人的，如八小时工作制等。关于教育的，如儿童教育及补助成年教育等。此外，还有关于妇女、城市贫民及其他一切的。

县苏维埃成立以后，发表宣言——告民众书、布告，各区均分区举行广大的庆祝苏维埃成立群众大会，一、二、三三个区每区到会的有万余人。七区到会的有五、六千人，五、八二区每区到会的约万余人，四、六二区到会的不满千人，泰和四、五二区亦举行庆祝万安县苏维埃成立群众大会。在这些群众大会中，党均派代表公开演讲，苏维埃亦派代表报告一切。苏维埃之组织系统如下：

## 万安县工农兵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各委员会主席，除临时的两个委员会之外，其余均由人民委员会委员任之，各委员会人数，以事务之繁简自三人至七人每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由知识分子委员任之，苏维埃所有成员均系党员。

### B. 苏维埃建立前后之农民协会：

万安自开始农运以来，各级农协之执委都是农民，每农协以该地小学教员或其他知识分子任秘书。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农运发展以后，乡村政权，在东西北三乡全归农民协会，县政也由工农代表占多数之县政会议——每三月开一次，决定三个月内之行政大纲。此外，关于司法及临时发生事件，必经工会、农协之同意，才能办理之。故农协在群众中实有最大的威信。一九二七年七月，经钱大钧之摧残，虽不免有许多农协消沉下去，然自开始准备暴动，东西北三乡之农协，又渐次恢复，一切暴动工作，均由县、区、乡农协指挥。党则在农协之中起党团作用，以实现党的一切决议。自成立县苏维埃以后，取消县农协，区、乡



苏维埃未成立，故区、乡农协是区、乡政权机关，县苏维埃之一切法令，均由区、乡农协执行。群众对农协比对苏维埃认识更深刻，关系更密切，且农协非常民主，区、乡苏维埃未能即时成立之原因即在此（拟将区、乡农协改变），但群众对县苏维埃，均颇能明白是自己之政权。

#### C. 苏维埃建立后之总工会

在未建立县苏维埃以前，县总工会解体，只有窑市、百加市、良口市组织存在，而以窑市、百加市两处工人，在暴动中最积极勇敢，不过数量很少。城内工人此时全无组织，因积极分子全被驱逐之故，乡村工人都加入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后，恢复县总工会之工作，组织工人纠察队，但因反动军队退却时，商店关门，工人多已回家，且为时甚促，未找到头绪。而反动军队又已复占万安城。在总工会恢复工作的期间，曾没收反动商店三家。

#### D. 万安之反动势力

自开始暴动，万安豪绅资产阶级逐渐结合起来，一面竭力勾结反动军队，一面利用烟痞赌棍组织靖卫团。东乡靖卫团未组织成功，便被群众击破，城内及南乡的，有城内商人及南乡一部分农民拥护之。工农占领县城后，一面调农民四百余人，分两路协助南乡农民向南乡扩大游击战争，以肃清反动派及其组织——靖卫团，扩大并恢复农协组织，以扩大苏维埃区域。乃东南乡反动派顽抗，血战一周之结果，将靖卫团完全击破，敌方死百余人，我方亦死三十余人，然大的反动派首领，仍已漏网。事后竭力提醒被反动派迷惑之群众，组织农协会。西南一路反动派抵抗

力更小，故直达与赣州毗连之上下造地方，俟因北方军事紧急而折回。一面调武装农民千余人协助泰和四、五二区群众，向泰和扩大游击战争。击破靖卫团三个，且将近泰和城（离泰和城十余里），一般受反动派迷惑之群众，经我方之宣传，多能欢欣鼓舞地组织起来。但此时杨如轩之八十一团和七十九团已先后抵泰和城，农民遂折回。国民党在万安之组织久不存在，秘密的AB团在万安的组织，工农暴动后，亦吓得屁滚尿流而解体，不过有少数为各靖卫团中之主持者。

#### E. 苏维埃之法令布告宣言

自苏维埃成立后，在大会中宣布政纲，此后，先后颁布没收地主土地通令，废除债务条例，惩办反革命条例，通缉豪绅反动派通令，全县戒严令、教育计划等。此外有苏维埃成立布告及告民众书，告城内小商人贫民书和布告（因城内小商人贫民与反动军队退却时多已逃散，或避匿不出。发出布告及宣言后，才逐渐出来）。反动军队进攻万安，苏维埃退出县城时，曾发出反抗反动军队以软硬兼施政策进攻万安布告及传单，苏维埃政府退出县城布告及宣言。以上政纲、法令、布告、宣言等，均能很普遍地发出，各级农协工会至少有一份。此外，有拆城、焚毁粮仓、没收教堂财产、没收及清查已没收之逆产，调查土地，以没收豪绅反动派之粮食衣物杂物等分配农民、工人和士兵，调查一切众会所存之禾谷及积谷归苏维埃管理，预备救济贫民及建立工农银行、合作社。在此时期中，因商人怠工或缩小营业，食盐、洋油发生恐慌，曾下令将没收之食盐洋油等，

分由各区组织临时消费合作社供给民众之需要，并一面设法至外地购买。此外，尚有军事方面之各种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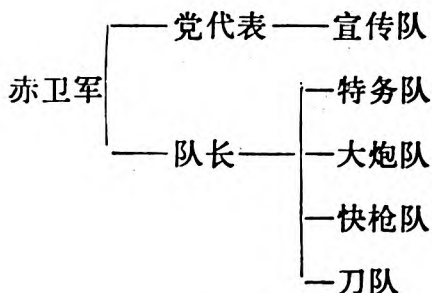
#### F. 土地债务问题

债务契约，大半已经焚毁。土地之没收，因非耕种时期，除间有焚毁田契者外，其他无事实上的表示。且一般农民颇知道要求土地问题之彻底解决，必要巩固政权，故当时除急切焚毁债务契约外，唯一的要求便是新式武装，但我们实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当时曾集款万余（没收及征发来的），亦无处购买。当时苏维埃本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佃农、半佃农、雇农（兵士都是农民），但群众中有一切土地公有平均分配之空气，自耕农对此不表示反对，只一致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提出“土地的肥瘠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观察，自耕农提出这个问题，便是怕将自己比较多的好田地，换一部分不好的田地来，如果如此，他们是要反对的。佃农、半佃农提出这个问题，便是想多分些好田地来。至于反对土地问题之解决的，当然是豪绅、地主、烟痞、田地有余之富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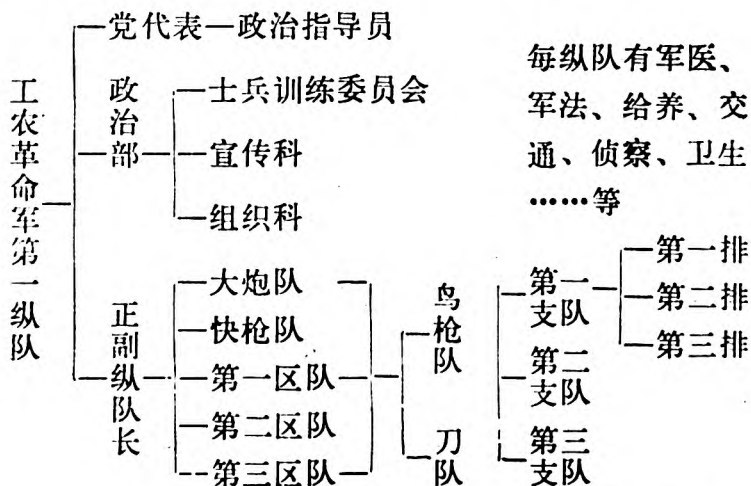
#### G. 武装统计及红军之编制

全县武装，驳克八支，快枪五十，茅塞枪六十，土炮五十，鸟枪约八百，其余凡农协男会员都有刀或梭标。其编制如下：

（一）赤卫军——以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改编的，人数一百二十，快枪四十，炮队二十四，刀队五十六。土兵官长伙食费用平等，完全废除雇佣制度。此为常备军性质，在军队中组织了特支，以党代表为特支书记。



(二) 工农革命军——在民众武装化的口号之下，于暴动第二时期之末期，曾以每区农协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农协会员，组织了工农革命军五个纵队，每纵队人数以区之大小而定，自一千七百余至二千六百余人。依照农民之日常生活和各种武装之差异编制如下：



工农革命军之各纵队，非有军事行动时，只定期训练，不需一切给养。

以上赤卫军、工农革命军，均直受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在军事行动时，临时组织前敌总指挥部。

#### H. 党与苏维埃关系

苏维埃职员全系党员，在苏维埃中，曾组织党的特支。苏维埃一切工作，均由党决定或指示，故苏维埃在实际上，只是一个机械的执行机关。

#### J. 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

自县苏维埃成立后，曾派代表至各区报告一切，再由各区农协派人至各乡报告。民众对这些报告，很表示满意，并催促苏维埃尽可能的快拿出实现一切政纲的办法来，唯有商人与苏维埃不发生关系，且不满意苏维埃。在此时期中，各乡市镇商人，尚能照常营业，但进出口货无形停止。县城商人，则皆停止营业，资本较大的店主，多随反动军队逃走。此外，一般富农，因农协曾征发其钱谷（富农要求加入农协，农协则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征发钱谷，才允许加入），及废除债务等问题，心中不满意苏维埃，不过不敢有所表示。

#### K. 当时扩大苏维埃区域之总计划（第一步）

万安南向南乡肃清反动派，北向泰和会同群众以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以夺取泰和县城为目的。一面派人至兴国与会匪结合，以牵制兴国之反动军队。吉安第七及第九纵队竭力扩大游击战争，以牵制驻吉安之反动军队。王佐（井冈山匪首，已受毛泽东改编）、袁文才（宁冈工农革命军，亦受毛泽东指挥），向永新发动游击战争，以夺取永新县城为目的，以威胁吉安。毛泽东准备攻赣州，并调

朱德由北江来赣南取会攻形势。同时赣南各县发动游击战争，协助夺取赣州。如此已形成赣西南割据，与广东北江、湘东、湘南打成一片。

#### L. 苏维埃之财政

苏维埃之用费及军费，开支甚少（一切办事人，只开支伙食），均由没收及征发之款项充之。关于其他财政事项，尚无头绪。

#### (4) 暴动中的妇女儿童

万安妇女除一面有妇女解放协会之组织外，一面又多加入农协，在农协中均设有妇女部，各级农协之执委，多有农妇参加。在暴动期中，农妇甚赞助其丈夫和儿子打豪绅反动派，不过对他的丈夫和儿子参加与军队战争时，却有点担忧。当农民上前线斗争时，妇女在后方担任煮饭、侦探及报告消息等工作，农民从前线回来时，妇女则组织慰劳队，开欢迎会慰勉或鼓励群众。万安儿童团在农村中有普遍的组织，在暴动期间，担任日上巡哨及帮助侦探交通工作，毫无倦怠。每次开群众大会时，妇女儿童全体参加，并能经常的作宣传鼓动工作，且均能守一切秘密。

#### (5) 暴动中群众的生活及其热烈的情绪

在暴动期间，农协工会会员，骤集在工会或该乡农协吃饭，以没收豪绅反动派或征发之粮食供给之。每乡农协之办事人如执委、警备队长、交通队、侦察队、以及轮流值日放哨者，均在农协住宿。一切工作人员及农民出发之队

伍，无论日夜到任何村庄，随时有饭吃。重要工作人员如在晚间行动时，均自动的派武装护送。十一、十二两月中，不避风雪，天天计划并出发到各处去打反动派及收集和添置武装。在各乡农协中，均自动的订出严厉的纪律，凡不服从命令者，重者开除会籍，次则打军棍，坐禁闭室，轻则罚苦工、警告。有几个乡农协，推举知识分子做军事领袖，这几个知识分子表示怯弱，农民在大会中当面质问：“你如不愿干，我们马上抄你的家，将你驱逐出境。”当八十一团进攻万安时，有许多农民躲藏在各处，俟反动军队过完后，如遇有一、二个稍在后面，立即出而捕杀。在十二月一日，万安一、七区和泰和五区群众由追击过境之反动军队而无组织的直往万安城时，离城不远的地方，他们聚集在田里开会，推定几个乡农协打先锋，并订打先锋的应得缴获武器之一半，其余一半则分配其他各农协。俟失败后，我们去慰问他们和指出他们此次行动之错误。他们很高兴的说：“我们以后便知道打仗了，打仗并不算一回了不起的事，不过的确是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指挥，才能胜利。”故随后能组织广大的工农革命军。

### (6) 万安共产党及万安群众对共产党的态度

万安的党，自一九二六年七月间开始组织，暴动前共计党员五百多人，农民约占百分之六十三，建立苏维埃时，共计党员二千三百余人，农民约占百分之九十一，在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九月为党停顿涣散时期。去年十二月

起，万安县委管辖万安、遂川、泰和、永新、宁冈五县工作。但宁冈、永新终未发生关系。建立苏维埃后，县委、区委曾设公开机关，每个机关指定两个党员公开负责。

在暴动以前，群众对共产党漠不相干，并无何等正确之认识与深刻之信仰。自暴动发动后，党的主张能普遍达到群众中去，尤其是实际行动中，使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真正拥护工农利益的，于是党的地位，在群众中提得极高。且看下列事实：

A、万安的妇女儿童(东西北三乡的)都认为国民党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烟痞、赌棍、军阀的党，共产党是工人农民的党。假如你向某一小孩说：“你是国民党？”他是很不高兴的。一般儿童做游戏的时候，常以比较痴顽的儿童装土豪劣绅、官吏、烟痞、赌棍、军阀，而机警的儿童则从后面追出，大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

B、党的机关设在农民家里，农民是非常欢迎，并很客气地招待负责同志。这个农村则日夜加紧放哨联络。农民及农妇必自动的再三叮嘱全村的人，不要对外说某某人在这里。

C、在紧急时期中，农民盘查非常严厉，必要被他们证明是共产党时，才得入境，并很热烈的派人引路。入境以后，沿途经过农村，往往询问：“你是共产党吗？你是找某某人的吗？”如果你说不是，他们便说：“你不是共产党，不得到这里来，你不要害怕，我们都是共产党。我们是保护你的。”或者说：“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是要把你拿起来。”如果你默认是共产党，他们是很表示亲密的。



D、在党未设公开机关时，农民常找共产党要求加入，他们说：“共产党是好的，但不晓得到哪里去找。”

E、在群众大会中，党的代表演说时，群众常自动喊：“打倒中国国民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

### (7) 万安少共情形

万安少共，在暴动前毫无头绪，暴动后才开始整理，在暴动中，能在党的策略之下做一切工作。建立苏维埃时，团员有一千余人，然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仍甚小。

### (8) 万安暴动的影响

万安暴动中，参加实际斗争的群众，约四万人。若连妇女小孩一起算，约有十万人，全县人口统计十三万。万安位居吉安、赣州之中，赣江破县而过。自暴动扩大以后（十一月间）阻碍了吉赣间豪绅资产阶级的联系，隔断了江西省政府与赣南十七县之关系和收入，故豪绅资产阶级是必然要以很大的武力来对付万安革命势力。万安暴动，引起了全省群众情绪的高涨，尤其是赣西南各县工农群众所受的影响更大。遂川的群众继万安之后，奋起从事苏维埃政府建设（正月初四成立，存在一周）。永新农民起来实际参加斗争的有十万人。赣南的南康、兴国亦先后暴动。安福、泰和、吉水、永丰、乐安各县群众，亦风起云涌的发动了英勇的斗争。吉安、赣州两重镇，也日在革命的恐怖中，因此反动派尤不能以全力来消灭万安的革命势力。

## (9) 万安暴动中所得的教训

- A、群众的勇气，是要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 B、暴动胜利之必要条件，必要有广大群众做主力。
- C、暴动要事先有严密的组织与精密的计划，绝不可以玩弄的。
- D、城市与农村之联系，是暴动的必要条件。
- E、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斗争，才能取得群众。
- F、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建立坚固的党组织和基础。
- G、地方与地方的联系，是暴动胜利的必要条件。
- H、要杀尽豪绅反动派，才能免除严重的失败。
- I、只有发动地方暴动，才能建立广大的红军。
- K、要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只有在行动中表现给群众看，空空的宣传是做不到的。
- L、工农斗争和地方暴动之扩大，足以促进反动军队的崩溃。
- M、只有适合群众要求的口号，才能发动群众。

张世熙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

# 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 之扩展(选录)

谢觉哉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安源的工人运动，经过许多斗争，力量很为雄厚。去年九月湘东暴动，攻萍乡城，工人梭标队先兵士进城；十一月十一日要求发清积欠，全体罢工五六日，包围总公司。十二月九日工人暴动，包围总公司，毒打全体职员三十余人。接着又是年关闹饷，恢复失业工人运动，响应醴陵暴动，虽然一次一次失败，革命情绪却一次一次的高涨。最近恢复萍矿总工会；株萍路工人于六月间闹阶级的饷，全体工人签名盖章，在这武装暴动中间，无产产业工人，始终不失为一个领导者。

(原载1928年第25期  
《布尔什维克》)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过去与现在(节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卅一日)

## 三“八七”会议到现在

南京武汉相继反动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从此告一段落。国民党由革命战线退出，而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的新工具；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也在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而表现反动；学生群众也屈服于资产阶级之前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因阶级关系的变更而变更，彻底领导民权革命的就只有无产阶级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自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后，便开始担负这一新的更艰苦的任务。但当时看出革命的前途还是非常乐观的。

八月七日党中央号召集中央的紧急会议，从新批评过去政策的错误，估量当前的革命形势，决定新的策略。这一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指出过去政策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今后应当坚决领导土地革命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

(团对于紧急会议意见附后)

团中央在党的“八七”会议后亦曾召集一次驻汉全体中央委员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接受党“八七”会议精神，并且承认团过去工作也犯了很多的机会主义错误，决定今后新的工作方针（见“八一二”会议告同志

目前任务及组织农村工作等决议案，附后。)

从此团中央与党中央在政治方面的意见，大体完全一致。党在“八七”以后的根本政策，就是领导土地革命，发动农民自动起来夺取地主阶级的土地，并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

不过当时的团经过国民党反动后，组织上受了很大的打击。因过去下层组织松懈，缺少教育训练，在这白色恐怖之下，许多团员表现动摇畏惧脱离关系，尤其是许多投机的知识分子甚至公开登报声明退出团体，以图自己生活之安全。湖南马变后，省委书记田波扬(?)同志等七人被杀，省委与各地关系停顿，同志减少三分之二；湖北武汉三镇虽事前有比较充分的秘密工作的准备，然反动后，亦由八千同志减为三千，并且继续减少；两湖城市童子团完全溃散，惟乡村因白色恐怖较轻，故尚无过大的损失。全国同志数量由三万五千减到万人左右，(党由五万减到一万五千余)且干部分子捕杀者极多！这是本团组织上极大的伤痕！

由“八七”到现在的全国组织状况，中央组织科另有详细报告，因此，本报告内不必详述。不过在团的“八一二”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主要精神，就是今后团的组织应当更加坚决的努力建筑在“城市青工”、“乡村贫农”基础之上，并提拔新的工农干部分子以强健无产阶级指导。

在党的新政策之下，两湖有九十月秋暴、海陆丰农暴、江苏宜兴无锡的暴动，直到十二月十一号广州大暴动。广州暴动失败后，又有赣西南和浙江奉化暴动发生。

各级团部在这些暴动中大体都是参加的。湖南九月暴

动省委指导虽然非常薄弱，但是安源四百余工人同志是与党一致参加战斗的；鄂南暴动，中央与省委虽派人前去指导而中途被捕，但鄂南团部也是积极参加（是役死同志甚多）；鄂东、鄂北及中部农民斗争，团表现非常努力（参看湖北省工作专号，“中央通讯”第二十二期）；宜兴暴动大半是团的力量发动而成（参看“少年通讯”十一期“宜兴暴动报告”）；琼崖暴动团亦曾努力参加，海陆丰暴动后的发展很快，惟广州暴动中，团虽参加，但其力量表现得非常之小；赣西南暴动团亦积极参加（失败时死同志四百人以上）。

在这一暴动政策之下，党与团对于暴动观念都是比较模糊，直到广州暴动方有比较明显的观念。有些同志认为在党的暴动政策之下，一切斗争必须走到暴动，一切群众的组织宣传工作，只有走暴动的过程中亦有发展的可能，似乎暴动不必估计其结果，亦不必定须夺取政权，把暴动与斗争混为一致，如是就产生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了。

这一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有些党部与团部中都是时常发现的；但团这一错误表现得更多一点。如在武汉去年十月唐生智溃退时，湖北省委有同志主张“马上暴动，建立三五天政权也是好的。”有些地方因为团的盲动主义而影响党的政策。如郑州的团提出暴动计划党也同意；江苏省委在宜兴无锡暴动失败后，还坚决主张苏州继续暴动，中央与党的省委阻止才未发动；江西的团也曾有总暴动的计划提出，党通过（后来江西省委声明事实并非如此，乃因技术人员写报告之错误）。当时中央都指正这一些倾向的错误，

并且在中央通告中指出这种“不顾群众斗争情绪与要求和党的指导力量，简单的主张暴动；这些盲动主义者往往只懂得暴动在军事上技术上的意义，而忽视了在组织上与政治上准备暴动的重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拼命走险心理的表现，直等于玩弄暴动！”

国民党反动以后，党与团在城市中的生活比较非常困难：第一，因为白色恐怖的严厉，旧有工会的被解散，工人中的干部均不能生存，新的工会很难建立，因在工人的斗争很难发展；第二，就是右派工会——上海工统会、工总会，武汉工会改组委员会等，常用欺骗方法，和缓工人斗争，帮助反动势力压迫工人中革命分子。

在这种情形之下，武汉的团对于城市工人中的工作曾经用过很大的努力。如反对改组委员会，“发现运动”，“保护剪发妇女运动”，以及唐倒时一切工人所表现的斗争与以后建立赤色秘密工会工作，武汉三镇的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领导作用。（详细参见湖北工作专号，经工工作。）

（原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史料》第四集）

# 秋收暴动之始末

（潘心源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  
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

## 秋收暴动之动机

平江军队与浏阳分开以后，走到武宁县城遇到余洒度之警卫团，适从十一军跑了出来，与贺、聂失了联络，找不到出路，于是与平江义勇队合在一处，决由修水同回平江。一面派人追到浏阳军队内面来，通知浏阳负责同志，当时我们正到了瑞州，听说贺、聂已绕过闽边，无法联络，听到他们的报告便决定由上高、万载到铜鼓与他们联络。当时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宁汉已发生冲突，湖南空虚，因此便想乘机割据平、浏一带。到上高后，军队自铜鼓开动，我便到安源去找省委关系，中途被土匪将行装、路费劫去，弄了三、四天才到安源。当时安源的工会还公开存在，矿警队虽改为六军警卫团，但是其中尚有很多我们的同志负责及当兵。到后便找到了安源市委，报告我的来意，后由市委派宁迪卿向省委报告我们的情形。当时正在“八七”会议以后，已改组新的省委，毛泽东同志正到了湖南，计划秋收暴动。他们接到这信，省委便决定秋收暴动。毛同志随即到了安源。



## 毛泽东同志到安源时之报告

毛同志到安后，即召集同志报告“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策之变更，如湖南省委之改组，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动之决定。他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五百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作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

### 暴动前各县之群众情形

自各县义勇队出本县后，农民因种种对我们的不满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如土地革命及对我们不能领导他们对付敌人，一味逃跑。加以土豪劣绅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只会如何做官发财，遇到危险就让他们去死，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并造出种种新奇的谣言。农民在失败之后，非常容易接受，因此迁怒我们，到处是有捉暴徒的事发生。但过了不久佃农的二五减租也没有了，租金利息也没有了，地主的账又要还了，说话也无从前自由了，上豪的屋子仍旧进去不得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价也减低

了，因此农民渐渐感觉，土豪劣绅到底是欺骗他们的，暴徒专政的时候，实在要好一点。因此他们怨恨而思念共〔产〕党了，希望共〔产〕党之卷土重来，秋收暴动前平、浏军队集中修、铜时，平、浏的农民，便每天派代表来欢迎，用红纸包猪肉送给他们吃。一时谣言四起，农民协会又要办了，共产党又来了。有个地方的农民竟跑到团总的家里对他说：我们的梭标是有数目的，请你好好保存，我们又要办自卫军了，那团总当时吓得不敢做声。如此等类之事随时随地都可发现。工人则更进一步地恢复自己的组织，浏阳到处有工会的恢复，组织工人纠察队，安源工人更是公开的活动起来。逃到外面的同志又渐渐回家活动。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又开始往上涨。

### 安源会议的结果

阴历八月初，（日子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杨俊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当时他们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发言比较多。大概结论是分为三路：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由工人暴动，夺取矿警武装，枪决反动官长，然后再进攻萍乡与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

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一面要株洲区委，在株洲鼓动株洲工农扰乱敌后方，又合醴陵农民暴动；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平江义勇队由修水向平江进攻，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

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展。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在这三路中，又以浏阳为主力军，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我们的计划决定以后，便开始分头工作。我和毛泽东同志便赴铜鼓去指挥第三路工作。途中我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同志一人赴铜鼓。

### 第一路暴动情形

在未暴动前，安源已有五百左右徒手工人群体的组织。王兴亚同志从永新带来农民自卫队一百左右枪枝，安源矿警队有枪枝约五百，但矿警队内面还有几个反动军官必需解决，我们力量大概如此。阴历十日晚上，下令暴动，由王兴亚指挥工人、农军分头捕敌反动长官，改编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团，于是安源市便归我们了。十六晨攻萍乡，敌军约一营人，闭城困守，围两日晚，没有攻开。十八晚放弃萍乡进攻醴陵，十九晨攻克。当安源工人来到醴前、醴南已有农民暴动，杀土劣，公开成立农民军，县城遍贴红色标语。醴陵县城有枪数十枝，敌人甚惊慌，等到发现安源工人的枪声，县长及县城豪绅首领早已逃了。敌军也没有接火，便往后退，因此安源工人便进了县城。当时长沙敌人知道醴陵被攻破，马上派张国威部约两营人往援，是晚王兴亚等便放弃醴陵，秘密（不告诉群众）开往浏阳。二十一日早餐后，攻破浏阳县城，城中敌人仅枪二十枝，逃往浏东与周营一营集合。当他们进浏阳城时，我

便要王兴亚暂放弃县城开往东乡，围攻周营。因当时周营已被浏阳义勇队打了几次败仗，但是王兴亚因为兵士没有发饷，不肯再开动，要请商人开会筹款，因此在县城住了两天没有动作。二十三早，张国威两营人由长沙、株洲、醴陵追到浏阳。当时王兴亚等还在商会开会，枪声发现后，始仓皇走出，敌人已逼进城边，于是安源工人便无组织无指挥的溃退，我和王兴亚等走南门出城，于是第一路便败了。

### 第二路暴动情形

余洒度在毛泽东未到铜鼓以前，便收容邱某一团土匪军队，再把浏阳义勇队编一团，他与平江义勇队合编一团，共三团，自称师长。毛泽东到铜鼓后，便命令他开往铜鼓，但他没有接受这项命令，便自己开始下令进攻平江。当时平江敌人兵力，约一团人平江东乡有数百群众的组织，枪数枝。当余洒度进攻平江时，农民并且举行了一次勇敢的横越，可惜因为邱某的叛变使余洒度部队受了莫大的损失，损失百多枪枝。于是不得不下令退却，他便由修水退往铜鼓与浏阳军队做一起。当他退却时，平江本地兵士及同志，大半开了小差，因此千多枪的部队只剩了四、五百人。

### 第三路暴动情形

第三路虽说是主力军，但实际上只有浏阳的义勇队四百多枪，又因在铜鼓水土不合，三分之二以上官长发生症

疾，兵士也病了三分之一。毛泽东到后便去信调余洒度一  
团人参加作战。等了几天，余没有到，他们便动员进攻，  
与敌人周营在白沙、东门两次接触，可谓联〔连〕战皆捷，敌  
人已退到达浒。后来因为官长病的太多，指挥不好，以致  
败退（这路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农民积极的参加作战，只有消  
极的欢迎，不是绝对没有，不过不是广大的群众参加）。  
退时，恰好余洒度部队由平江边界退来，于是合兵一处，  
由浏阳退往萍乡。到萍乡时，安源队伍已经打得一点都没  
有了，当王兴亚退出浏阳时，还剩了三、四百枪。但因他  
甚怕，不愿意收集，走到湖南文市只剩得三十多枝枪。在  
文市与团防局打了一仗，打死我们三人，如是他更加恐  
慌，他于是日晚上便开了小差，第二天起来便无人指挥。  
我对兵士没有信仰，兵士要缴枪，我只好离开他们独自逃  
命，因此这几十枝枪也失去了。浏〔阳〕军队退到芦溪先锋  
〔宣风〕时，与朱培德之一团人接触，当时兵士已是惊弓之  
鸟，闻听枪声便不听指挥乱跑。到莲花时，剩枪只数百枝，  
有名的秋收暴动到此告一结束。

### 暴动失败的原因

A. 暴动的期间太快了，敌人的弱点还未完全暴露，  
长沙虽比较空虚，但唐桂战争还正在酝酿，农民<sup>仍</sup>由怨恨共  
产党希望共产党之再来，对暴动还没有深刻认识及广大  
宣传；B. 在已占领之县，未能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如修  
水、铜鼓只有分配土地宣传；C. 轻视城市工人组织及敌人  
军队中兵士工作，如平江县城毫无组织，浏阳有一点组织

而没有动作。株洲虽将铁路拆毁但不能积极利用暴动方式扰乱敌人后方。浏阳武乡有清乡队，枪三、四十枝在我们同志手中，他们已自动集中永安市，静候命令，但我们没有人去指挥，因此这一武装力量放空，致敌人后方力量巩固；D. 各县农民工作不充分，尤其是浏阳，因为我的被捕，工作无人主持等，我出狱已经迟了；E. 军事负责人轻视群众力量，当王兴亚等占领醴陵时，醴陵城中召集千余人之大会，王等并不要他们参加作战，而秘密离开他们逃往浏阳；F. 军事负责人不坚决，如王兴亚之在萍乡逃避战争、在醴陵之逃避战争、在浏阳之逃避战争及后来苏先俊、余洒度、王兴亚等途中开小差；G. 不能坚决建立工农群众的苏维埃，如安源暴动后，仅有原来之工会，而无群众公开选举的苏维埃政府。醴陵召集群众大会，到千余人，而不选举政府，仅恢复工农会，甚至要旧县公署科长，代理县长。浏阳成立空招牌的工农革命委员会，而没有群众。修水、铜鼓简直还是旧的县政府，仅在名义上改为委员会；H. 军事负责人违犯命令，如王兴亚之放弃萍、安、醴。余洒度之不肯来铜鼓；I. 不能坚决实行没收土劣及大商人财产以克军饷，如王兴亚之在浏阳开会，向商人讨钱；J. 对土匪策略不正确，如余洒度之收编邱团，后来弄出叛变，使自己受莫大损失。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回  
忆  
录  
部  
分

## 三进安福调农军

金洪喜

四一二政变发生以后，萍乡县农民自卫队、公安队和安源工人武装联合起来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领导人有县长罗运磷、县农会委员长刘庆余、县公安大队长蔡思明。同时县里各区农会都组织了农民自卫队。农历五月初四，萍乡县的工农武装由陈鹏带领到株洲攻打屠杀共产党的许克祥反动军队，与湖南农民自卫队及工人纠察队配合作战，当天便打到易家湾。但后来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我们就回到萍乡。

不久，许多地方劣绅用诱骗的手段，收买不明真相的农民组织反动武装，捣毁工会、农会和女子联合会。消息传到萍乡，上级命令我们开往湘东葡萄岭去镇压反动劣绅，但他们逃到樟术桥附近的山上抵抗。上级又命令不得向农民开枪，我们只能朝天打枪，一直追到黄花桥，才将反动武装打散。当天我们就返回萍乡。这时又发生了大西路土豪文仲和、张少皇勾结湖南军阀许克祥的军队攻打萍乡党部的事件。文、张二人先抓了李福林、肖仲番同志押送到老关车站交给反动军队杀害了，还杀了一个无辜的农民。而后就攻打萍乡党部，我们听到大西门外的枪声时，就从东门出城经山口岩撤到大安里，受到当地农会的热烈欢迎。当时刘炎昌同志从萍乡逃出后向宜春方向去，不幸在高坑附近的竹园里被当地土劣武装杀害。罗运麟逃到慈



化，涂正楚逃到湖南。我随部队在大安里停了几天，组织便派我去安源打听消息。我到安源后，把我们撤退到大安里的情况向安源工会作了汇报。住了几天后，工会的同志告诉我部队已不知去向，并派我和李林生送密信到安福，交给撤退到那里的萍乡负责人蔡思明同志。萍乡的部队撤到安福后，与那里的工农武装合并，编成四个队，由王兴亚总负责。我在安福两天后，带了蔡思明的信回到安源。大约过了一星期，总工会又派我和张德存去安福送信，这次蔡思明要我留下来，但因我要回去汇报，两天后又回到安源。不久，工会第三次派我去安福，通知那里的萍乡农军去安源整编。当时的安福遭到敌人的围剿，所以安福农军同萍乡的队伍是一起到安源的。整编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王兴亚任总指挥。我在三营七连三排任班长，负责侦察敌情的工作。三营驻扎在花冲。陈鹏营长要把队伍带到湖北投降敌人，不久被上级查出，处决了陈鹏。

当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十二点集合出发去攻打萍乡城的反动军队。但没能攻进。次日乘火车到老关，攻打守卫老关车站的反动军队，击毙一人，俘虏四人，缴获五支枪，其余敌人向醴陵逃跑了。我们向醴陵方面追击，我在前面进行侦察，到殷家冲发现敌人从丁家坊来包围我们，队伍立刻下火车迎击敌军，刚接火敌人就逃跑了，我们便乘胜攻打醴陵城，敌人抵抗了一阵便弃城逃跑了。在醴陵停留了一天，又乘火车到老关，然后步行经油坊埠、金鱼石、枫树坪、浦口市到浏阳，这时守卫浏阳城的

敌人已经逃走了。进城后，因忙于造册发饷，忽视了对敌人的防备，两天后，被敌人包围，王兴亚穿上便装，带我们突围，他一声令下，我们便一鼓劲向城外冲去，夺取了一个山头，与敌人展开激战。后来一部分人冲出去后到文家市去与一、三团会师，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还有一百多人没能突出去，被俘虏了。被俘前，我把枪、军装、证件都埋在芦塘里。被俘后，敌人用绳子捆住我的手指吊起来，逼我招供，我对敌人说：“我是被抓来带路的”。其他的同志也都没有招供。后来敌人杀害了四名安源的工人。我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由叔父交保才被释放。

（1972年1月3日访问记录，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

刘先胜

—

早在一九二一年秋天，安源煤矿工人就在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领导下，进行过罢工斗争。罢工斗争胜利以后，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工时减少了，并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从此以后，工人们更加团结，觉悟也日益提高，成了工人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到了一九二五年，革命形势大大发展了。当时，安源矿工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广东去的很多，今天去几个，明天去几个，形成了一股风。我正在考虑去不去，党的支部书记刘昌炎同志把我找去。刘昌炎同志四十多岁了，紫家冲人，非常和气，说起话来慢声慢气的。他问我：“学习去，怎样？”我说：“好。”他拿出一张一指宽一尺长写满小字的纸条给我，说：“这是介绍信，你到苏联去学习。你拿着它，到长沙，找到关系后转武汉……”我一听，就慌了，我说：“我没文化，再加上路这么远，怎么学习法？”他想了半天，把介绍信拿了回去，对我说：“那好，你就不要去吧。以后交给你新的任务。”

我一直捉摸着：是什么样的任务？

一天，我又到刘昌炎同志那里去。那里已经有几个人

先在了，都是党员。刘昌炎同志说：“你们到矿警队去。”我们都吃了一惊，矿警队？那是资本家的武装呀！刘昌炎同志好象已经知道我们想些什么了，他说：“枪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要把资本家的武装变成工人的武装！”

刚到矿警队，补了个二等兵，天天三操两讲，一点空闲也没有，要想进行些党的工作，委实感到困难。以后混熟了，发现长官一到晚上都走了，至多留个把下士班长看着，于是我们就利用这时机做些党的工作。矿警士兵大部分是穷苦农民，加上工人运动的影响，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就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在我被派到矿警队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安源经历了严重的考验。一九二五年秋天，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武装占领工人俱乐部，枪杀了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同志，打死打伤工友十几个，开除了几千人，最后连煤矿也停工了，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当时，我随矿警队驻在安源外面的山上，事后才得到刘昌炎同志的指示，要积蓄力量迎接大革命。我们在矿警队的力量还很弱，就加紧进行工作，党又输送了一批党员进来，以后又派了陈鹏、王雁等人来，陈鹏当了大队长，王雁当了大队副〔副〕，其它的队长也是党派来。我也从二等兵逐级提升到了排长。我这个排长是党组织指定提升的，并不会搞三操两讲的，那些旧军队来的军事教官就不大满意，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印把子掌握在我们手里。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了安源，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但是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马日事

变”发生，反革命的进攻跟着来了。许克祥几次进攻安源，铁路工人每次都预先拉响汽笛向我们报警，我们就进到矿井里，再从紫家冲出来，拉到山上去，弄得反动军队毫无办法。

以后，反革命的气焰更加嚣张了，萍乡豪绅地主乘机猖狂活动，威迫数万之众，把安源围得水泄不通，这次斗争规模就大了。在党和工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加上所有的工人都守卫在四围山上。矿上炸药多，大部分工人都会用炸药。我们矿警队就组成了爆炸队，用洋锡皮包炸药，插上雷管和导火索，当手榴弹用。以后洋锡皮子没有了，就用布包炸药，打得敌人叫苦不迭。他们说：“洋囂古打死人，死尸入棺材不赢。”（意思是说：炸药包打死的人太多，连装棺材也来不及）

有一次，我们捉到了二十几个敌人，给他们饭吃，并且对他们说：不要替土豪劣绅拼命，要和工人兄弟在一起。还送每人一串钱给他们回家。他们回去一宣传，被胁迫来的人散了不少。这样围了半个月后，围的人越来越少，反动派只好退走了。这下子，安源矿警队的名字就响了，远近都知道矿警队是工人的武装，能打仗，为工农大众打先锋。

坚持安源的斗争胜利了，不少遭受反革命迫害的人也逃到安源来。但这时其它地方的坏消息却不断传来，单是萍乡一地被残杀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的工人、农民、学生在千数以上。该怎么办呢？我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八月底的一天，大队长陈鹏找我去，他问我：“局势

大变，你准备怎么办？”我知道陈鹏是党员，便说：“等组织上指示。”他说：“路有千万条，看你走哪一条？”我一听话中有话，就没做声。他说：“到八军去吧，手里有兵，还怕没有官当？”陈鹏讲开了，原来他和王雁串连了八个人，准备把部队拉到武汉去投程潜的第八军。他们八个人都是湘乡人，都是党员，都是队长、排长等负责人，在这个严重的时刻，背叛了党，以同乡关系勾结一起，准备投降反革命，实在可恨。当时我没有说什么，走出来以后，就赶到矿上，报告了刘昌炎同志。

刘昌炎同志组织了对这些叛徒的镇压。狙击手在午夜十二时偷袭，从窗口对准陈鹏连打三枪，结果了这个叛徒。狙击手们又转到住在山上的三大队，惩处了王雁。另一批狙击手也在同一时间里，在二大队击毙了其它的叛徒们。事情办得非常干净，一个也没有跑掉。第二天宣布了他们的罪状，人人称快。

纯洁了内部以后，矿警队的干部也作了调整，我被提升为八连连长。

## 二

不平常的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就要到了。刘昌炎同志派人来，把我们几个党员找到了一间僻静的小房里，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党在当前的最主要任务是在广大地区发动农民暴动，并提出了响亮口号：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党要求我们安源也要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暴动，配合其它起

义部队打下长沙，打下武汉！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兴奋得跳起来。会后，很多人说：中央毛委员来了，党的湘东特委也搬到安源来了。也有人说：刘少奇同志从上海回到安源来了。但是党严格要求我们掌握部队，我们只能驻在山上等待命令，所以谁也没有见到。

中秋节的前几天，接到三大队大队长的通知：矿警队二百多人，工人纠察队六百多人，和临时用梭标、大刀、竹竿武装起来的工人，一共三千多人，再加上萍乡的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我们三个大队就扩编为三个营，党决定我在第三营第八连当连长。工人纠察队仍按总队、大队、中队、小队编队。全团由王兴亚当团长，营代表姓胡，朱少连同志也是当时的负责人，他担任什么职务，已经记不清楚，好象是总指挥。

中秋节，也就是阳历九月十日，营长到了我们连里，问了情况，就交给我一面红旗。旗杆上面有白铜枪尖，红旗边上一排黑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三营第八连”。受过旗以后，我们全连欢欢乐乐地吃起过节酒来。同志们的情绪特别高，相互拜节、豁拳、敬酒，一直闹到下午一、两点钟。

晚上，命令来了：立即出发，攻打萍乡；然后沿铁路直下，会攻长沙。连夜出发，在拂晓前，部队要赶到萍乡外围山地。

进攻萍乡，原定于敌人没有准备之时，乘虚而入。前头的爆炸队混进了城，被敌人发觉了，乒乒乓乓一顿打，爆炸队又退了出来，等到大部队赶到，已经失去了最好的

偷袭攻城时机，在战斗中查明，敌人已增加了兵力。

拂晓前，我们八连到达城东面山上，主攻东门。萍乡城有大、小东门，山地环抱，从山上到小东门一段，开阔地较小，到大东门就有二、三里。北面的山地较远，西面是平原。以东面山地为攻城出发地是较妥当的。大队把县城围起来后，天明开始攻城。拖来了一门土炮，加上火药、铁粒、石块轰起来，一连轰了几炮，无效，就扛着梯子扑过开阔地，架云梯爬城，连爬几次，都被敌人打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团长王兴亚把我们营连长找去，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围攻长沙，不能粘在萍乡，决定不打了，放弃萍乡，向西攻打老关。”接着，他布置了撤离萍乡的办法：撤下来之前，土炮和炸药要猛攻一阵，让敌人认为我们要趁黄昏攻城。

在猛烈的爆炸声中，部队和起义农民撤离了萍乡城。当时株萍铁路控制在工人手里，我们坐上五列火车浩浩荡荡地走了。火车经过萍乡车站时，离城墙只有二、三百公尺，敌人噼噼啪啪乱打枪，我们理也不理。

我们连到达老关，前卫部队已经打下了老关，捉到二十来个人，缴到十几支枪。

九月十二日下午二、三时光景，我们五列火车到达醴陵，会合了醴陵的农民自卫军和起义农民，立即攻打醴陵城。姓胡的党代表指挥三营，我们八连的任务是攻打东门。从车站到东门必须经过淥水。部队下车以后，我看秋水浅，就建议大部队在淥水的大桥上过河。我带一路在右翼涉水而过，三、四里路的大跑步，抢先赶到东门口。守



东门的敌人只注意在桥上走的大部队，等我们扑到城门口，措手不及，就被我们解决了，大部队随即进门。进入巷战以后，炸药包大起作用，打得敌人到处乱窜。战士们不断喊着：“杀许克祥！”“杀反革命！”“杀土豪劣绅！”猛力向前追击。这时，其余部队也同时攻进城来，会合一起，捉到了一百多俘虏，缴到了七八十支枪，醴陵城飘扬起革命的红旗了。

当时，听说株洲已经暴动起来，还缴到了许克祥反革命军队十二支枪。火车又把我们运到株洲去。我们三营是前卫，到株洲车站下车后向西南搜索前进，没有遇到敌人，就进占株洲城。城里好象平时一样，来往行人不绝，商店买卖照常，有几个年轻人拿了一串鞭炮放起来，对着我们连声说：“恭喜！”“恭喜！”据说，城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已经给我们准备了晚饭。

第二天清早，部队正在吃早饭，忽然发现城外有枪声，有人气咻咻地飞跑进城来，说是许克祥的反动军队来进攻了。我们八连赶到城外，看见朱少连同志正用望远镜看着敌方。他穿着一双高统皮靴，显得十分威武。看我们到了，他问我：“你是连长？”我说：“是。”他说：“你这个连沿河前进，插到敌人半腰里狠打！”我们快步插出去，赶到敌人中间打，农民自卫军的同志正面一冲，敌人就垮了。革命农民对许克祥的反动军队的仇恨深，农民自卫军的梭标又特别厉害，追上去就连戳带绞，力大的同志用梭标一戳，向上一挑，把敌人就举到半空里……。我们全连紧随敌人后面追击，一直追到了离长沙城只有三十里的易家湾，

捉到了好几十个俘虏。随后，其余部队、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也赶到了。

不知什么缘故，却命令我们停止追击，撤回株洲。现在想起来，可能当时是怕孤军深入，暴露在长沙敌人的面前。

在田心附近，我们登上火车，回到了醴陵城。这时醴陵城已经不是原来几家小商小馆维持门面了，闹得火红。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工会和农会都恢复起来。我到街上一看，“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满街是人，看上去都不是本地人，也有不少用红布扎着脖子的，都喜气洋洋地到处招呼这个，招呼那个。一打听，原来这都是各处逃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他们在别的地方遭受了百般迫害，今天到了自己的城市里，怎么不扬眉吐气呢！

十四日，来了新任务：敌人已经集结了兵力，准备把我们包围在醴陵。我们即折回老关，再向北攻击浏阳城。浏阳城西南是浏阳河，我们团以一个头涉河攻东门，另一个头绕到浏阳西面攻击西门。我们会合了浏阳农民自卫军，他们对浏阳地形很熟悉，加上反革命认为它的西南是长沙，比较靠得住，只注意东、南、北三个方向，所以在浏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大部队在拂晓时从西门突入了城里。我们八连又是攻击东门，也在大部队进城之后攻了进去。十五日早晨，浏阳城全被我们占领了。我们连就住在东门附近。东门外是大路，我去请示警戒问题，营部说：“团部根本没有组织侦察警戒，你们看着办吧！”我回

到连里，排长问我，我说：“在山上派个哨，向东警戒。”

### 三

浏阳城解放后，一住两天，群众都在吆吆喝喝地喊着围攻长沙。有些干部也认为：“一鼓作气，连下三城，反革命力量也不过如此。不消三天，长沙城一定是我们的了。”因此也不管部队，满街乱逛，战士也乱跑起来，弄得城里四处是兵。浏阳城里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有些人就想办法弄酒弄菜……。我跑到营部去，也看不到营部什么人；我去找姓胡的党代表，他忙着与地方同志接头；去找团长王兴亚，几次都没有见到。有一次，说是和营长们喝酒去了。管事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只好把我们连里的战士收收拢等着。十七日下午三、四点钟，有个浏阳农民自卫军的同志对我说：“城外不远发现了反革命部队。”我说：“快报告团部去！”他说：“报告过了，团长不相信。”我想不对，赶快跑到营部，还是找不到营部人。再准备到团部去，正在街上走着，四面八方响起枪声。我转身赶回连里集合部队，部队也一时收不齐，敌人已经冲到面前，而且越来越多。我带着二十几个人向东门外冲，在东门口又和敌人遭遇。我们以炸药包开路，突出了东门，接着又在街上对战了一阵冲出了街头。这时对面高山的敌人还在沿着沙滩扑来，越打越近，我连派出在这山上的哨兵，大概早已被敌人杀害了。我们猛冲过了河，沿山脚就向东插。在我们后面又冲出来一些人……

冲出敌人包围以后，天已大黑。我一看，人员伤亡大

半，只剩下几个人了。走出二、三十里路后，我们到了一个小街镇上，夸大其事地说：“我们队伍就过来，要准备房子、茶水……”当时原想能再和团部联系上的，但等了一下，再也没有等到其它人。这时候，有个基本群众来向我们报告：反革命已经通知各乡镇捕捉打散的人，要我们留心。我们立即起程，避开村镇，在山岭、田野间的小路上前进。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看见山腰上有个独家屋子，我看很隐蔽，就派一个人去看看，设法弄饭吃。这人跑回来报告：这里只有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子，马上就烧饭给我们送来。我们非常疲劳，休息了一会，老头子就把饭送来了。他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的。”下午，老头子又送了一顿饭给我们，还背了一斗多白米来，他说：“你们不能再在这里，翻过山去，绕过杨仙街，直向南去，走到湘江边，就平安无事了！”我们向他道谢后，又继续走了。

我们总想能够找到团部营部的人，好决定以后该怎么办。但一连转了几天，什么人也没有遇到。四乡里到处是逃得乱烘烘的革命群众，有的说，工农革命军消灭了。有的说，留下来的，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有的说，土豪劣绅又大批杀人了。听着这些，实在是难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弄到这样结束，又要从头干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会再进攻长沙了，决定先把革命力量保存起来，便到株洲、渌口交界的湘江两岸去隐蔽活动。

到一九二九年初(记得是阴历除夕之夜)红色游击队攻打渌口，据说是从醴陵山里出来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就

连夜赶去，找到了红色游击队的张金标同志。一见之后，张金标同志要我把隐蔽活动的几个同志集中起来，从醴陵进入湘赣边苏区的边界，按他给我们的联络地点，找湘东南特委领导的游击营谭嗣聪政委。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以后，湘东南游击营很快发展为湘赣独立师第三团。

（原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

## 坎坷的路(节录)

王耀南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公开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久，湖南军阀许克祥也跟着在长沙实行反共大屠杀，并把枪口指向了安源工人。霎时间，黑云压城，腥风四起。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和发动各地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深入讨论了湘赣边境地区秋收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并决定组编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由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为第一团；浏阳、平江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组编第三团；我们安源路矿的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和临时用梭镖、大刀等武装起来的安源矿工共三千多人，同萍乡、安福、永新、莲花、醴陵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一起合编为第二团。从此，一场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新的斗争烈火点燃了。

大概是九月初的一天，我正在矿井下装炸药准备爆破，矿工杨明一把将我拉到僻静的地方，悄声地叫着我的小名说：“冬伢子，你赶紧想办法弄炸药、雷管，越多越好。”杨明当时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在矿上干了十多年，是一个老矿工了。他有点文化，懂得道理多，并且为

人正直，深受大家的尊重。我见他要炸药，便说：“你也想炸鱼吃？快别干那个了。”他连忙解释说：“不！是造‘洋葛古’，炸反动派。”“洋葛古”，就是把炸药用铁皮或布包在一根尺把长的撬杆周围，里面安上雷管、导火索，这是我们安源工人为了自卫创造出来的一种类似手榴弹的“土”武器。一九二五年，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静源等同志和强行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我们就用这种“土”武器同军阀部队进行斗争。“洋葛古，打死人，装棺材，装不赢”，曾炸得敌人闻风丧胆，叫苦不迭。向反动派讨还血债，是我们安源矿工的心愿。我满口答应了杨明的要求，想办法在爆破施工中省着点，节约些炸药火具留着用。这时我已十五六岁，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知心的小伙伴也很多。我们几个团员一商量，就分头串联伙伴一起秘密筹集炸药火具。当时同我一起干活的张树生、刘湘等几个工友，都为筹集炸药火具出过不少点子，尽过很多力量。有一次到工头那里去领材料，我说掌子面碰了硬壁，不好爆，要多领些炸药。工头不愿给，并说：“软硬都是那些，炸不下，倒扣工钱。”同去领料的张树生等见到这情况，一面故意拉着我往回走，一面示威似的说：“好，别领了，叫他自己下井去看看。”井下是矿工的天下。工头最怕在井下挨整，对下矿井从来是畏之如虎的。工头一看情况不对，只好乖乖地如数把炸药发给我们。还有一次，我去向老爆破工宋法生大叔要炸药。宋法生大叔同我父亲很要好，对我们这些童工也特别关心，平时见了总是有说有笑。但当我向他要炸药时，他却

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大声斥责说：“以后放炮省着点。”接着，顺手给了我一管炸药，并悄声地叮嘱我：“以后小心点儿，别让人知道了，出了岔。”以后我才知道，他和我父亲当时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也在暗暗地准备炸药造“洋葛古”，只是宋大叔怕我暴露秘密才故意板着脸说我的。我们把筹集到的炸药火具用油纸包好，分别藏在废巷道的缝隙中，然后秘密转送到杨明同志的手里。当时秘密参加筹集炸药火具的工人，就有二十几个。

秋收起义的日子终于临近了。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杨明同志突然通知我们几个搞爆破的工人到张公祠老火车站附近集中。原来我们参加筹集炸药火具的二十几个爆破工和矿上其它有专业特长的年轻工人近六十人，正式组编为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我们来到张公祠老火车站集中后，二团团团长王兴亚站在一个坡地上，宣布正式组成爆破队。他说：“前不久，毛委员来到了我们安源。他告诉我们，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已公开叛变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镇压下去。我们要拿起武器，同他们作斗争。从今天开始，我们安源路矿的爆破队员们，要由分散活动变为集中执行任务。现在我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正式成立，由杨明同志任队长，王耀南同志任副队长。”接着，他把一面鲜艳的红旗授给了杨明同志。红旗用套有白铜枪尖的竹竿挑着，旗面上有镰刀、铁锤的图案，并缀有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旗边上竖向排列着一行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



从此，我这个在安源路矿度过全部童年的矿工，光荣地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一员，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九月九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铁路工人和农民自卫军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发出了起义的信号。与此同时，由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向平江进发。这天正值中秋节，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正式宣布起义，晚上受领了攻打萍乡的命令。我们二团爆破队三个小队分成两路，三小队由杨明同志带领，经三合桥绕到萍乡城西南面。一、二小队由我带领，经花冲、橡坡、故庙，于次日拂晓前进到萍乡城东的小山上。萍乡四周有城墙，北门外是一片稻田，西门外是坡地，淥水河绕南门和大小西门流过，城前有桥通行。东门朝向安源，城门外不远处有一座小山包。我们原来计划，如果城门关着，就用炸药包炸开城门；如果城门已开，就混进城内，用“洋葛古”同敌人斗，并守候好城门，等大部队进城，合力歼灭敌人。我们一、二两个小队荫蔽进到城东的小山上，正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突然城楼上响起了炮声。原来，杨明同志带领的一小队已经混进城内。但敌人早有防范，并增加了兵力，敌人用枪猛打，爆破队抵挡不住，攻城的主力部队又未赶上，结果只好退出来。由于过早暴露了攻城的意图，我们一、二小队也失去了偷袭的机会。王兴亚团长带领大部队上来并听取杨明同志的情况汇报后，决定围城强攻，并要我

们爆破队把所带的炸药火具和“洋葛古”统统交给攻城部队，然后迅速赶回安源造“洋葛古”。当时，安源工人已经起义，路矿已掌握在自己手中，造“洋葛古”找材料比起义前方便多了。我们回到安源后，直接到路矿的炸药库、机械修理厂要来了炸药、雷管、导火索、铁沙、铁皮等，大张旗鼓地在露天造起“洋葛古”来。

十二日晨，正当我们赶造“洋葛古”的时候，团部派来一个交通员，通知我们到修水去找师部。当天晚上，我们爆破队乘黑夜冒雨出发，次日下午进到萍乡西面的老关附近。爆破队近六十个人虽然只有十几条长枪，但炸药、“洋葛古”以及大刀、梭镖却不少。从安源出发的时候，大家你扛我挑，生怕少带一点。由于带的东西多，加上一路上很少歇息，到老关大家已累得腰酸腿疼。爆破队在老关休息一晚后，次日又继续前进。我们沿东峰介、黄茅、双康、石鼓山，于十五日到达高排，并在高排休息了一天。十六日下午，爆破队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叫我们不要去修水，改到湖南浏阳附近的文家市集中。这样，我们又连续行军两天，于十八日晚上抵达湘赣边境的文家市。原来，在我们爆破队回安源造“洋葛古”到后来追赶部队的六七天时间里，二团经受了一段艰难转战的历程。二团首攻萍乡不得手，就向西打老关，并抓了二十几个俘虏，缴了十几条枪。十二日，他们会合醴陵的农民自卫军，一举攻进了醴陵县城，又打了个大胜仗。城里还一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闹得很红火。后来，敌人集结优势兵力，企图包围县城，二团为了争取主动，于十四日撤出了醴陵。十

五日晨，二团又乘虚攻占了浏阳城。从九月十二日到十五日仅四天时间，二团即连下两城。接连打胜仗，虽然大长了起义队伍的士气，但也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滋生了骄傲轻敌的麻痹情绪。二团攻占浏阳后，在城里住了两天，没有及时采取防止敌人反扑的措施，结果在十六日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差不多使部队损失殆尽。我们爆破队由于没有赶上参加这次战斗，才侥幸避免了损失。

在我们爆破队抵达文家市前后，一团、二团、三团的部队经过艰苦转战都来到了这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同志也赶到了文家市，同师部一起住在后街的里仁学校。文家市是湘赣边境地区的一个小镇，只有稀稀落落几十户人家。由于各路起义部队一下聚集到这里，顿时使这个平时很少见到人的小镇异常热闹起来。九月二十日清晨，我们这些经过艰苦转战从四面八方来到文家市的工农革命武装一千五百余人，聚集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等候接受新的任务。在当时，尽管起义部队也打了几个胜仗，攻克过醴陵、浏阳、白沙市等一些城镇，但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加上起义部队刚组建不久，战斗指挥经验不足，部队蒙受了重大损失。一团由于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叛变，在攻打长寿街时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了战斗。二团在浏阳陷入优势敌人重围，受到惨重损失。三团在攻打浏阳东门市时，遭到敌人的伏击，也有不少伤亡。在这种情况下，起义部队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正当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的时候，只见毛泽东同志从里仁学校侧门走了出来，身边还有一个人搀扶着。有的同志见了嚷嚷说：“毛委员都

走不动了，快坐下吧！”毛泽东同志听到后说：“没关系！我从湖南出来的时候，草鞋就把脚磨破了，还不照样走。”接着，他就向大家讲话了。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说：“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点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毛泽东同志还说，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sup>1</sup>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只有打垮了反动派，我们穷苦劳动人民才能彻底翻身解放。最后他宣布：“现在我们马上出发！”就这样，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剩下的这一千五百余人，告别了文家市，拖着沉重的步伐，开始向井冈山进发。我们爆破队沿桐木、芦溪、莲花、九坡，边行军，边战斗，边发动群众，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

三湾村位于湘赣交界的九陇山区，有五十多户人家，在当地山区算是一个较大的村子。当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以及疾病、饥饿等的侵袭，起义部队减员很大。少数动摇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在战斗失利、环境艰苦面前悲观失望，少数人甚至不辞而别，部队成员的情绪很低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毅然采取果断措施，对起义部队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编。在改编的动员大会上，师的领导公开宣布：去留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

一律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毛泽东同志也在改编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怕什么！”毛泽东同志还用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事例启发大家说：“工人回到矿上，还是要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去农村，地主和挨户团也不会饶我们。大家想想，我们回去还有什么出路！”一些想回家的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以后，改变了态度，决定跟着大家一起革命到底。当然也有不少人离开了部队。由于当时部队减员很多，毛泽东同志便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每个营三个连，加上原来的特务连共七个连队，还成立了军官队、卫生队等。我们从安源出来的爆破队近六十个同志，也在这次改编中分散到了各个连队，杨明同志被编入三连当排长，我被编到一连一班当班长。经过改编，起义部队虽然只剩下一团人，但这些指战员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环境考验的坚定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毛泽东同志还果断地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首次在军队中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连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毛泽东同志亲自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部队。还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如：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兵和禁止枪毙逃兵，废除了一些繁琐的礼节。经过这次改编和整顿，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

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十月三日，我们这支经过改编的革命武装，在三湾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以崭新的面貌踏上新的征程，继续向井冈山开进！

（战士出版社 1983年出版）

## 处决矿警队的八名叛徒

谢清英

我丈夫杨士杰是1926年被党组织派到安源煤矿矿警队一队的。1927年农历四月，他带队伍去攻打许克祥的部队。回到安源后，萍乡的反动派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围攻安源。战斗中我们对被俘农民讲明真相就放他们回去，并发给路费，远的发一吊钱，近的给五十个毫子。农民围攻安源近半个月，后来他们认清了反动派的罪恶目的，就纷纷退去了。

农历八月的一天，毛泽民同志到我家住，同杨士杰睡在一张床上，我与母亲住。晚上听见毛泽民对杨士杰说：“陈鹏（矿警队负责人）不肯去攻打萍乡，准备叛变，怎么办？”杨士杰说：“要想办法除掉他。”毛泽民说：“你今晚起去吗？”杨士杰立即带弟弟杨和生等人去执行。出门时约12点，到第二天三、四点才回来。我看见杨士杰衣服上尽是血，非常害怕。杨士杰说：“不要怕，我们不处决他们，他们就会杀我们的同志。”那天处决了八个叛徒，改编了矿警队，杨士杰被任命为大队长。

过几天后，是中秋节，矿警队攻打萍乡城，作战中杨士杰的耳朵负了伤。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杨士杰回来了，要我母亲给他做粑粑，带着又走了。12月12日晚，他又回来了。因叛徒舒斌的出卖，第二天早上就被捕了。在工人俱乐部被严刑拷打了一个星期，手被敌人打断了。但他表现

很英勇，12月24日被敌人杀害。

(1967年3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回忆安源工人的武装斗争

宋新怀

北伐军到安源以后，安源的工人俱乐部又恢复起来了，并且开始有了工人武装。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这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工人中进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苏联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苦性等为内容的教育。因此，在干部和群众中对革命的胜败是有思想准备的。

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接着在萍乡制造了“六五事变”，屠杀了大批革命志士。消息传到后，引起工人的极大愤慨。俱乐部召开动员大会，准备去攻打长沙、萍乡。许多工人参加了队伍，我参加了宣传队。但由于领导者采取机会主义的领导，工人们走到半路，就被迫撤了回来。

同敌人斗争，你不去打他，他就来打你。等我们撤到安源后，地主武装就来围攻我们，他们的人数超过我们好几倍，其中多数是强迫来的农民，那些土豪劣绅很怕死，农民又不愿意打仗，因而没有什么战斗力，很久没能攻进安源。当时的安源可以说是做到了全民动员，不论男女老幼都参加了战斗。我当时是在抽水站工作，这种工作不能停下来，所以没有把我编入战斗部队。仗打起来后，我利用休息时间找到一支破枪把它修好，就这样参加了战斗。像我这样做的，在当时是很多的。

敌人一方面用武力围攻我们；一方面封锁我们的交通线，使得粮食、蔬菜运不进安源，企图困死我们。我们也采取了各种办法打击敌人，我们先用分化的方法。因为在敌人的军队中，有许多人是被抓来的农民，我们在阵地上向他们喊话：“工人农民都是自己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你们为什么要替土豪劣绅卖命呢？”这果然有效，敌人的军心动摇了，许多农民开了小差，即使留在敌军里的也不听长官的指挥了。但是只靠这种方法仍不能把敌人打退，于是我们又制造了一些威力较大的武器。把石子、石灰、铁片、铁丁等放在小瓦罐中，再把火药信管插在中间。这种武器当时有个专用名字：小的叫“洋炸弹”、大的叫“土大炮”，这给敌人很大打击。敌人围攻了十天左右，没能攻下安源，而他们的队伍却日渐涣散，只好退回去。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得到了醴陵农民武装的支援，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地主武装退去后，许克祥的军队又来进攻安源。他们在萍乡杀了很多革命志士，又要消灭安源的工人武装。但当敌人攻进安源时，才发现是一座空城，我们的主力和城里多数人都撤退到了城外的山上，敌人又追到山上，我们用缴获地主武装的枪和“洋炸弹”向他们猛打，因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敌人不能停留下去，只好狼狈地撤走了。

许克祥的军队撤后，我们又回到安源积极准备秋收起义。一方面在工人中进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对工人武装进行了整顿，清除了一些坏分子，巩固了内部；同时吸收了一批青年工人，补充了新的血液，扩大了自己的队伍。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了。当时我们是第二团，团长由王兴亚担任。

我们先攻打萍乡，没有攻下，转而打老关，敌人的一个排很快被我们解决了。接着我们又攻打醴陵。当时醴陵的人民革命情绪很高，我们一进攻，他们便在城内响应，虽然城里有敌军一个团把守，也很快被我们攻克了。工人们打仗很勇敢，记得我们7个同志，当时也不懂照顾后援，只一股劲往前冲，一直打过淥江，到了城中心。接着又有几十人打到东北部山上，把敌人一直追到板杉铺，后来团里派了一列火车把我们接了回来。

攻克醴陵后，我们很快又攻下了浏阳，与毛泽东领导的一团、三团会合，但由于我们没有作战的经验，终于被几倍于我们的敌军打散了。

在起义以前，我们提出到农村去，领导农民，恢复农会，组织武装，打倒土豪劣绅；到军队去，组织士兵，进行暴动，建立工农革命军；到工厂去，组织工人，进行城市斗争的口号。我们队伍被打散后，一部分人跟着毛泽东去了井冈山，大部分人则分散到各地领导农民运动。著名的湘东农民起义就是由安源工人参加领导搞起来的。

我所参加的队伍被打散后，就在醴陵一带搞农民运动。这里的地势很重要，靠近铁路，离湘江也不远，是交通要道。因此，我们除杀土豪劣绅外，还以各种方法破坏敌人的交通。我们用土炮封锁湘江，在铁路的转弯处把铁轨和枕木的铁钉弄松，使敌人的火车经过时翻下路基，这些活动的领导大都是安源工人，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

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

当时很多地方农民运动都有很大成绩。萍乡上栗市陈桂林领导的队伍里，有几个安源籍的黄埔学生和一些人，他们原来只有十三支梭标，在一次作战中缴获了四十八支步枪，五支手枪，后来靠这批武器组建了萍北独立团。

安源的工人武装不仅保卫了自己，领导着周围的农民运动，而且积极支援了苏区红军。我们经常向他们供给武器，并派大量干部帮助他们开展工作。直到1928年与井冈山根据地连在一起。

这时期的安源工人运动，是在全国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这期间，工人武装有的被解散、有的被消灭。但安源的工人始终掌握着武器，保卫着设在安源的许多党的领导机关——湖南省委、湘东特委、安源市委。而且还大力支援了附近的农民运动，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所有这些成就，都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奋斗牺牲而取得的结果。

（原载1958年12月8日《光明日报》）

## 随矿警队参加秋收起义

周贵良

1926年，党组织派刘先胜、陈连昌和我去矿警队当兵，他们二人是党员，我是团员。我们到矿警队不久，就接到攻打长沙的命令，我们打到易家湾、猴子石后，就撤回安源进行整训。

1927年下半年的一天，刘先胜、陈连昌对我说：“湖南来人了，在张家湾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内的主要负责人都要去参加，任何人不得泄露这个秘密。”接着醴陵的工人自卫队开到了安源，带了三百多支步枪和三挺机关枪，驻扎在矿警队和下窑坡的市总工会。矿警一队一个姓龙的党员化装成和尚，到安福去联系，没几天安福的部队由王兴亚率领带着一千多支枪及三挺机关枪开到安源，驻扎在市商会。这样三支队伍就汇合起来了。

在这期间，矿警队长陈鹏要把矿警队带到汉口，投降国民党的第八军。一天下午，醴陵工人自卫队长杨明在老街见到我，把我拉进一个小酒店，我们边吃边谈。他对我说：“你这样公开的与陈鹏斗争是很冒险的。”他又让我晚上十点到市党部去开会。因我年纪较轻，很贪玩，当晚玩到十二点，我才想起开会的事情，等我跑到党部，会已经开完了。刚好又碰见杨明，他批评了我，并一再交待我说：“今晚你不要睡觉，一听到枪声，就赶到连部去。”回到家后，我抱着枪，坐在楼上。大约早晨四点，枪声响了，

我拿着枪跑到楼下，才知道陈鹏和钟义、傅子之、连长向全发等几个人已经被处决了。这天晚上共处决了八个叛徒。

过了一天，我问杨明，你们那天晚上开的什么会？他告诉我说：“开的是军事代表会，研究处决叛徒的问题。”

不久，我们就改编成正式部队，上级命令我们攻打萍乡、浏阳、醴陵。我担任宣传员。当时的口号是：

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

暴动打倒国民政府！

暴动杀土豪劣绅！

暴动胜利万岁！

我们这支队伍从安源出发，开始了秋收起义。首先攻打萍乡城，再攻醴陵城，在浏阳被敌人包围了。不久，我们冲杀出来了，队伍又经萍乡芦溪经大安里开进了井冈山。

（1968年7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二团首战萍乡城

邓凤生

1927年9月9日，天还未亮，从安源来了许多工人，带着枪、梭标、马刀、鸟铳，还带有白布里包着火药、铁片和引火线称为“洋古董”的炸弹。他们是来进攻萍乡的。当时城里由江保定的一营人守城，实际攻城之前只有两个连，13日，江保定听说工人要进攻萍乡城，才从莲花调来一连人，加强守卫，这一连人是13日下午四时左右从我家门口经过进城的。安源工人武装攻了一天没能攻进去。16日早上他们就坐火车前往老关。

(1970年4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从北伐军战士到红军战士

李仁泗

1922年8月，我由王胜先、唐文水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紫家冲有一个党支部，共十几名党员。支部下面有若干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有五名党员，组长是唐文水，成员有王胜先、李仁泗、易洪宾，还有一个不记得名字。

1925年，工人俱乐部被反动派封闭了，黄静源同志也惨遭杀害。萍乡煤矿当局开除了五六百名工人，使他们生活无着。正在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李立三同志派赵士选到安源，他要我们到广州去，说那里可以解决工作问题，于是我们五六百人分期从安源坐运煤的火车到株洲。到株洲后，接待我们的同志发给每人2块钱，又坐火车到韶关。赵士选同志给每人发了新兵符号，这样坐火车可以不要钱。到广州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当晚，刘少奇、李立三、陆沉等同志接见了我们。李立三同志说：“让你们到广州来，就是要派你们去蒋介石的部队里当兵，当发现蒋介石反共时，你们就掉转枪口去打他。”我们在总工会训练了一个多星期后，一部分人到广州农讲所去学习，准备将来做农运工作。本来我也在其中，但组里的同志都不同意我去。我们便乘苏联的轮船到汕头，在蒋介石的第一军一师一团三营七连三排当二等兵。与我同去的有宁海泉等二个人。



过了半年，北伐开始了。我们从汕头经广州、韶关、衡阳、株洲到长沙。刚到长沙我就病了，便请病假回到安源。在安源休养了二个月后，到下埠万年庵弟弟家里又休养了一年左右，病好后回到安源。刘昌炎同志让我和肖开云一起去长沙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学习。训练队由湖南省主办，学员来自各地。军事课主要学习打枪和安放炸弹；政治课学习如何做农运工作，如何武装群众等知识。原准备学习三个月毕业，但只学了四十天，就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的军队攻打长沙总工会后，又来打我们学生队，因敌人过于强大，我们只得从屋顶上爬出逃走。

我逃到安源，在矿里挖了几天煤，又发生了萍乡的地主武装攻打安源。我当时在紫家冲守电话，一天地主武装打进了紫家冲，我打电话到安源总工会求援，安源救兵来后，把地主武装击退了。

1927年9月初，总工会来电话，通知我到安源去，那里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是王兴亚。让我到团政治部当宣传员。我们共十多人，由左克城同志负责。当时，安源有一千多枝枪，给每个士兵发了两个符号：一个是白布的工人符号，另一个是红布的士兵符号，上面都标有姓名和号码。颈上还系了条红带子，作为标记。

9月11日，吃过早饭，我们坐火车去攻打萍乡，打了一天，没能攻下来。我们又坐火车经阳三石去攻醴陵。攻克醴陵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钱。到晚上，敌人又纠集力量来围攻我们，我们便步行到太屏山里的一座宿营。第二

天早晨出发经金刚头到浏阳，早饭后攻克了浏阳。我们放出被关押的100多名农会干部，并要城里的店铺开门营业。不久敌人又追到浏阳，我们由王兴亚带领，向浏阳东面突围，但是被敌人冲散了，

**（1970年5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秋收起义中的女战士

杨秀兰

起义军打浏阳时是在1927年攻打许克祥的军队以后。我们是晚上出发的，穿的都是男人的衣服，手持梭标、大刀，跟在工人队伍的后面。沿途发生了战斗，因我们走在后面，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我们的任务是押送土豪劣绅和造谣惑众的坏分子。攻浏阳我们取得了胜利，后来敌人增加了兵力，在反动派的强大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撤回安源，与我们一起去的范秀和余梅英在浏阳失利后被捕，在湖南的监狱里关了几天，后来敌人看她们只有十五六岁，还是小孩，就把她俩释放了。

（1982年11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秋收起义中的莲花农军

王庆生

杨良善是我们这一带的大土豪，在他家里办了地主武装团练局，但只有四支枪。后来农民运动兴起，杨良善也参加了革命。由二十八都各村出钱买了四十支枪，组织起了农民自卫军，团长是甘雨生，杨良善任队长。

1927年上半年，我们攻打了县保安队，缴了五十余支枪。后来接到指示，要我们去宁冈编队，于是留下二十几支枪给陈兢进管理，我们带了七十余支枪到宁冈，参加编队的有永新、宁冈、安福、莲花四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分编成四个连，莲花县的农民自卫军由杨良善任连长。

编队后部队经过永新、安福到安源去会合，走到安福时，遇上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第四连叛乱，开枪打我们，我们因而没能进安福县城，就从武功山到新店里，再到萍乡，经山口岩时还和当地挨户团打了一仗，然后去了安源。

到了安源后，部队又进行了整编。参加整编的还有安源工人，我们编为第四连（注：即秋收起义部队的第二团第四连），王兴亚任团长，杨良善任连长。我们这一连都是莲花人，有八九十支枪。

整编后我们去攻打萍乡县，出发时有几千人，萍乡没有打下来，就坐火车到醴陵，原准备打长沙，但没有去。在醴陵休整了三四天，又去打浏阳，活捉了浏阳县长。不久，国民党何健的部队两个师来围剿我们，上级命令我

们四连守东城门，由于敌人过于强大，城门守不住，我们就从城里向外冲，过吊桥时，因敌人火力很猛，我们牺牲了很多人，冲出来后一连只剩下三十多人了。其它连队也都在冲出后到文家市去会师。

我们三十余人准备回莲花，经萍乡过上栗市时，又与萍乡的地主武装打了一仗，后转到安源。不久，萍乡的敌人追了上来，在安源附近的山上把我们包围了。因没有饭吃，大多数人又被打死，最后只有杨良善及他的勤务兵王志福和我冲了出来。

（1970年12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秋收起义中的岳北农军

廖冬生

1925年，工人俱乐部被破坏后，我逃到了岳北，在那里搞农民运动。当时由赵国臣、刘东轩、谢怀德等人领导，我担任过三四个月的纠察队大队长，岳北农运被军阀赵恒惕破坏后，我对纠察队员说：“你们愿意跟我走的就跟我走，不愿意的，可以留下来，或回家去。”大家都说愿意走。于是我就带了一百多人经攸县、茶陵向安源进发。白天怕被敌人发现，我们就晚上走。没有吃的就去打地主。走到攸县时遇到一个老百姓，他问我们是什么队伍，我们说是农民协会的，是打地主的。他告诉我们附近有个姓旷的地主，家里几个儿子在外面做官，有几百担谷子。我们让他带路，到地主家里，让他给我们交来两百斤米，但地主说没有，我们便在他家里搜，果然在地窖里找到许多大米，我们把米挑走，吃不完的就分给老百姓。这样，大约走了三四天，到达安源。那时，安源已经成立农军第二团，我们这批人也编在这个团里。

当年，中秋节的晚上，我们组织了四十余人，每人带着四枚手榴弹，用纸包好，上面放满果品，装扮成送礼的样子，混进萍乡城里，埋伏在四座城门附近，听到城外信号一响，我们就将手榴弹拉响，接应大部队攻城。但攻到第二天早上仍未攻下来，只搞了十几支枪，便撤出了萍乡，去攻打老关、醴陵。因我们的弹药较少，就用油桶里

放爆竹，迷惑敌人，使他们摸不清有多少人攻城。打了两个多钟头，攻下醴陵城。而后，又去攻浏阳，到下午五点多攻下了浏阳，我们进城后，没有搅扰百姓，且买卖公平，很受老百姓欢迎。攻下浏阳后，由于大家失去警惕性，被敌人包围在浏阳城里，在突围过程中，牺牲了许多同志。我的头上也被子弹擦伤，敌人追上来，拿走了我的枪，但没有发现我没死，等他们走后，我爬到一户姓王的老百姓家里，在他家养了三天伤。

（1971年6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秋收起义中的醴陵农军

黄疆犹

1927年5月21日，长沙军阀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他捣毁了省工会、农会，制造白色恐怖。而后带领军队沿株萍路到醴陵，声称要取消农会。我们听到消息后，很快把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湘东赣西工农义勇队”，向长沙进攻。在醴陵，以区为单位，每区一个大队，多的有几千人，每人一件武器，大多是梭标和大刀，声势很大。我们从泗汾出发，到醴陵搭火车，坐到株洲。一下火车就同敌人交火了，工人纠察队攻打正面，我们从右翼包抄，没有与敌人直接交火，只捉了一些暗探，当时就处决了。在株洲坚持了大约一星期，由于敌人过于强大，终于抵抗不住，就退了回来。我们一撤退，敌人跟着就进了株洲城。我们回到家后，敌人便开始清乡，搞垮了农会，并大肆屠杀干部，南乡的党支部书记邓寿华就是被敌人杀害的。我们在乡下也站不住脚了，只好隐蔽到安源去。我去安源前，醴陵县的一些负责人都已去了。我们同去的有易汉飞、刘宗帮、易超全、易大本、易向文、易槐林及我们县里的负责人李文全、汪泽家等八人。到安源后，准备安排我们的工作，让我到子弟学校去当教师，因当时形势很紧张，我没有去。在安源时，由于醴陵的敌人常去抓人，也没能开展什么活动。我们与火车司机联系好，敌人一来，他们就拉响汽笛，我们便躲到矿井下去。敌人走后，再通知我们出来。



在安源大约住了一个月，离开前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同志召集我们开了会，参加会的约几百人，不都是醴陵的，会场只点了一盏马灯，只能听到声音看不清人。因为过去我听过毛泽东在醴陵先农坛讲话，所以知道是毛泽东在讲话。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回到各地去，积极准备斗争，不要逃避斗争，这实际是在布置秋收起义。果然我们回到醴陵不久，就爆发了起义。

（1972年6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秋收起义中的醴陵工人纠察队

易汉钦

1927年我在醴陵做油漆匠，在那里我参加了总工会成立的纠察队，大队长是周昌昭。5月间，纠察队奉命去攻打长沙，进发到易家湾时，易金华要我到安源去，他说：“队伍可能要退到安源去。”果然没几天，一百多名带着梭标、步枪的纠察队员就到了安源。不久，许克祥的军队到安源，我们就撤至上埠、中埠一带。许克祥的军队走了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安源。一天，周昌昭叫我们到中窑坡的讲堂开会，周昌昭说：“现在纠察队暂时编入矿警队，我们编入矿警一队，队长由杨士杰担任，驻扎在北街，进行新兵训练。”八月，全队又进行了改编，陈鹏任营长，杨士杰任第五连连长。陈鹏是湘乡人，所以大多数的连、排长都由湘乡人来担任。一天晚上，杨士杰召集我们连的非湘乡人班、排长开会，让我们带好队伍，不许士兵外出，特别是湘乡人不准外出。他对我们说陈鹏准备叛变，要我们当天晚上处决他，要我去执行任务。我说：“我是新兵，没有经验，怕完不成任务。”杨士杰便带了两个人亲自去执行，布置我守住矿警一队的后门，不准任何人从后门出去。而后杨连长先到营部处决了陈鹏和营部文书，又到盛公祠处决了八连长，当晚共处死了八名叛徒。

中秋节的晚上，我正在家里吃饭，连里派人来让我到连部去，到连里后，杨士杰说：“今晚不要走，有事要发生。”

并让我们都换符号。发的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新符号，不是以前的“国民革命军”。杨士杰又命令我们到张公祠集合。每人发了两块大洋。大约十点，杨连长带我们经万家冲、流汇桥去攻打萍乡城北门。守县城的是江保定率领的一个工兵营，攻打城东门的部队首先开枪，但枪响后，敌人便将城门关闭。由于敌人城坚枪利，我们很难攻进去，只能隐蔽在一片柑子园里。送饭的伙夫被敌人打死了，我们只得在山上找点红薯充饥。当晚我们在丹江集合，坐上火车。起初我们以为回安源，到天亮大家才发现已来到湘东，吃过早饭，去攻打老关，而后又攻下醴陵，11月又攻下了浏阳城。占领了浏阳后，团部命令我连巡查街道，维持秩序。我们刚走到街上，就听到枪声四起，这时东城和西门已被敌人包围，我们只得走南门的浮桥突围出去。

(1970年8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攻克醴陵城 工人当县长

张明生

我从彭泽调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后，跟随部队向广东海陆丰撤退，走到广丰县时，我与十几位同志又回到了萍乡。到萍乡后当地党组织要我们到湖南去，到了湖南，省委指示我们去安源，还派了邓乾元同志与我们一起去。当时安源已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只等党派人去领导，安源矿警队有二百多枝枪，队长是陈鹏。“马日事变”后，陈鹏企图把二百多枝枪带到国民党的部队去，地下党组织掌握了这一情况后，在一天晚上以开会为名，将陈鹏等八名叛徒处决。使得党领导了这支队伍，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是王兴亚。在这以前毛泽东同志到了安源，后来，安源市委派易少卿等三人送毛泽东同志去了铜鼓。

我们在安源整编好队伍后，就去攻萍乡，因敌人强大，没攻下来，便坐火车从老关进军，在八里坳下车去攻打醴陵城，醴陵周围四乡的农民自卫队在县委的统一调动下，配合二团攻打敌军。攻城时，我攻中路，从城南门攻进了醴陵，且缴获了一百多枝枪。

进城后，县委经过研究，任命我为县长，并且给了我一枚“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的长方形公章。为了加强治安，我派了一个排在城里巡查，并且出了安民告示，请市民照常营业。为了保证市民的正常生活，还抓了一批强买强卖、逞强霸道的不法分子。在人民广场开了军民

联欢会，还在状元洲搭了个台子，向老百姓分发地主的衣物。

我在醴陵只当了两天县长后，接到省委的撤退命令，我们就坐了火车到老关，攻打浏阳城。

(1967年10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为工农革命军当向导

吴德祥

1927年9月的一天，我到圳口去玩，有一支工农武装部队从桐木方向开到圳口，我走上前去看，一个士兵请我帮他们挑枪，我便挑了四条枪跟他们走。没走多久，有个士兵问我是否知道去芦溪的路，我说：“知道。”于是他就让我到队伍的前面去当向导。走到枣木桥，又找了两个曾和我一起做纸的人来挑枪，一个是温隆彬，另一个是李子秋。

这支队伍约八百人，大多数人穿灰色军服，一部分人穿便衣或学生服，武器大多是步枪，也有手枪、机关枪和迫击炮。每人背一条毯子，一个水壶和一个米袋。少部分人骑着马。队伍中间有一些担架抬着的伤病员。

部队从桐木出发，经圳口、枣木桥，中午到了小洞，下午两点到了快荣，我们就在路边休息。负责宣传的同志，把老百姓召集到土豪黄金源家门口的坪里开会。因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又很怕土豪，所以只来了几十人。针对这一情况，搞宣传的同志对群众讲：我们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土豪劣绅是喝我们的血的，他们剥削我们，压迫我们。我们应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让老百姓去抄黄金源的家，但只有少数人去了，我们调来搬运队，从土豪家里抄出大量钱，粮、布匹和衣服，我们把一些布和衣物留下给老百姓。大约过了一

小时后，我们又出发了。经暗田到达小枧，这时天已快黑了，我们约七八十人住进了沈家祠，其余部队住在小枧街和附近。我记得沈家祠是在小枧街头路边，旁边住了一户人家，我们用自备的炊具在那家的灶上做饭。吃过饭后，连长跟我们谈话，要我们去当兵，我们都同意了。登记后，把我编入炊事班，李子秋和温隆彬编在另一班，并给每人发了符号和系在脖子上的红带子，还发了一吊钱，这钱比我们六个纸工的工钱还要多。

第二天吃过早饭，部队出发了，我跟着炊事班走，经羊子山、楼下、泉江到芦溪。这时太阳已快落山了，我们在一家杂品店里驻扎下来。做好饭后，又接到出发的命令，只好又挑起饭菜走。大约走了十几里路才宿营。第二天天亮后，同敌人交了火，只听见枪声响成一片，我和温隆彬冲出后就回家去了。李子秋的下落不明。

（1970年5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工农红军在芦溪

周庆长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文家市。第二天由毛泽东同志率领向井冈山进军。沿途经过桐木、小枧、泉江堰，于9月22日到达芦溪。进入芦溪后，部队分别驻扎在羸场、林家祠、狮子崖李家屋场、高楼、更田欧宗祠、五家坊、象形里沈家祠一带，人数大约有二千人。部队服装不一，有穿便衣的，也有穿灰色军服的，颈上系着红色带子作记号。大部分人有枪，另一部分人背着梭标、马刀。

毛泽东率领的这支部队纪律很严，进入芦溪后，大多住在祠堂庙宇里，尽可能不占用老百姓的房子，如确需占用，也先经房东同意。第二天走时，将房子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部队住在黄年妹的家里，桌子上放了三吊六百钱分文未动。队伍到高楼、更田时，还杀了一家土豪的猪，分给老百姓。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爱戴，许多人帮部队带路、挑东西、抬伤病员，红军都付了工钱。这一切都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们为“自己人”。

在芦溪宿营一夜后，起义部队分两路于9月23日向大安里进发，在途经山口岩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和萍乡反动地方武装的围击，经过激烈战斗将敌人打退，队伍胜利进入大安山区。

（1970年6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安源纪念馆）



## 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

陈士榘

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六月间协助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组建起来的。它的正式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当时它驻在武昌国民政府——旧督军府院内，所以都叫它为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同志，是由叶挺同志提名，聂荣臻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军委给他交代任务而派到警卫团的。团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团副兼辎重队长范树德。这个团原有第一、二两个营，第三营是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编入的。第一营营长余洒度，第二营营长钟文璋，第三营营长陈浩。全团共两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是江西安源煤矿和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以及湘鄂两省农民运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

我原在武汉的中共湖北省委主办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学校里学习。团校对外称湖北省青年学生军事训练班，是专为我党培养军事骨干的，负责主办的是董必武同志。我在团校学习了一个多月，因局势变化，七月，团校停办。女学员分配到各地工作，男学员一百多人应卢德铭同志要求，全部编入警卫团。我被分到二营五连，连长叫吴会治。我和何长工，熊寿祺等同志在一个班。在警卫团的还有何挺颖、宛希先、陈毅安、刘炎、欧阳建人、胡炳田、沈联雄、郑重及杨梅生等同志。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下午，警

卫团离开武昌东进。临上船前，又有二十四师新兵营的伍中豪、黄瓚、谭政、张宗逊、杨立三、韩伟等来到警卫团。

警卫团这次行动，是为了去汇合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队伍。这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八月一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八月二日一时，卢德铭团长同时接到两封电报：一封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要求警卫团到九江待命；一封是我南昌起义部队发来的，说已举行起义。卢德铭同志和其他领导人商量的结果，以听从张发奎的调动为名，公开率领全团乘船东下，到黄石附近改行陆路赴南昌汇合起义大军。

八月三日早上，部队在黄颡口登岸，改行陆路，到达阳新。八月五日继续进发，经排市、九宫山、武宁、靖安，到达南昌西面的奉新县。在靖安、奉新，我们碰到了王良、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他们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学生。分校后改编为教导团，团长是侯连瀛，党代表恽代英。本来教导团也是和警卫团同天乘船东下的，他们出发比我们晚一点。当我们的船在黄颡口靠岸时，看到他们的船队，共九条木船，编为三排，由一艘拖轮拉着顺流而下。警卫团集合各连号兵，进行联络，要他们停止前进向我们靠拢。可是他们没有停船，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回答。我们只好惋惜地看着他们远去。当他们行至九江，便被张发奎部队缴了械。王良、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逃出九江，在中途打听到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于是又转到高安，经组织安排加入了二十军独立团。他们还告诉我们，张发奎部队占领南昌以后，派了两个团沿江截击警

卫团。我们听后，都庆幸从陆路前进是走对了。

到了奉新，卢德铭团长、辛焕文指导员、韩浚参谋长化装成老百姓到武汉找组织汇报情况去了，部队由一营营长余洒度负责指挥。后来，部队由奉新开到高安，想追赶南昌起义部队，这时已追不上了。于是，警卫团又沿上富，翻过五梅山，折回修水城。部队到修水后将原王天培残部，即邱国轩部收编了。在收编前，将该部一个无恶不作的营长枪决示众，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护。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警卫团决定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义作掩护，造了全师花名册，派人到南昌请朱培德收编，同时刻了关防印信及征税收据。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师部，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民自卫军，此时也到了修水，编为卫队营，余贲民为副师长。警卫团编为第一团，钟文璋为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团长；第二团情况不详；铜鼓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三团，苏先骏为团长；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邱任团长。罗荣桓同志领导的通城、崇阳一百多人的农军也来到修水，编到师部特务连。修水地区出木材、茶叶、纸张和玉兰片。当时正是竹木等上市旺季，税收数目是很可观的。师部特务连（原警卫团五连）抽了十几个人，由何长工同志带领做税收工作，我也以见习参谋的身份参加了，直到秋收起义时才收回来。

听说卢德铭、辛焕文、韩浚秘密到了武汉，找到了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同志，向她汇报了部队开赴南昌的情况。向警予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回部队参加秋收起义。临走时，组织上还给了他们

三千元活动经费。当他们途经大沙坪时，遭到地方民团袭击，辛焕文同志牺牲，韩浚被俘，卢德铭同志由当地农会干部掩护，于中秋节前到渣津赶上部队，并担任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

秋收暴动前，发给每人一条红布，系在脖子上，作为起义的标志。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番号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改为镰刀斧头红旗。我们系上红布条，喊着“要把红布系在颈上，只顾革命不顾生”的口号，为自己成了工农革命军的战士而自豪。

九月九日，第一团向湖南开进，去攻打平江。原计划是一团、四团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县城；三团取道东门市与二团会合进攻浏阳县城。得手后，分三路会攻长沙。但当时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内部严重不纯，对收编的第四团没有进行改编。在行动时，邱国轩率四团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突然袭击，被敌打跨，其它两个营在金坪失利；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县城后，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损失殆尽。秋收起义失败了。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同志毅然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前敌委员会命令师部和一团到文家市与三团余部会合。九月十九日，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共有一千多人。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十九日文家市会师，当晚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二十日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三湾改编时将部队缩为一个团。据我回忆，情况不是这样。文家市会师当天，即进行了整编，撤销师部，将部队编为一个团（缺二

营)，师部所有工作人员编入连队当战士。三湾改编主要是支部建在连上。部队离开文家市也不是在二十日。二十日正准备出发，突然接到停止行动的命令，部队又返回原地宿营。原来是毛泽东委员来到了文家市，同我们会合了。那一天我正在站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

毛委员一到文家市，就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并马上见之于行动。用事实表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我们立即出布告，宣布没收附近一个姓彭的大地主的财产和谷物，分给当地群众。开始没人敢要，后来战士们挨家挨户把东西送去，并发动群众自己去拿。老乡们看到工农革命军支持他们，就什么都不怕了。有一个战士从地主的箱子里拿出一件长袍，几个农民同时伸手抓住了，谁都不愿意松手，结果将袍子扯成几块，各执一块。后来毛委员常举这个例子，说明绝对平均主义的危害，教育大家克服平均主义思想。

毛泽东同志到达文家市，不顾长途跋涉和战斗的劳累，当晚在师部驻地里仁学校召集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形势，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目前我们攻占城市已经不可能。要改变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势力。毛泽东同志指着一张地图说，这里象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适合我们作落脚点。他分析说，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交界地区。北段不如中段险要，太靠近城市，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南段虽地势

较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险要，崇山峻岭，峭壁耸立，森林茂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由于离城市较远，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而革命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湘赣两省，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来不及摧毁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农民协会等组织依然存在，是聚集革命力量的好地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得到了前委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当时师长余洒度极力反对，他看不到革命处于低潮，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形势，坚持攻打长沙，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毛泽东同志对余洒度的错误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卢德铭同志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工农革命军一千五百多人和三百多当地干部、群众在里仁学校操场集合，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聆听毛泽东同志讲话。毛泽东同志首先请部队坐下，他说，我们现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但是要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不了这个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它的买办性、动摇性、软弱性，当革命势力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就要背叛革命。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决、最彻底，阶级觉悟最高。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失去的只是脖子上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人类的解放。

毛泽东同志继续讲，当前中国革命形势正处在低潮。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新的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中国革命从来就是前仆后继，没有间断过的。至于革命高潮什么时候到来，就要看我们的革命工作做得怎样了。中国是一束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便会燃烧起来。我们的革命，不是孤立的，它有国际共产主义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国内各族人民的支持，所以虽然有困难，但只是暂时的。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光明就在前头。他还诙谐地说，你们都还年轻，嘴上还没有长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轻人呢？我希望中国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这些话，打开了我们的心窗，使人豁然开朗，秋收起义失败后的那种沮丧心情被一扫而光，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又坚定起来，确信自己闹革命的路子是走对了，下决心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罗霄山脉中段是反革命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曾经受到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革命的基层组织多数仍然存在，国民党反动势力还未来得及摧毁它，那里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我们在那里发动革命，等到统治者得到消息后，革命势力已经形成了。所以，罗霄山脉中段地区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建立革命政权的，我们有了落脚点，有了伤病员也就可以养病养伤了。中国的土匪，是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的，从来没有消灭过。反动分子骂我们是“匪”，我们不是过去那种杀富济贫的“土

匪”，我们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消灭人吃人的不合理制度，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一席话，使我们充满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气。我自己感觉到浑身都是劲，再苦再累也不怕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引下，我们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军了！



# 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

何长工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党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即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于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决定实行土地革命，确定在湘、鄂、赣、闽、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还奔走于湘、赣两省边界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之间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随后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占领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我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一个班长。警卫团在北伐战争中，是我们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所编成的一支部队。“马日事变”后，这个团就组织招募委员会，在湖南、湖北招收在乡下站不住脚的工农革命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这个团里来。我大约七月初也到了这个团，编入了第五连任班长。我们这个团编得很大，我们一个连就有一二百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县委一级干部，团长卢德铭曾任叶挺独立团的营、连长，系中共党员。还有很多是大学生，编得这么大就是准备拉走。我们一到部队就开始紧张的训练，准备革命的起义。

七月下旬，警卫团接到参加南昌起义的命令后，便乘船离开武昌，途中得知九江为张发奎部所占，经九江赴南昌的路被切断。因此，船到湖北阳新县的黄桑口，便弃船登陆绕道武宁、靖安、奉新、高安等地。在武宁遇到同样去参加南昌起义被阻、从永修涂家埠返回的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军。这时苏先骏率领的浏阳农军已经安义、奉新、高安开赴铜鼓。警卫团离开武宁后，余贲民部便继续在武宁留了一段时间。警卫团到达奉新得知“八一”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到了赣南、粤北地区。这时朱培德还在樟树集结部队设防，并准备架设浮桥以对付我们。我军又返回奉新。在奉新有一个叫史保亭的连长，企图制造兵变，枪杀卢德铭同志，投靠反动派。这一事件被我们发觉后，即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在奉新予以枪决，粉碎了这一反革命事件，巩固了军心，提高了指战员的觉悟。在奉新召开了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决定到湘、鄂、赣边境三省四面环山的修水整休待命。后经高安于八月中旬进驻修水。在修水我们赶走了邱国轩匪部，砸开了监狱，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个星期后，休整安排就绪，修水县城秩序井然，这时卢德铭、辛焕文、韩骏等三人离开了部队到中央请示工作，部队便由一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指挥。接着平江农军和崇阳、通城农军也都先后到达修水。这时国民党江西军阀朱培德派了徐景祥到修水去谈判，拉拢我们把部队带到永修涂家埠去整编，妄图一举歼灭我们。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也就将计就计，也派了宛希先同志前去谈判，以麻痹他们。谈判

时借口部队连日来行军疲劳，拒绝开赴永修。为了蒙蔽敌人，趁机准备起义，提出了一个朱培德难以接受的受编不受调的难题，以拖延时间。部队驻修水期间在修水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下，还派了李腾芳营长率一营人配合当地农军打下了西乡一个姓曹的大地主，为修水人民除了一害。当地党和群众也在各方面给予部队以很大的支援和爱护，如帮助部队侦察敌情，传递情报，老大娘、大嫂子帮助战士洗衣被，各种组织给部队送菜送粮。我自己在一个何家祠堂参加过一次群众的捐献大会，他们把义仓的粮食都捐献给了部队。因为我自己姓何，所以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

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同志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同志为秋收起义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警卫团和平江农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醴陵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兴亚；驻铜鼓的浏阳农军和警卫团一营编为三团，团长苏先骏；由罗荣桓同志做工作争取过来的夏斗寅残部编为四团，团长邱国轩；崇阳、通城农军编为师特务连，连长谭希林，党代表是罗荣桓同志。并叫我们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旗子和袖章的图案还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于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便在内部正式成立了。我记得师部当时就驻扎在修水城内的商会

里，团部驻在紧靠师部后面的山脚下的一所学校里，当时叫凤献读院。师部的左侧有一个庙（城隍庙），医疗队就驻扎在那里。再过去一点有一个冷家祠堂，就是师部特务连的驻地。部队到修水后还招了二百多名新兵，修水县政府法警队由于党做了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二十多人参加了起义部队。新兵招募站就设在过浮桥后进城不远的孔庙里。师部机构比较全，下设有参谋、副官、军要、军械、医务、被服、经理，还有兽医等八大处，这是因为警卫团由武汉出发时，拖出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的几大处，原警卫团是没有这样庞大组织的。师部除住师的领导和警卫、勤务人员外，其它人都住在团部。我当时是师部参谋，杨立三同志是师部副官，也都是住在团部的。

起义前夕，师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开了一个“山口会议”。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清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师的领导，还有一、三团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会议决定将原警卫团的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充实第三团，加强第三团的基层领导，因为当时三团的战士还是能打仗的，但班排干部却有不少是地方的党政干部，在指挥打仗上还缺乏实践经验。同时，为了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力量，把原警卫团的第五连——大革命时期是原工、农会的负责人，当时叫干部连，充实到各连，有的担任连长、副连长，有的担任连党代表。通过毛泽东同志和党的组织艰苦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秋收起义的暴发已是箭在弦上了。起义前夕卢德铭同志已赶回部队，正式宣布就任秋收起义的总指挥。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震动中外的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了。卢德铭同志向部队讲了话，并带领大家庄严宣誓举行起义。在迎风招展的革命红旗指引下，手持各种武器，怀着祖祖辈辈做牛马的旧恨，和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叛变革命的新仇，向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阶级展开了英勇顽强、气壮山河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页。

师部及所属一、四团在修水起义出发后，当天进驻渣津镇，在渣津召开了上千群众参加的大会，宣传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第二天（也就是中秋节）拿下朱溪厂随即越过修平边界胜利占领平江龙门。当前卫部队一团二营与四团向长寿街出发，准备攻打长寿街时，军队行至距长寿十五里的金坪与湘敌何健部发生激战，收编的邱国轩四团趁机叛变，从左右两侧袭击我部，致使二营遭受损失，遂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后经浏阳东乡白沙到文家市与其它几支部队会师。

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不时送茶送水进去，知道一些主要情况。会议斗争是很激烈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大多数前敌委员，根据起义后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主张改变原来“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余洒度却顽固坚持继续攻取长沙，只是由于大多数同志同意毛委员的正确意见，才最后放弃原来冒险进攻长沙的计划。

九月二十日,部队从文家市出发,经过芦溪一战,总指挥卢德铭同志光荣牺牲。后又经过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研究了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关问题,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胜利到达了茨坪,将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从此,毛泽东同志就在雄伟的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黄兰整理)

# 秋收起义在修水

赖 毅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组织了秋收起义。我在修水参加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并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的鄱县水口，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伍中的一员。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但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无尚的光荣和幸福。

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军中搞宣传工作，并受军训半年。随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看见到处都贴着标语，这里欢迎蒋介石，那里欢迎汪精卫，还有欢迎什么张静江，心里就很不是味。不久，宁、汉分裂对立，部队中的党代表也都不存在了。我看到这些情况不对，就愤然离开部队，回到家乡湖南平江，组织农民自卫军，搞工农运动。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余贲民带领平江工农义勇军到修水和浏阳的工农义勇军汇合，编为贺龙的二十军独立团，去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我被留在乡下搞地方工作。不久，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乡下蹲不住了，就经平江的龙门场、修水的渣津、马坳到了修水县城。同我一起到修水的有三个人，都是党留下来搞农运工作的干部。当我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山城时，在不很远的地方，就有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新兵招募站”映入眼帘。我们打听清楚，这就是党领导下的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

队，因来不及赶上南昌“八一”起义部队而返回修水驻扎。我真是喜出望外，很快就报了名，真有点象孩子回到了久别的母亲身旁，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依偎之情。

我刚到修水时，开始分在二连当兵。因我在北伐军中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军事基础知识掌握了一些，三天后就被调到特务连当班长。特务连是驻扎在离师部不远的冷家祠堂里，是由湖北崇阳、通城两县农军组成的。连长是谭希林同志，党代表是罗荣桓同志，连部驻扎在下堂前进门右边的一个房间里。当时生活是很艰苦的，连长他们下门板睡觉，我们这些战士就铺些稻草，分排、班睡在地下，被子是用灰色布做的夹被。我到修水住了十几天时间后，就举行了秋收起义。

部队在修水驻扎期间，在修水的西乡打了一个姓曹的大土豪，是派李腾芳同志带一部份战士去的。去了几天就打下来了，缴获了很多的粮食、钱，还有几匹马。除一部份留作军饷外，大部份分给了穷苦老百姓。在修水我记得主要是搞军事训练，因为部队包括武汉警卫团和各县的工农义勇军，军事素质较差，天天三操两讲（三操，早上、上午、下午出操，二讲，上下午各一堂军事或政治课）。军事训练内容除队列训练外，还有瞄准射击，投弹拼刺刀。训练地点以连为单位，在各连驻扎地的操场或比较开阔的地方。政治课除讲授革命道理外，还教唱一些革命歌曲。我们的连长谭希林同志是个年轻人，爱动、爱唱，整天蹦蹦跳跳，他就经常教我们唱歌。我记得当时最爱唱的歌有《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和《工农暴动歌》。



驻扎修水的师部和一团武器装备是齐全的，战士使用的全部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各营，连还配备有轻重机枪。部队的给养，一是武汉警卫团从武汉带来了一些，二是在修水打土豪搞了一些，三是县城商会筹了一些款。在修水我们添制了大批衣被，从头到脚都穿的灰色军装。部队还有几匹马，首长们很少骑，常常拿来驮东西或给伤病员骑。

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在修水驻扎有一个左右的时间，开始是以“国民革命军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名义驻扎的。用这个番号，主要是缓和同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当时用的印鉴是长方形的，我刚到修水时从余洒度、余贲民二人签署的布告上看到的。

起义前夕，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诞生了。部队的编制是三三制，一团三营，一营三连，师直属机关有特务连，还有副官处、参谋处、军要处、军械处、医务处等几大处。师部还根据上级指示，设计制作了军旗，师、团、营、连都有，只是大小有别。中间是一个黄五角星，五角星上是黑色镰刀斧头，旗杆旁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团×营×连”字样。每面旗子还有一个油布套子。起义战士每人发了一条红布做的识别带。

九月九日，部队从修水起义出发。当时，准备打长沙，是在平江龙门过的中秋节。前头部队到距长寿不远的金坪时，遇到改编的第四团邱国轩部的叛变袭击，与之同行的一团二营被冲散了。我们师部和一团的一、三营便立即改道行军，到官舍宿营。在这里收集了被冲散的二营

的部分战士。第二天便到了黄金洞。后来从黄金洞到了修水一个有天主教堂的地方，叫台庄，后又经铜鼓的山溪坳到了离文家市不远的地方和三团汇合了。听说三团在东门也遭到敌人袭击，受了一些损失。这时部队的士气低落，十九日到了文家市。在文家市里仁小学操场上召开了几支部队的会师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毛委员说：我们打了几仗，战士们很勇敢，由于敌强我弱，打了几个败仗，这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我们不能去占大城市。中国是封建割据，军阀各霸一方，凡属几省几县交界的地方都是没有人管或是管不着的，所以我们要到湖南与江西交界的，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的中段去休整我们的部队，开辟革命的根据地。听了毛委员的讲话，部队活跃了，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觉得革命又有了方向，有了门路。第二天毛委员就带领我们向井冈山进军了。途中在芦溪打了一仗，后到酃县水口，休息了六天，在水口，前敌委员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根据起义后战士们的表现，发展了一批同志入党，我就是在水口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我记得毛委员亲自在水口一条小街上的一个祠堂里，带领我们举行入党仪式。

在水口，余洒度认为当师长没什么意思，谁也不理，就大摇大摆地走掉了。经过哨口时把他扣留下来，认为他是个师长，不好怎么样，只好报告毛委员。毛委员领导英明，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出来了。毛委员说：要走就让他走，他不愿干就算了。并且亲自与他谈话，坚定的表

示，我们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你要走就走吧。余洒度就这样脱离了革命队伍。

以后到三湾改编，毛委员决定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军队的基础。就这样，工农革命军经过千里转战，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胜利到达茨坪，将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就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黄兰整理）

# 秋收起义的第一团

杨立三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反动派在湖南发动了“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当时，我是一个区的农民协会委员长与共产党支部书记，在敌人两个连的搜索下，不得不走到武汉。经湖南区委(当时不叫省委)介绍到在武昌一个小花园里办公的党中央军委。我初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命我随同陈赓同志去二十四师叶挺同志的部队工作。到了武汉黄土坡二十四师留守处，我又被派去湖南任新兵招募委员，随即同由安源一百多工人组成的一个新兵连回武汉。党就决定我任这个新兵连(当时称第九连)第一排排长。这个工兵连的共产党员大约占二分之一左右，加上湖北天门十多个青年学生，又都是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党的领导力量很强。我们二十四师补充团首先组织了一个营(除我们连外，其余几个连都是湖南、湖北两省来的农民及若干做过工农运动的同志)，就开始了紧张的暑天练兵。

在七月二十几日(忘记了日期)的晚饭后，我们游历蛇山回营时，连长黄赞(党员，黄埔学生)通知我今晚有紧急行动，嘱我将全连部队即刻准备好。黄昏以后，我们全营就静静的开往当时国民政府警卫团的营房，一天一夜不准一个人出营门。第二天黄昏时，宣布我营编入警卫团为第三营(警卫团原第三营大概因为有守卫勤务而留下)。

团长是卢德铭同志（共产党员）。接着，全团以不到两个钟头的时间，迅速登上了长江中一艘大轮船。我们三营载在船的最高一层。轮船立刻启碇了。歌声起处，军旗飘扬，舳舻直下，破浪中流，站在船的最高处，远望浩荡长江，其雄伟难以形容。连长秘密通知我说：“上级党指示，现在反革命在全国各地进攻革命，武汉政府已经动摇。党的任务仍是打倒帝国主义……现在是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实行土地革命。我们奉命开往南昌去，要与二十四师会合。”当时我们这个营尚未全部武装起来，每连只有二十三支用作新兵操练的不大好的步枪。

第二天天明后船泊黄石港，团长卢德铭同志事先派出沿江侦察的小轮船。此时回报九江方面有反动军队布防，不好通过。团长就决定由黄石港登岸，从陆地步行去南昌。当时见到长江中有部队连舟东下，卢团长知是我教导师，也是奉命开往南昌的，便发号音通知停止。可惜江大水遥，号音难达，未能阻止住。后听说该师经过九江时，被反革命军队全部缴械。我军在黄石港登陆后，以两天行程到达阳新县城，向县政府筹发每人十文铜元一百枚。休息一天后，经水路乘了一程船，又步入武宁城，跨过九青山脉，进入靖安。我军在城外野营一夜，继续向南昌前进，到达南昌附近的奉新县城。因连日暑天行军，战士们非常疲劳，遂就地休息了一天。这时候，得悉南昌暴动的部队于我们到达奉新的前一天，已撤出南昌向南行动了。团长卢德铭同志认为已追赶不及，不得不放弃与大军会合的企图，折向西进，到达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之修水县城。与江西朱培德交涉，以江

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取得在修水暂时休整的机会。

大概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党发动了秋收起义，我们第一团受命向平江出动。那时，我生病月余，不能在连工作，师委调我到师部任副官。到师部后，就知道了起义的战斗计划：一团与四团消灭长寿街敌人后，进攻平江县城；三团经东门、达浒进攻浏阳县城；二团打下醴陵后，与三团会合攻浏阳。三路兵马同时出发，得手后，合攻长沙。师部新制了一百面大红旗，于阴历八月十四日由修水城出发，第二日在渣津过中秋节，第三日进到龙门。谁知一到龙门就传来了前线失利的消息。我仅离开三天的那个连，干部都牺牲与失踪了，全连仅归来士兵三十多人。师部当晚即东折向湘赣两省交界之浏阳、修水、铜鼓地区开进，收容队伍，继续南进。某日宿营时，我在师长处见到了几张草纸，上用五倍子写了字又用矾洗显出来，信后面署名“毛泽东”。信上谈到第三团在东门作战不利，一团在金坪失败，要师部和一团向文家市进发，与第三团会师。由此我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经过几天行程，我们到达了文家市，与第三团会师。毛泽东同志很快就来到了师部，与师首长们谈话直到夜深。我早就替他准备好住的地方，以万分高兴的心情迎接他到这房屋里去。睡觉的地方，仅仅是一张门板。当时，他穿着老蓝布农民衣服，赤脚草鞋，脚趾已溃烂。我说我早就知道他，在报上看过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向他的脚是怎么溃烂的？他告诉我，脚是由长沙来时爬山烂了的，并带惊奇的说：“你看到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吗？！”我说：“看到

的，你那篇报告，对我们在湖南做农民运动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他们总说我们‘过火’，实在呕气的要命。”他笑了。

第二天，队伍在文家市中一个不太的坪里集合了，到会的只几百人。我也到了会。毛泽东同志出现在部队面前。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人人心里都很兴奋，但那时部队还不习惯鼓掌欢迎。他要大家坐下来，先告诉我们国内情况，继而指出，这次两湖秋收暴动，虽然打了两个小小的败仗，这不算什么，我们的斗争才开始，我们有湘、鄂、赣、粤经过组织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与我们一道与反革命作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紧，继续勇敢作战，我们是能够胜利的。大家听了都满面笑容，失败情绪一扫而空。部队好似得到新的生命，继续向南开进。

## 秋收起义中的第三团

张启龙

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我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前身浏阳工农义勇军。是一九二六年秋冬之交，由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同志根据党的号召，领导浏阳县和各区农民协会，先后收缴了浏阳县团防总局和各区团防局地主武装的枪支整编建立起来的，由县农协和区农协指挥。一九二七年春天，县委决定将各区的武装集中到县里，加上县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湖南工农义勇军第一纵队，队长是彭光，有一个副队长也姓彭。第四团队队长是苏先骏（后叛变），党代表是徐麒，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分队（相当于排）。编制是三三制。团队还直辖一个特务连，连长叫朱建盛。部队的装备是杂色步枪和很少几支短枪，约有六百多人。服装为蓝色军服，连以上的军官和党代表都系武装带。各级军事指挥员都是党员，颇懂军事。

七月初，苏先骏从武汉回来，传达中央决定，要我们部队同平江工农义勇军合编为贺龙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一个独立团，参加南昌起义。七月七日部队和部分公开做党群工作的区级以上干部，在潘心源同志领导下，从浏阳出发，经古港，沿溪桥、达浒和平江的献钟等地，于十二日到达长寿街。在此之前，我奉命代表浏阳工农义勇军到平江的虹桥，迎接余贲民同志率领的平江工农



义勇军，同他们一起到达长寿街。两支部队会合后，本应按照中央的决定合编为二十军独立团，但因苏先骏、余贲民争当团长，结果在长寿街拖延了十多天，没有合编成。当时，南昌起义期近，两支部队党的负责人决定暂时不合编，迅速出发前往南昌参加起义。

出发前，浏阳工农义勇军在长寿街作了整顿。苏先骏自封为团长，部队改成团、营、连建制，任命了干部。营长是汤采芝、张政芳、彭兰珍，连长有朱建盛、谭国斌、聂遇绿等，连党代表有寻淮洲、李运启、孔繁澍、孔繁沧、王俊民等。党支部也作了部分改组。潘心源仍然以县委书记的名义领导这个部队党的工作，没有另设支书。我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

我们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从长寿街出发，经龙门厂、渣津、修水向南昌开拔。一路上，虽然天气炎热，部队仍然是急行军。但到武宁时已是八月了，南昌已由我起义部队占领。起义总指挥部得知我们到武宁，就由南昌给我们部队汇来两千元现洋。我们继续不停地前进。当我们到达离南昌只有三十里的涂家铺近郊时，已是八月五日。我们得知，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我们准备绕道安义、奉新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与二十军会合。八月八日到达奉新，才知道起义部队已经远离南昌南下了，已无法同他们联系，便来到高安。

由于没赶上南昌起义的部队，脱离了上级党的领导，对部队的今后去向和今后如何进行斗争也拿不定主意，大家都很苦闷、焦虑。部队由于长途行军，不但疲劳，而且

思想混乱。于是决定在高安休整几天，团的几个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利用休整机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潘心源、徐麒、彭商仁、张启龙和苏先骏等十来人。会上你一言，我一语，思想统一不起来，对部队今后的行动讨论不出结果来。讨论部队领导问题，大家对苏先骏意见很大，指出他有军阀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独断专行，不尊重党，不能听取不同意见。还批评他和余贲民争当团长和自封团长的问题。苏先骏不接受，而且还用不干来要挟大家，大家批评了他一顿。最后，潘心源同志提出去湖南省委请示，到会同志同意，并派李信、邓华松两同志跟他同去，部队仍驻在高安休整。

不久，部队从高安到铜鼓去的途中，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要我们到莲花（即莲花县）去。但未等部队去莲花，江西省委又派余仁同志来传达指示。为了保存这支部队，要我们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条件是“受编不受调”。经过谈判，朱培德同意了，部队被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我们就开到铜鼓驻扎下来，使部队有了落脚的地方。后来，武昌革命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也受编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驻修水境内。

为了找到上级党，取得指示，我们到达铜鼓后，即决定派人去联系和侦察敌情。除原先派出潘心源等同志外，又派出四路。第一路是宋任穷同志，负责去南昌找江西省委请示。当时宋任穷是团里的秘书。他完成了任务，带来江西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交给了毛泽东同志，信的内容不知道。第二路是派到高安侦察的于定一同志。当

时武昌警卫团就在高安。于定一化装成“叫化子”到部队去要饭，被警卫团的同志留下当了文书，接触到部队的一些文件，才知道是武昌警卫团。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向团的领导说明了我们的情况。警卫团领导很高兴。决定把队伍由高安开进修水境内。第三路是刘建中和周克民同志，他们的任务是到安源侦察敌情。第四路是慕容楚强同志，他们的任务是到安源方向去找毛泽东同志和潘心源同志的下落，找不到就去浏阳县城了解敌情，布置内应。

潘心源同志在部队驻高安时离开队伍和李信、邓松花两同志去找省委。到安源后，由于潘心源同志在长沙熟人较多，不便活动，就留在安源，派李信和邓松华同志去长沙找省委。不几天，毛泽东同志参加完“八七”会议后来到了安源。潘心源同志经过安源市委介绍，与毛泽东同志见面了。以后潘心源同志又和派来侦察敌情的刘建中和周克民同志碰上了，刘建中把他俩来安源的任务以及部队的情况向潘心源同志作了汇报。潘心源高兴地说：“毛委员正在布置秋收起义，正准备去你们那里，真是好极了。”随后，他带两人去见了毛泽东同志，并决定由他俩带路，领毛泽东同志和潘心源同志去铜鼓找部队。

一路上，刘建中和周克民化装成小贩走在前面，毛泽东同志和潘心源跟在后面，拉开一段距离，刘建中和周克民过了浏万边黄坳以后，就不见毛泽东和潘心源同志，估计出了问题，赶忙跑回铜鼓报告。大家听后十分着急，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一夜谁也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们决定派人四处寻找，突然一个门卫送来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毛泽东”三个大字。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三步并做两步跑出去迎接毛泽东同志。大家簇拥着毛泽东同志上了二楼，他向大家讲了他被扣和脱险的经过。原来，毛泽东同志和潘心源同志在黄坳遇上了张家坊挨户团的几个团丁，团丁看他们不是农民打扮，一问，口音也不对，就把他们扣住押往张家坊的团防局。路上，毛泽东同志对团丁做了些工作。走到一处杂草丛生的斜坡地，他又找机会掏出了几十块银元往地上一撒，团丁争着去抢钱。他俩乘机分两路逃走了。毛泽东同志躺在附近一条水沟里，用草遮住身体，团丁才没发现。以后，他从水沟里出来，碰到一个农民。他向农民打招呼，叙家常，那位农民把他带到家中，吃了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亲自送他上了通往铜鼓县城的路才回去。毛泽东同志的到来，使干部战士都感到有了希望。

毛泽东同志是九月初到铜鼓的，具体哪一天记不起来了。他到达铜鼓后，了解了我们团的情况。当天下午就向团负责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说明了要举行秋收起义，建立政权。同时，还具体讲了湖南省委会议和安源会议关于成立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以及建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起义部署等问题。毛泽东同志一连忙了几天，开了几个会议，部署了起义行动计划。根据长沙会议和安源会议的决定，将三个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第一、三两个团。任命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苏先俊为第三团团长。还决定从警卫团调一个营充实第三团，营长是伍中豪。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为第一团。第二团，

毛泽东同志在安源时已编好。过去，几支队伍没有统一指挥，这次解决了这个问题。

伍中豪带警卫团一个营来三团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他们来后，编为第三营。我们原来的三个营合并为两个营，其中一营营长是汤采之，二营营长是张子清。团党代表是徐麒。中秋节晚上，全团排以上干部在铜鼓城会餐，毛泽东同志参加并讲了话。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发动了。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向长沙进军。毛泽东同志亲自带领和指挥我们第三团攻打浏阳，是中间一路。从铜鼓出发，打下了浏阳的白沙。打下白沙，乘胜前进，打下了东门市。第二天早饭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召开全团党的负责人会议，部署发动群众，恢复农协会，打土豪等工作。因为我是浏阳东乡人，决定由我专门做群众工作。这次会议是在教堂的二楼上开的。正当会议进行时，会场里有人突然从窗子上看到后山上有不少全副武装的队伍在向东门市运动。接着，枪声响了。敌人突然袭击，占领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火力也很猛。我军处于非常不利的条件，虽然干部战士很英勇，但由于敌情不明，地形不利，加之病号多，激战一阵之后，便向上坪转移。后来知道，这支敌军就是被我军在东门市击溃到达浒的那个营。这次战斗，我部受到不小的损失。

第一师第二团，是毛泽东同志在安源时，把王兴亚率领的安福等地的武装和安源矿警队、醴陵一部分农民自卫军合编成立的，团长是王兴亚。按规定，二团沿株萍铁路

向长沙进军。在安源旗开得胜，打萍乡没打下，突袭老关、醴陵得手。进军途中，在羊石山以西遇到何健部的阻击，转而取浏阳，准备一、三团会师后打长沙。由于团长王兴亚占浏阳后，骄傲自满，没有敌情观念，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使二团受到严重损失，部队散了。我们以后听说有支部队在岩前一带活动，曾派人去找，没找到。

关于第一团在长寿街进军中失利的情况，是我们三团向上坪撤退的途中，毛泽东同志接到他们报告才知道的。一团从修水出发，向平江进军。由于收编的第四团邱国轩部叛变，部队在长寿街附近的金坪被敌人夹击，受了很大损失。

三团到上坪后，毛泽东同志召开了会议，决定一、三团迅速到文家市会师。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余洒度指令，要他“后面赶来。”我们由上坪出发，边走边等，经过四天行军，于九月十七日到达孙家段宿营。在那里休息了一天，十九日到文家市。一团也于当日赶到。

一、三团到达文家市，这就是著名的文家市会师。毛泽东同志在里仁小学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否定了余洒度等人坚持要部队继续打长沙的计划，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二十日召开了部队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后，部队向江西进发，以后到了井冈山。

（原件存浏阳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 在秋收起义的日子里

慕容楚强

我们浏阳工农义勇队，从湖南平江长寿街出发，风餐露宿，日夜疾行，赶往南昌参加起义。不料，部队刚到南昌附近，就听说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只得折往铜鼓，待机再举。不能同南昌起义的部队汇合了，干部和战士们的脸上都挂上了几丝愁容。再举的机会，不知要盼到什么时候。

正当这时，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并决定毛泽东同志来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在湖南省委召开的长沙会议和毛泽东主持的安源会议上，要我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还限令在九月十一日起义，先打浏阳，然后同一、二团会师攻长沙。这时，我们派到安源方面探听消息的同志赶回来。他们兴奋地向我们报告了这个消息，并说：“毛泽东同志已经到了安源，就要到铜鼓来亲自领导我们三团起义！”听到这个消息，全团人员更加欢欣鼓舞。

部队很快就做好了起义的准备。但是，起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毛泽东同志还没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大家都很着急。

原来，他们来铜鼓的途中，被当地的“民团”扣留了。在押解路上，毛泽东同志机智地逃脱了。因此，未能按时来到我们三团。

在等待他们到来的期间，团党委开会研究，认为没接

到毛泽东同志改变计划的指示，仍应按期起义，攻打浏阳。同时决定派我到安源，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三团的情况，并和二团联络，然后转回浏阳布置内应。

我星夜赶到目的地，找到了安源党委，才知道毛泽东同志已经到三团去了，他们告诉我，二团已经顺利打下了醴陵。这时，安源党委的同志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要我在三团攻下浏阳后，交给毛泽东同志。我把密信伪装成废纸，包一双鞋子，以免沿途反动宪警检查。

我离开安源，走到枫林，遇到几个认识的农民，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听说铜鼓来的部队在东门市打了败仗，县里出三百元悬赏捉你，你还是不要去县城吧！”他们一说完就急急忙忙地走开了，还一再回头看我。我想，内应工作对这次攻城关系重大，不能轻率地擅自改变行动，何况他们也是听人传言，不尽可信。于是，我决心进浏阳城弄清情况再说。后来，沿路我又听到不少行人谈话，这才相信我军东门市失败是确实的，便决定黄昏后进城。我到达南流桥的时候，天色还早，就在一家僻静的小茶店里休息，等晚些再走。

我喝了茶出来，还没走半里路，就碰上了叛徒池成竹率领的伪团防队。他们检查了我的行装，没有发现什么。我正蹲下来收拾东西时，没想到被伪中队里一个叫邱麻子的人认出来了。他大声嚷起来：“天天捉共产党，都没捉到一个真的，现在慕容楚强在这儿，为啥不捉呢？”池成竹一听，忙从马背上跳下来，拉住我说：“你来得正好，跟我走吧！”转身就吩咐那些伪团防队的队兵拿绳子来。



我说：“老池，你捆谁？”

他傲慢地说：“捆你！你是共产党！”

“你是什么？”我反问他。

“我是假共产党。”

这时，我真气极了，不顾一切地大骂他：“你这叛徒，真是无耻！”他被我骂得恼羞成怒，狠狠地打了我一拳。那些队兵们如狼似虎地把我扭住捆上了。

团防队在前面山头上散开，叫一个姓张的队兵看守我。那个队兵认识我，知道我会武术。他恳求我说：“慕容先生，你不要害我坐牢，现在莫跑呀，如果一打仗，我就放你走。”我笑了笑，若无其事地躺在草地上，和他攀谈起来。从他口中知道二团打下醴陵后，即向浏阳前进，已到达大瑶、枫林，团防队就是来阻击他们的。我听了真高兴，突然想起包鞋子的那张纸，如果被发觉，那就要泄密了，好危险呵！于是我假装大便，将这张纸撕碎了。

不一会，伪团防队的侦察回来说：“枫林、大瑶无共军，金刚头也没有发现。”池成竹就下令回县城去。路上，我被看守得很严，逃跑已无希望。深夜十二点钟，他们把我押到浏阳县政府，关进了待决牢里。

第三天早晨，我在牢里突然听到县城西、南两个方向炸弹声、步枪射击声响成一片。我高兴得大喊：“我们的队伍打来了！快打开门冲出去！”各牢的人也都喊起了口号，跟着我们九个人冲了出来。这时，二团的战士大批大批地拥进屋来。我在大门口拉住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他：“团长在哪里？我是三团派进城作内应的，不幸前天

下午被捕了，现在有重要消息报告团长。”他吩咐一个战士说：“团长来了带他去。”

不一会，团长王兴亚就来了。自我介绍后，我跟他到设在伪县政府里的团部去，并把三团在东门市失败的消息告诉了他。王团长见我两腿鲜血直流，就叫卫兵送我到卫生队上药。

敷药后，我柱着一根竹杖，又去找王团长，想再谈谈敌人的情况。可是王团长却说：“你去休息吧！太辛苦了！”我本来早已筋疲力尽，很想休息一下，但看他这样冷漠，就不放心了。为了弄清三团的情况。我决定上街去找地下党的关系。

我走出县政府不远，意外地碰上了潘心源同志。他附着我的耳朵说：“三团在东门失败了！”原来，他和毛泽东同志一同被捕后，也是在押解来浏阳的途中逃脱的。

我立刻带他去见王兴亚。潘心源向他详细讲述了三团受挫的情况，并说部队已向铜（鼓）万（载）方向退去。当时，我和潘心源认为二团孤军守城很危险，建议黄昏后撤向文家市，向铜、万边界靠近。同一、三团取得联络。但王兴亚不置可否，只说多派人向各方面侦察敌情。

我和老潘没办法，只得去找地下党布置城里的工作，恰好又碰上由永和市来的刘少村同志，他也知道三团受挫的情况。黄昏时，我们三个人又去向王兴亚再次建议，可是王兴亚仍不采纳。

深夜，张培基同志也由南乡荆坪赶来，我们四个详细地分析了二团目前所处的情况，都主张将部队撤到文家

市，防备敌人包围。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向王兴亚提出建议。他似乎讨厌我们太罗唆了，连话都不说，仅点了点头。我们几个人虽然着急，但也没有办法。

老潘他们到农民协会布置召开群众大会的工作去了。我留在团部，想到目前部队的处境，就象有什么东西梗在喉头。吃过午饭，我也想去县农协看看，刚走到北正街，城的东、南、北三面忽然响起枪声。糟糕！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忍着浑身的伤痛，飞快地向团部跑去。正巧碰到一连从北街跑来，连长看见我就问：“敌人从哪来的？”我说：“跟我来！”我带着一连跑到天后宫的后山上一看，敌人漫山遍野地向天后宫山坡拥来了！我对一连长说：“坚持打下去，掩护部队撤退！”我转身又跑到团部，这时看到王团长带着特务连站在衙门前草坪上，吓得脸色苍白，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不客气地对他说：“王团长，赶快命令部队一面抵抗，一面向西门撤退。你带特务连从西门冲出去。”

我跟随特务连顺利冲出西门后，见城里还有许多部队没撤出来，就对王团长说：“快派一个排抢占山头，掩护城里的部队撤退。”而王兴亚却惊慌失措地只顾拉着我问：“往哪里走？往哪里走？”北门的战斗异常激烈，一连还在那儿阻击敌人，他也不管了，带着特务连，一气跑到衙祭山，深夜又到达枫林，部队刚到不一会，就有几个农民跑来报告说：“枫林团防队有四十多条枪，现在这帮家伙睡得象死猪一样，我们给你们带路，快快去打吧！”可是，王兴亚这时已经失魂落魄了，什么话也不说，悲观到

了极点。

我和老潘请特务连长检查一下人数，这时，还有一百三十多个人，一百二十八支枪。我们对王兴亚说：“这次虽失败，但还有这么多人和枪，还是个不小的力量，何况还有一、三团呢！”王兴亚听了这些话，勉强振作精神，商量部队的行动。

深夜，部队向文家市前进。路上，听到当地农民说，文家市团防队已登山，叫我们准备打仗。我和老潘认为敌人登山不是准备打我们，而是害怕，准备逃跑。因此，我们主张兵分两路进攻团防队。王兴亚起先犹豫不决，后来就死也不同意了。最后，他派刘少林同志当代表，跟敌人谈“借路”，刘少林同志去后，我们就劝王兴亚利用谈判的机会，沿大路冲入文家市。王兴亚还是不同意，经老潘苦口婆心地说服，他最后才点头。

部队顺利地冲进文家市，当天到达文家市东三十五里的岩前宿营。在这里，我们和王兴亚以及连、排干部开了一次会。决定部队按原先的计划行动，由我当向导，抄近路，争取在短时间内同一、三团会合。王兴亚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王兴亚借口说到藺家洗澡，带着连排长和特务长逃跑了。

眼睁睁地看着这革命队伍瓦解了，我心里很难过，直想哭。老潘说：“难过有什么用呢，快行动吧！”于是，我俩就向铜鼓方向找革命队伍去了。

# 浏阳农军进驻铜鼓前后

王俊民

一九二七年，长沙“马日事变”后，原由浏阳工农武装组织起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接中央指示，改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独立团，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当时，苏先俊任团长，我为连指导员。部队走平江，到修水，碰到前往南昌参加起义的武汉警卫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卢德铭。武汉警卫团的营连排长和战士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奉命往南昌参加起义，本来乘船由武汉到九江，因得到消息九江有反动军队，所以提前上岸走陆路。他们穿的一律为灰色衣服，武器也都是“汉阳造”。独立团的武器很杂。两支部队于八月二日赶到徐家铺时，南昌地下党派人来，通知我们不要去了，因为已经过了八月一日，起义部队已离开南昌，打垮国民党一、四、七军、现在三、六、九军正追我们，于是决定到江西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去，武汉警卫团开到修水，独立团便到铜鼓休整。当时两支部队保持着联系。独立团到铜鼓后，经济上面没有来源。便采取设税务局收税和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部队八月到铜鼓，中秋节那天，团部加餐，排长以上干部都在团部聚餐，当时团部设在一个祠堂里，房子外面是敞门，没有建好，里面有屋柱。吃饭是摆在地上吃。在此之前，毛委员来了（毛委员原来我就认识，在长沙工农干部训练班学习时，毛委员来讲过课），给我们讲了话，讲话大意：现在我们革命

由高潮转到低潮，但必须拿起武器，反抗白色恐怖，使工农看到自己的力量。并说要在这里组织秋收起义，要减租、打土豪。毛委员还讲了一段遇险故事，说这次是冒险来跟同志们见面的，看到同志们，非常高兴。在途经张家坊时碰到团丁盘问，问毛委员是干什么的？毛委员说是卖纸的，并拿了一元钱给团丁。走了一丈多远后，两个团丁又追了上来，毛委员又有意把几块钱都掉在地上，团丁只顾抢钱了，毛委员便乘此机会躲在塘里，才得脱险来到铜鼓。

在铜鼓整休期间，我在学兵连学习有关军事知识，当时学兵连长是益阳姓易的。我在学兵连改名左益生。抽去学兵连学习的都是一等兵 上等兵，还有些班长，我是连指导员，所以也允许我去。在学兵连学习，学习的内容有训练、射击、跑步、防哨、夜行军、拆枪等军事课，还有政治课。

参加起义部队有四个团，驻在修水的武汉警卫团因武器好，编为第一团；安源矿工和萍乡武装编为第二团，王兴亚任团长，进攻浏阳；二十军独立团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党的负责人徐琪；四团为邱国轩部。

起义暴发后，一团失利，停止打平江。三团打白沙，取得胜利，第二天攻打东门，打进去了，第三天三团被敌人包围，边打边退，退到上坪，在那里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当时我患病，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一直都是由别人抬着走排埠到的文市。在这个会议后，起义部队改变了战略部署，不到平江、浏阳，决定到文家市会师。二团因打浏阳时，被敌人包围，队伍损失很大，被打散了。一、三

团没有打散，按照决定，到了文市会师。当时，毛委员脚穿草鞋，在文市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到井冈山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时，我为三团三营党代表，因毛委员在文市宣布，有重病的同志不能上井冈山，找当地地下组织负责治病，于是我便脱离了秋收起义部队。

（一九八一年六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铜鼓纪念馆）

# 铜鼓工农群众支援秋收起义

袁玉辉

一九二七年七月，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团（此时为二十军独立团——整理者注）到了铜鼓。部队进驻铜鼓后，立即张贴布告，发出通知，恢复工农办公。九月初，我在胆坑接到团部的命令，第二天我同李建康同志到铜鼓团部报到。团部的同志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知道铜鼓十个区的工农会，只有我们第七区的办得比较好，赞扬了我们工作的成绩。

初六，团部通知我到下街天后官，为余继循同志开追悼会（余继循同志是独立团派往铜鼓招兵的，被白沙土劣杀害了）。会场只进行简单布置，大门上横额四个字：追悼大会，两旁挽联是：死算什么，为党团牺牲是同志应有的本色；要不中用，要报仇雪耻望吾齐努力将来。

初七，七区的李敦全、王槐坤同志前来报名上队，我也报了名。团部发了一张符号给我。初八早上，团部叫我们团到南昌方面去探听消息。团干部说：“你们都是江西人，不会暴露身份，我们一开口是知道是湖南口音。”我问：“走那条路去。”他们又说：“走上高方向去，你们三个都去。”接团部命令，我们立即出发，一路到了宜丰，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又赶到上高，在桥上看到两个人来了，我认出了走在前头的是伍县长，我对李敦全说：“这是我们县里的县长。”一会儿，伍县长走到面前，我叫



了一声：“县长，你是从南昌来的吧？”他讲：“是，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我说：“特来找你，我们以为你在宜丰。”又问“现在南昌形势怎样”？他说：“王均的部队回来了，派了一团人来打驻扎在铜鼓的军队，现在肖团长带两营从武宁修水来，有一营从高安来，两路来包围，一路来怕他们向修水退。”等他说完，我又问：“你就回铜鼓吧。”他说：“现在不好去，到宜丰等队伍一起去。”说完，我们就朝前走了一阵子，等他看不见，我们就跑回到铜鼓，向团部汇报了会见伍县长和他提供的军事情况。

八月十三、四日，部队全部出动打土豪。团部接到一份报告，反映铜鼓靖卫队队长帅协群带枪躲在上肖帅家老屋里。团部决定派何营长带兵前去收剿。并问我：“这个地方熟不熟。”我说：“离我家不远。”于是，要我们带路。我同李敦全、王槐坤带领何营长一路兵马来上肖缴枪。走到离上肖不远的地方，要王槐坤假作去中肖讨火（因为中肖他有个兄弟），进去探听消息。他进去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何营长不放心，又进去检查了一下，发现了一个马鞍子，问清情况，原来是在外地当团长的帅维，上次回家时留下来的，于是把这个马鞍子带走了。何营长说：“今晚划不来，走这样远，落了空。”他带我们到附近打土豪。我告诉他们，胆坑的王仙才是一个大土豪。清早，我们到了胆坑，把王仙才房子包围起来，一进屋男人一个也未看到。接着到段上捉王虞轩，也不在家，捉了他弟弟王抚彦。又带部队到长庆段捉大劣绅王甫臣，捉了他和他儿子王悦安，再去捉王劲冬，也不在家，把他父亲

抓起来了，一共抓了四个土劣。

在胆坑吃了饭，仍由我们带路回铜鼓，走到浏段，有几个同志发了病，派三副担架来送病人。到铜鼓很晚，开会宣布了起义计划。

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经石桥、上庄，开往湖南。出发前，事务员预备了几副担架，给首长坐，他们都不要，让给伤员坐。我们一路行军，到石桥分手时，我给首长一张片子，他接过去，对我说：“留你在地方上坚持革命，你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们总是一星期要吃到沙水（夺取长沙）。”

工农革命军到上庄时，上庄纸业工人办了伙食招待。部队进军到千秋段、白沙时与敌人接上了火，打退了敌人，攻克了白沙，进东门街时，当地群众放鞭炮迎接，后来敌人反攻，我们队伍分几路撤退，有一部分向铜鼓方向退过来，走上庄、水桶弯，到排埠，过万载，以后到文家市集中，走永新莲花上井冈山（我在石桥分手以后的事是排埠李建亭对我说的。他是纸业工人，跟革命军挑行李，由上庄到东门，以后转身送到排埠）。

（据一九八一年六月袁玉辉《大革命时期的铜鼓》  
遗稿节录）

# 铜鼓青年踊跃参加秋收起义部队

张盛朝

我今年七十九岁。在我二十三岁那年，有一支叫独立团的部队进驻铜鼓，分别驻扎在肖家祠、蓝家祠、武曲宫等处。

独立团进驻铜鼓后，招募了很多新兵，招兵地点是柳林街李新芳纸行。那一次在铜鼓共招了一百六十人。其中铜鼓人有五六十个，其余都是外地人。具体名字记得一些：肖香吾（烟竹坪人）、吴先芳、吴先腾（江头人）、江先寿、邱先良（下源人）、胡全荣，在铜鼓做香火的宜丰人。当时，我也去报名当兵，有一个干部问我：“当伙子，还是当兵？”我回答：“当伙子，一担子六十斤，我挑得起。”但还是让我当了兵。我们全部都编入了新兵连，编队后驻扎在白屋里（午曲翁扎七连，因赌钱被解散了）。排长姓杨，连长不记得名字。集中在白屋里进行训练，一天三操：快步、左右转，三课（内容不记得）。

在铜鼓当兵后，一共发了三套符号。第一套：符号上的部队名称叫独立团；第二套：符号上部队名称叫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第三团；这套符号没有戴很长时间；第三套：符号上部队名称为工农革命军，在白沙发的。符号都是用布做的。

部队在铜鼓打了一土豪，叫帅明租，温圻人。在宜丰捉到一个土豪（在奉新——访者注），扣在铜鼓，后来用了

三担银洋才换回去。

出发时，部队都到新街门口的田坵里集合，干部都来了，站在那里，有的讲了话。

部队进到浏阳千秋段时，跟敌人接了火，一直打到白沙。第四次接火才打下东门。在东门做了得胜酒，酒罐、牛肉、猪肉摆了一禾坪，手脚快的人吃到了，慢的人没有来得及吃，敌人就开始反攻了。

在东门打仗后，我同毛委员走了半天路，在介岭时他对我说：“打仗胆子要大。”东门失利，部队返到平江（平浏铜交界的浏属上坪——访者注）。这个村里有一户财主，有两罐酒，还有很多腊肉，都拿给部队吃掉了。部队原有一千七八百人，东门失利后，只剩下七八百人。部队撤退转移到上庄时，我得了病，被动员回家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访问记录整理，原件存铜鼓纪念馆）

资  
料  
部  
分

# 湘境交通完全恢复 醴陵共军已经击退

(长沙特约通讯省吾九月十五日)

湘境铁路安全通车  
农军又出劫掠滋扰  
长沙宣布特别戒严

共产党于秋季前后，在湘鄂赣境内，大肆暴动，破坏湘鄂株萍两路轨道、电线、铁桥，迭详前次通讯。兹湘境内被毁线路，已经修复。十四号湘鄂车已开试行车一次，由长沙直达岳州。今日（十五）长岳段，即开行客车。岳州至武昌一段，因蒲咸一带共党军尚未肃清，通车有待时日。株萍车亦于十四号开试行车□次，由长沙直达醴陵。今日长醴段开始售票。醴陵至安源一带，因萍乡共党军队，大肆猖獗，除攻克萍乡以为根据外，并于前日有全副武装共党军队一千余人，侵入湘境醴陵阳三石车站，扑攻醴陵攸县，系打第三军第一师旗帜。原驻醴陵，仅有省军两营，不敷分布。醴陵县长潘仲青，与营长张毅中，于十二日晚密电省政府乞援。其文谓：昨晚上南区，被暴徒焚杀多家，又本日老关与阳三石突来共军千人袭击，兵单不敷防堵，请速派队协助云。同时罗团长定，亦来电报告，有共党暴徒千余人，扑攻醴陵，且侵及泗汾，欲分攻攸县，除派兵堵击外，谨闻周斓得报，比与张国威师长协商防剿计划。除电江西朱培德派兵由萍乡夹击外，并规定会剿计划如

下：（一）令张（国威）师所部谭团长崇鄴率队由醴陵正面从姚家坝，向阳三石前进痛剿；（二）派独立团长罗定，派队在黄土岭堵截，一面派队抄出老关，向醴包围，截断其后路；（三）派三十五军教导团长王东源率第一大队，由西乡神福港前进，夹攻共军。以上三军，统限十三号达到预定战地，同时动员，且以谭团长崇鄴为临时前敌指挥，罗王两部，统归谭氏指挥，以一事权。十三号晚七时，谭罗两部，即已达到姚家坝与老关，立即接触，相持至十四号下午四军〔时〕，暴军始退。十四日晚省政府接得捷电如下：（一）谭团长由阳三石车站来电，谓阳三石暴匪，经我军于元晚痛击，毙匪甚多，获枪数十枝，梭标二三百枝，活捉数十人，余匪向老关萍乡逃遁。职于本日下午四时半，占领阳三石，正在跟踪追击云。（二）罗团长定来电，谓元日在泗汾遇敌，一击即窜，寒日已抄出老关，现正会同谭团夹击，不难荡平。（三）王东原团长来电，元晚由神福港进击阳三石暴匪，相持十余小时暴徒不支，向老关溃窜，现正协同谭团追击。查此次进剿醴萍暴军之部队，在两团以上，暴军仅千余人，当然不支。现罗定已抄出老关。截其归路，前后夹击，势必难支。

共军此次扑攻醴陵指挥为胡希圣，即安源巨匪·而受用共党收者，周澜已悬赏千元缉拿。现在醴陵已转危为安，此项共军或容易解决。惟十三四日醴陵前线战事吃紧之时，而株洲忽发现农军数百人，打毁车站，在街上大肆劫掠，并开枪数十响而去。省恒闻耗，赶派军队乘车往剿时，又毫无踪迹。一般人俱疑系株洲附近一带农民所为。

现正在挨乡清查户口，严行搜缉。又是晚距省十五里靳江河厘金局，亦被农军劫掠一空，而省垣南门外，亦发现暴徒图劫放哨兵士枪枝之事，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即因共党四外暴动，人心不安之故，乃自十五日起宣布特别戒严，拟定办法六项如下：

(一)近因粤汉铁路，发现拆毁铁轨，砍断电线，显系共产暴徒狂暴式之捣乱，希图破坏交通，省城为人烟稠密之区，应即加意警戒，以防疏虞。(二)省垣警戒区域，小吴门以北，归三十五军教导团王(东源)团长担任，与谭(崇酆)团长取联络，在该区域内原有之军士哨由谭团长酌量移置适当地点；小吴门以南至前定界线中，仍归谭团长担任；其西门以南，照旧归魏团长担任，各团于划分之警戒区域内，须常派巡逻部队，严密梭巡城厢内外。(三)本部为特别戒备起见，自本日(十五)每晚下午十点钟起，至天明时止，于城厢内外，一律断绝交通，倘各军政机关，如有特别公务，须持有本部之通行证，始准通行。(四)警戒期间内，长沙公安局禁止各民家燃放鞭炮。(五)各团之军士哨，应与各区警察，切实联络，以便灵通消息。(六)各团于酌量增加军士哨时，须将其警戒地点哨所位置，通知卫部参谋处为要。一面通知各军政机关查照，以免共党在省垣内乘机暴动，一面派谭崇酆魏镇藩、王东源分段警戒。每晚九时起，即在各地段内派哨站守，各街头巷尾，并派双哨，以策万全。

(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汉口民国日报》)



# 共产党徒破坏湘鄂 株萍铁路交通经过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八日)

对湘鄂路之破坏——湘鄂两省会师清剿——株萍路电线被割——路轨被毁——沿途各站之报告——湘省分兵两路清剿

共产党定于八月十五中秋节日，在长沙举行大暴动计划，已经破获。自八月十三日起，直至今日(十八)省垣形势，异常严重，日夜特别戒严。中秋节日在长沙省里，因戒备严密，幸得安全渡过。而因九号湘鄂车在湖北蒲圻一段，被共党勾结土匪，实行暴动，毁路劫车，十号湘省境内赵李桥、羊楼司两站，与距长沙十五里捞刀地河方路轨亦均被暴徒拆毁，劫去公款子弹，湘鄂交通因而断绝。武长路至今不通。十一号晚株萍铁路易家湾与大托铺之间，电线亦被砍断，路轨拆毁，于是株萍路交通，亦于十二号起断绝。周代主席澜因捞刀河、大托铺、易家湾均在长沙附郭近郊六十里以内，足见共产党在湘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动，故中秋节虽过，而戒严尤甚。至其湘境内湘鄂株萍两路毁车情形，调查于下：

湘鄂路方面：湘鄂车八号晚由武昌开往长沙之列车，载有第六军解往修水第十九师军饷数万元，并有子弹四万发，有兵士十余人押往。九号在湖北蒲圻中火铺地方，忽

有共党匪军数十名，闻系贺龙溃部，偕同梭标农民自卫军数十人，籍口上车检查，将公款子弹，概行劫去，客人行装，凡携款在百元以上者，一律没收，并伤司机一人，解除押车兵士武装，折毁电线而去。十号长沙已得电告惊〔警〕，但十号列车，又已开出赴鄂。行至距长沙十五里之捞刀河地方，即已遇险。因此地路轨螺旋，已被农民拆去，故车头甫过，车箱翻倒四口，计稽查箱、客箱各一口，煤车二口。一时哭声震天，惊惶万状。事后经路局北站就近派队驰救，将车头开至霞凝站，未翻之车，一律开回长沙，退回车费，然已压死稽查兵一人，伤旅客五人，损失行李货物，尚无确数，湘鄂车即从此停驶。诘同日（十号）羊楼司、赵李桥两站站长，亦被共产暴徒劫去，并劫去公款七万元，缴去护车大队枪枝。不仅如此，而湘阴境内，汨罗、桃林两站间之铁轨，亦被共党拆去。可见共党定于中秋节日大暴动，系各地动员，以破坏湘鄂交通，并非在长沙一隅暴动而已也，用汇志。

政府所得报告如下：

（一）羊楼司车站来电云，昨日（十号）忽有暴徒数名，携驳壳两杆，声称检查，停止火车行驶。旋即来大批梭标队，将赵李桥、羊楼司两站捣毁。羊站站长李震虞，赵站站长杨显青，均被捉去，粤汉护路大队，缴去枪十余枝，劫去公款约七万元。据该地人士〔土〕云，劫去二人，在半里路地方，听见哎哟声，生死莫明。十二日又来一电报告，十一日羊站又被暴徒劫去电报生一名，及官埠桥电线被匪砍断。本日汉长直达线不通，羊楼司桥被毁，汨罗桃林间铁轨、拆去一根，

现职已派队，随同路局职员前往勘修云。(二)长沙北车站电呈云：昨(十号)上午十二时许，武长车将至捞刀河地方，忽有一工人报告，查车军队谓有一武装兵士落车，请设法救护。查车长官，当即赴稽查箱内清查人数，并未失人。当责备工人时，车已到捞刀河遇险。斯时有乡民八人，将铁轨螺旋取去，车头甫重(过)，稽查箱倒地，相继翻复者，有煤车二口，客车一口，死一人，伤五人，现车头开至霞凝站，未出轨之车，由东车站派车头拖回，所有旅客车费，一律退还。今日清早，警备司令部已派员赶修，大约一、二日内即可修复云云。

湘政府之处置：周斓因湘鄂路关系两省交通极巨，现在沿途均有暴徒破坏，非两省派兵清剿不可，除令铁路司令张国威派兵一团，由长沙直至羊楼司保护清剿外，一面并电鄂省军事厅，与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兵会剿，担任清除武昌至羊楼司一带暴匪。已得叶李二人复电于下：(一)鄂省军事厅长叶琪来电云，蒲咸土匪与暴徒勾结，乘机暴动，破坏铁路电报，已由此间派队剿办，知注特闻。(二)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来电云，贺(龙)逆残部溃窜蒲咸间，拆毁电线，佳在贺胜桥劫车，车遂折回，此间已派兵分途兜剿，不日即可望恢复交通，望转告剑欧(即张国威)对岳防注意为盼云。现在湘鄂两省正在会剿期间，被毁路轨，尚未完全修复，故直至今日，尚未通车，但决不至长此停驶，一二日必可恢复原状。

株萍路方面：株萍车本系湘鄂车干路直通江西安源。十号之列车开去后，尚安然到达安源。十号晚沿途电线，

即被割断数处，电报不通。十一号早，大托铺与易家湾间之轨道，亦被拆毁，车遂不通，用志。各站报告如下：（一）大托铺车站报告云，据一二〇号道棚报告，易家湾站与大托铺之间二五九英里之处电杆，昨晚已被锯断一根，连倒三根，又将轨道之螺旋及道钉数口取去。（二）易家湾车站报告云，据株醴刘监工报称，昨晚二五七英里，不知何人将铁凡佛毁，电杆砍断数根，现在铁路业已修复，但至此时，电线尚未修通，八次列车，亦无实信。（三）长沙东车站报告云，近日以来，职段电线数处被人毁坏，如昨晚东站讷（至）大托铺电线，割断数处，正在派工修理，尚未竣工，西大站与易站及易站与株站间之电线，先后又被人拆毁，似此险象环生，工头工人，不敷分配，应请酌量办理，免误要公云。株萍路虽未受劫车之害，但因电报不通，不知株洲以上沿途情形何似，故直至今日，尚未敢通车。

周斓已发两命令如下：（一）长沙至株州一段，由张国威司令派兵清剿，担任护路。（二）株州至老关一段，派罗团长定派兵清剿，担任护路，罗团并受张司令指挥，以一事权。大约不久，亦可望恢复通车。张国威司令并出一布告，悬赏缉拿破坏铁路暴徒。

长沙市面：因两路交通断绝之故，一般人深虑共党暴徒之乘机活动，颇现不安云。（九月十二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汉口国民日报》）

# 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 萍铁路交通经过(续)

(长沙特约通讯员省吾)

两路继续发生事变

两路修复轨道情形

湘省善后办法

张国威命令与布告

湘省武长路线，发生暴匪劫车，捉去路员，捣毁车站，拆毁路轨桥梁，砍断电线。酿成客货车出轨惨剧，及株萍路车，亦发生拆毁路轨，炸烧桥梁、砍断电线情事，以致两路火车，不敢冒险开驶，已志昨日通讯。兹将两路继续发生事实，与路局修复开车情形，政府事后镇压办法，分述于次：

两路继续发生事变：在十三日以前，发生事变，多为武长、长株两段，至株萍一段，阻于消息，真相未明。迄至今日，电线修复，所得株萍长段消息颇多，总括该段报告如下：

(一)第四集团军独立团长罗定来电云。

顷据职部第三营营长朱大猷电称，老关、板杉铺两站附近铁路，被人毁坏，萍(乡)醴(陵)交通断绝，显系暴徒阴谋等情，据此，对萍如何处置，乞电示遵，职拟先日赴醴，布置一切。职罗定叩文。旋又来第二电云：

顷据职部朱营长大猷电称，顷据萍乡县政委员会及驻

军江营长急报，安源共匪，拂晓围萍。捣毁铁路，乞速援等语。谨此电闻，等情据此，理合电呈钧座，迅予示复，俾便转令祇遵，职罗定叩文。（十二）

（二）株洲站长来电云：白关铺、株洲间，有桥长丈五尺被烧毁，现车停开，急须修复，此处无工程人员，请由贵段迅飭监工，随带材料，即日来株洲修理为禱。

（三）长沙东车站报告云：长沙、大托铺间，靳江河对岸猴子石附近，（距省十五里）火车铁桥，于十三日下午三时被炸毁。现正派员工修复云。此株萍长段相继发生情形，如非停驶客货车，其危险当不堪设想。至于武长段，因岳州以下电线未复，昨日续得者，只有岳长段消息。除原被破坏之桃林、汨罗、捞刀河三处电线路轨之外，尚未继续发生他故。惟有一可惨报告，即九日赵李桥劫车后，被捉站长黄泽棠，已遭暴徒惨杀是也。业由铁道警备司令部办公处稽查股主任彭延鳌电告来省，其文云：赵李桥替班站长黄泽棠，被暴徒惨杀于九三英里地方，时正十日一次车出轨后云云，尚有被捉之羊楼司站长李震虞，赵李桥站长杨显青，又电报生一名，至今生死莫明，大半凶多吉少。

路局修复情形：长株路局，接报各处电线轨道被毁坏后，比即督飭工程处人员，分途赶修，责成各号道棚察真沿路情形，随时报告核办。爰将两路修复情形，分志如下：

（一）长株萍段。先只易家湾大托铺之间铁轨螺旋，被人取去，电杆砍断四根，当派工匠两队，由警备司令部副

官何骏督率出发。仅十二号一夜工夫，均修理完好。长株电报即于十三号上午十一时十分通报，轨道亦同时修复。因安源萍乡共匪围城抢枪，势报猖獗，且有犯醴陵之说。令飭张国威赶派第一团团长谭崇酈之第一营于上午十一时，乘军车开赴醴陵，当日安全到达，未生他变，惟是日下午又发生猴子石白关铺株洲间两桥被炸毁之事，客货车不能口口开驶，路工虽加班赶修，口非一二日不能通车。

(二)长岳段：由长沙岳州两段路工，分任赶修，电报先通。据称十三日岳站可将汨罗、桃林两桥轨修复，长沙站路工，亦于十三日将捞刀河翻坏车辆起出，轨道修复，预备十四日开行长沙至岳州客货车。至岳州开武昌客货车，必俟蒲咸崇通贺龙溃兵，及当地暴匪肃清，方能开车。关于蒲咸崇通方面形势，当道已接据确报，有贺龙溃兵三四千人，枪支二千余杆，盘踞鄂南各地，遍贴攻击湘鄂政府之反动标语，并鼓动农民抗租抗税，工人破坏交通，并不择手段，扰乱湘鄂两地金融。李品仙已由武汉调兵两团往剿，请湘省派兵一团以上，赴岳州协剿，务绝根株。故武长通车，尚须时日。

政府善后办法：湘政府与军警当局，对于暴徒破坏铁路电线交通极为重视。除多派员兵悬赏缉拿暴匪外，并划定株萍路线护路责任，由罗定担任；长岳护路责任，由张国威担任；随时派兵押车保护，犹恐力有未周，乃通电沿路各县县长，责成各乡区团总，及换户团，选派丁勇，分段梭巡保护，遇有匪徒毁路砍杆情事，准予枪杀勿论；如有疏虞，即惟各该区段团队负责人是问。盖因此种破坏路电匪

人，不为附近区乡居民，外路来人，决不能逃避该区乡民耳目，捕拿极易，破坏路电之事，即可免却，惟以上办法，尚只能限制乡农，不足以防范工人，而铁路工人，于此次事变，极有重大关系，亦应有严格规定，籍防未然。张国威乃以铁道警备司令名义命令各段站长云：日来暴徒捣乱，迭将路轨电杆破坏，并惨杀路员，劫掠公款，炸毁桥梁，种种不法，危害交通，实堪痛恨，仰各该站长，督飭所属工人，严密防范。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现，即为各该工人是问，定当执法以绳，决不宽假，其各凛遵毋违。切切此令。一面并布告责成沿路道棚工人注意侦查报告，以免行车遇险，违者严究。其文曰：

“为布告事，照得暴徒捣乱，为害闾阎，迭奉政府明令严行拿办，并布告周知各在案。顷据路局报告，株岳一段，两日之间，发现拆毁路轨，砍断电线至七处之多，岳武段内，甚至捣毁车站，挪〔绑〕去路员，劫掠公款，路轨被拆亦有数处，以致机车二辆，出轨倒翻。损失生命财产，不可胜计。似此破坏交通，妨害治安，显系暴徒，愍不畏死，甘心捣乱，殊堪痛恨。本司令负有警备铁路之责，亟应严加痛剿，以伸法纪，除随时派遣密探严密侦察外，查沿线道棚林立，查察路线，责在道工，实不容丝毫旁贷。为此布告，仰各该工程人员严率所属道工，日夜轮替巡逻，籍资防范。如果探知暴徒行踪或秘密机关，或查觉路线已被毁坏，即应随时报告附近车站或迳报本部，以防未然，本司令当特别嘉赏。倘敢隐匿不报，或路线被拆，尚未察见，致该车辆出险，该道工等非别有用意，亦属放弃职守，本司令



惟有执法以绳，决不宽假，其各凛遵毋违。切切此布。”

是湘当局，对于工农防范，可谓周至，此后破坏交通举动，可望减少。惟蒲圻之间，聚集共匪既众，鄂省已派重兵往剿，湘边岳阳紧接蒲通，非加兵扼堵，相机会剿，难免无乘虚窜扰情事。周斓因岳州仅驻兵一营，昨令张国威酌派部队赴岳增防，以策万全。（九月十三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八日《汉口国民日报》）

# 湘省当局计划扑剿浏平共党

击溃醴陵共匪之捷电

周主席扑灭共匪计划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长沙特约通讯 省吾)

安源萍乡共产匪军胡希圣部，乘湘境铁道、电线破坏，运输消息不灵通之时，于十二号侵入醴陵，占夺县城，屠杀富绅及要人家属十数人，各机关均受损失，搜刮约两日之久。省垣与攸县两方大军驰到，胡部自知不敌，遂于十三号夜半，满载银钱贵重物品，出城渡河，向阳三石站，乘两列车退往老关。一部运物回安萍老巢，一部向浏阳大屏山方面退走，欲与浏平共产匪军会合大举。省方军队十四号全部达到醴城，曾由(与)胡部殿后匪军激战一次，略有所获，纷纷捷报来省，其文如下：

(甲) 八军第一师一团谭团长来电：钧鉴，报告，(一) 职部张(毅中)营，寅刻克复醴陵；(二) 敌已退老关，即快步向浏阳大屏山方面逃窜；(三) 罗团长定，明日可到醴城，二、三两营，今晚可到；(四) 职到醴后，督部警戒；(五) 俟罗团长到醴会议后，分途进剿，谭崇鄧寒叩。

(乙) 八军一团张营长来电：钧鉴，职营十四日拂

晓，攻击醴城阳三山(石)，五时抵醴城。该逆于昨晚十二时，完全向老关退却。土民云，该逆闻长沙增加军队，又闻罗定一部到泗汾黄土岭，故退却。现在敌人，尚在萍乡一带。职拟向前进攻，可否请即电遵。职张毅中呈寒印。

(丙) 三十五军教导团杨大队长来电：钧鉴，职奉令后，于本日午后五时，进驻醴城。侦悉暴徒约千余，荷枪不过五百余，已于昨由老关向浏阳大道大屏山方向溃退。谨电奉闻，职杨振璞叩，寒印。

是日胡匪大部均窜浏阳，而浏阳共(共)匪苏先骏等，尚聚众千人，盘踞醴〔浏〕东一带。平江共匪余贲民等约众二千，盘踞长寿街等处，有乘机结合，扑攻浏阳平江县城之耗。浏平清乡司令阎仲儒与浏阳县长谭鼎特来电告急，原文如次：(一) 阎司令来电，钧鉴，苏(先骏)余(贲民)等逆，联合侵扰平浏，兵约三千，枪约千余。迭经电呈，当以援军周(倬)营偕职一部，警戒苏逆；职督所部，偕援军张(南轩)营，警戒余逆，并邱(国轩)部。现邱已就七师编，诚意合作。真日余逆来侵长寿，激战于沙坡地方。邱部夺获余逆枪一百八十余枝。正进展间，苏逆乘机进犯白沙，周营于距白沙十五里东门市布防，严阵以待，惟苏余结合，势甚猖獗，幸邱部已为我用。职迭经战斗，方疲弹罄，请准给发。兼之两县城防重要，须驻大兵，备多兵分，殊为集灼，恳迅发子弹接济，并允电张周两营，竭力应付。职责任所在，自当唯力是视，但为迅速扑灭逆氛计，仍恳增派援军为禱。职阎仲儒呈寒印。(二) 谭县长来电：钧鉴，顷接周营长函称，苏匪千余，据东门市，声

言扑浏。弟在达浒布防，匪众兵少，盼迅电政府增援。县城无兵，共党潜伏，职亲率队警星夜巡逻，市面粗安，请释廛念。浏阳县县长谭鼎呈寒印。

观上各电，是浏平共匪野心不死。如非邱国轩部诚心归顺，牵制共匪动作，其危险当不可想象。今复加入胡匪一部，其势愈张。揣共匪扰乱心理，必将猛攻浏平，冀施屠杀手段。该方兵力原极薄弱，恐有疏虞。周斓代主席为令张国威师长照以下计划，扑剿浏平安共匪：（一）令罗定团长率所部二三两营进剿萍（乡）安（源）匪巢，兼戒备胡匪安萍；（二）令第一团张营长毅中驻镇醴陵，警戒后方；（三）令谭崇酆团长率所部第二营及第三十五军教导团第三大队杨振璞部，向浏阳大屏山一带尾追胡匪，搜索痛剿；（四）令第八军第一师第二团沅（阮）团附督率陈营，由省赴浏，协同驻浏周营，痛剿苏胡，并与谭团联络，会剿胡匪，俟苏胡肃清，合围平江余匪。一面电知平江阎仲儒司令，随时侦察余匪动作，相机进剿，期于量（最）短期内完全肃清；同时致电江西朱主席培德，请电令修（水）铜（鼓）驻军严密堵截，毋使漏网。照上规划，预计一星期可以解决。此外尚有一事须附带报告者，即长沙对河普迹市方面，前日忽聚集类似农人匪众数百，持有快枪数十枝，梭标数百，围攻该市挨户团，图抢枪枝，并声言为龚杰复仇（按龚杰系该乡农协会秘书，经挨户团拿送长沙县，于阴历八月十四日夜连同共党首领王谦吉等一并伏法）。幸团勇动作敏捷，放枪一排，冲锋逃出。枪枝虽未被夺，但团局被捣，公物被抢，团局仍被匪占。乃报由长沙县长陈其

祥，必于十五日夜派清乡队二大队，枪二百余枝令该挨户团引导，由永安市迎头痛剿，并令麓山镇挨户总团驰往普迹围剿，当易消灭也。

（原载1927年9月21日《汉口民国日报》）

# 湖南最近防共与剿共

(长沙特约通讯员 省吾)

浏阳战事惨烈情形

长沙续办共党三名

当局剿共防共布置

共党捣乱阴谋未已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湘省自本月九号，发现共产党勾结叛军土匪，破坏电线铁路以后，相继见告者，在外县，有萍(乡)、安(源)共匪攻陷醴(陵)、浏(阳)、平(江)农军扑攻县城，及岳阳破获共党机关，在长沙城厢内外，则连日迭在东牌楼西长街搜获炸弹枪弹，捕获共党要犯庞人健，周国安、刘福生等十余人。湘政府遂不得不采治乱以猛之方式，为剿共防共之措施，巩固革命之后方。爰录各重要消息如次：

剿共方面：萍安共匪胡希圣、杨骏、吴正海等约千人，侵入醴陵，经省军谭崇酃、罗定、王东原三团击溃后，一部窜回萍安老巢，一部向浏阳大屏山逃遁，欲与浏平所谓农工革命军苏先骏、余贲民等会合，大举屠杀，曾详上次通信。现省军谭崇酃团业向萍安追击前进，王东原团之杨振璞部向浏阳大屏跟追。同时江西朱主席培德电告周斓，已由王均军长，派第三军第八师部队取道袁州，向萍安方面堵截，俾绝根株。故谭崇酃团须俟赣军到达适当地点，联

络一致后，方能动作，萍安暂无战讯可言。至浏平方面，共匪余贲民部约千余人，盘距平江长寿街一带，与浏平清乡司令阎仲儒对峙有日。又共匪苏先骏部约千人，盘锯浏东东门市一带，与达浒之第八军一师一团周倬营，又阎仲儒之一部，亦互相防守日久。共匪破坏交通阴谋实现后，余苏两逆，曾于十一号联合反攻平浏一次，幸得邱国轩部之夹击，夺枪百八十余枝，匪众始退，不敢再犯。詎意萍安共匪杨骏等约众七、八百，由醴窜浏，与苏逆结合，猛向达浒省军攻击，周营长亦亲督团队，与所部四连扼险抵御，相持半日，匪众冲锋三、四次，均经周营拒退。击毙匪众四、五百，伤者更重，洵少见之恶战，周营方面亦多所死伤。旋杨匪由永港镇分路抄来，周营因腹背受敌，遂向长浏交界之高桥方面引退。苏杨等匪遂于十六号午前十时进攻浏城。城无守兵，乃为匪陷，城中杀掳甚惨。据该县逃省商协代表彭宝来、邓家宝，及挨户团代表周兆贤向省政府呈报，可觐一斑。其呈报云：“呈为浏阳失守恳予迅派大兵援救事。顷据各公法团专人来省报称，醴陵匪军，确于□日午前十时，占据属县。初入城时，枪声四起，首先捣毁公署，次及各公法团，抢劫杀掳，势甚猖獗。代表等惊闻之下，不敢壅于上闻，特此呈报钧座，泣恳迅派大兵，星夜进剿，以救浩劫而全民命。迫切报告”云云。省政府得报之时，令由张国威统筹办理。张遂令第二团加派陈营一营驰往浏阳，受第二团阮团长指挥，向正面进剿；令醴陵罗定全团长并指挥王东原部杨振璞队由右翼进剿，周倬营长协同阎仲儒之一部由左翼进剿，同时电令阎

仲儒联合邱国轩，对余匪贲民进攻，使匪众不能呼应，期得一鼓荡平。又一面电请江西军队堵剿，似此四面围剿，想彼惯行不义之共匪，不难一举而歼灭也。且阎仲儒昨日亦来电，已与邱国轩合作，定于十八号对余苏两逆总动员，附录如下：

〈电一〉李参谋厚坤（即暂编第七师参谋李权，亲自收编邱国轩者）兄勋鉴：寒电诵悉，真日邱部与余逆战于沙坡，夺余逆枪百八十余支。请将敝部困难情状，详呈代主席，并代恳迅发子弹，交阎军法解来应急，至盼至感。阎仲儒叩。

〈电二〉删电诵悉，极感佩慰。惟邱部编妥，与敝部及八军一师张营会剿苏余两逆。巧（十八）日动员，士气颇盛，不难灭此朝食，请转囑阎君绶伯速向政府请领子弹万颗，发交陈连附解来应急为感，弟阎仲儒叩。

此属于醴陵平浏方面情形。至若长沙附近各镇乡，共匪亦有潜伏势力。连日长沙县长陈其祥，接据各方的报告，分别如下：

〈甲〉锦绣团局报告：〈一〉职于十四日夜十时在高桥市，据报浏阳匪徒，已将浏阳沙市街团局重围，该局现在危险中；〈二〉职在高桥时，复据侦探报告，浏邑沙市街之匪，已分支窜到丝竹冲，有枪六十余枝，闻高桥学士桥进攻，声称共产党派，不要惊慌，五日内大有变动，必捉肖蔚云以甘心。职只得星夜回局，再调全队，向学士桥进剿；〈三〉十五日到局，预备出发往剿，又据侦探报告，匪窜学士桥时，肖蔚云因向羊麓嘴调兵太远，遂就近请尊阳乡



团局郑队长启明出队包围。今早已缴匪枪十五枝。〈四〉此次匪势猖獗，分途向各处窜扰，暴徒乘风造谣，锦绣万寿两乡大有不安之象，锦绣团局主任杨昶呈报。

〈乙〉九峰团局报告：九峰区挨户团，于十六夜突来匪徒数十人，有枪二十余杆，其余尽是梭标，掠去团局步哨兵二名，当拨队前往追击。除将被掠团兵二名救出外，当场击毙土匪十余人，又生擒匪徒二人，就地正法，该匪始一哄而散。

〈丙〉春华山都团报告：属处与浏阳附近，昨由平浏清乡司令部，追击该匪一小股窜入属地，有枪二、三十枝，梭标七、八百杆，声势浩大，地方恐慌。长沙县长陈其祥据报，此令蘅山、明道、万寿，锦绣各区挨户团，将团兵集合黄花市。一面派清乡大队由黄花市左右翼，包抄前进，一面电知浏平清乡司令阎仲儒，由浏平堵击，以免窜逸，对于各镇乡著名暴首，分别派队拘拿，俾免勾结为乱。昨日先后解送来省者，为下列各名：〈一〉云母乡暴首刘德生、谭春、李石林三名。临湘镇农协委员兼农军指挥叶书田一名。〈二〉万寿乡暴首王子桂一名，一并解交审判共犯特别法庭究办矣。此属于长沙附近共匪举动，及政府剿办情形。今再述防共方面。

防共方面：湘垣自宣布戒严以来，对于防共办法，可谓周至。殊该共党党徒，亦复行动诡动，连日城厢内外，不时发现粘贴反动标语，又有炸毁捞刀河铁路铁桥事。昨晚又发现对河水陆洲鱼划上抄出马枪子弹多颗，及下游十五里三汉矶厘局被抢之事。卫戍司令部乃提早夜间戒严时期，自九时起，以免疏虞。周斓则通电各军事长官，

对于共党捣乱力持镇静，严厉铲除，遇有粘贴反动标语，及撕毁本党标语者，准其就地正法，并布告民众协助。分录布告及通电如下：

（一）布告：系以总司令行营名义发出，其文曰：为严切布告事，查共产党捣乱吾湘，罪恶昭著，人所共知。自马夜事变，该党徒相率潜逃，政府本其宽大之怀，予以自新之路，果能诚心悔悟仍保其身体自由。乃蛇蝎为心，一意捣乱，近复腾马克思之谬说，勾结匪类，麻醉青年。且敢啸聚丑类，四处屠杀，破坏交通。湘垣军警林立，正在戒严时期，公然密布党徒，黑夜粘撕标语，希图摇动人心，造成恐怖，致使一时不能解严，深夜交通阻断，劳我士卒，苦我商民，本总司令重为惜之。除飭卫戍司令公安局，督率军警，加意查察，倘缉获张贴反动标语，及撕毁本党标语者，准其当场处决，以示警惩，而维治安外，合行布告咸使闻知。切切此布。

（二）通电：〈御略〉均〔钩〕鉴，最近数日，在湘共产党徒，奉行彼党狂暴命令，三五成群，昼伏夜动，四处造谣，淆乱视听，偷毁铁道，偷砍电杆，以致长岳株萍两路，迭有警报。迹其用心，无非扰乱交通造成恐怖，遂彼报复阴谋而已。经我军警，严密防范，决无重大问题发生。凡我同胞，处此靖乱时期，务望力持镇静，努力铲除暴徒，保护交通机关，是为至要。省政府代主席周斓筱印。

捕获共犯，决采严厉处置，以期辟以止辟。并为便利处办起见，特与省党部会商决定设立湖南惩治共产党徒法庭，委任唐斌为庭长。于十七号上午十时成庭 即于下午五

时提出共党要犯三名捆至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以示惩戒。罪状附下：

为宣布罪状事，案据长沙卫戍司令部移送共产党要犯常建勋、李耀云、郑健等过庭。经本庭提案审查，该常建勋，系该党华中支部党员。马日后，继续工作，充当中校（即西歪）北区宣传员。八月十七日，该党第四次第二组书记会，在盐仓街六号该犯住宅举行，李耀华<sup>①</sup>，系光华支部书记，马日后充中校中区宣传员，并参与该组书记会常会。郑健系长部郡支部党员，充复学运动会委员中校南区宣传员等职。其致该党党徒黄志清、李成函，有我们的组织要严密，和其对抗猛攻等语。质之该犯等，亦各自行供认不讳。查容共政策久经取消。该犯等，藐抗禁令，组织团体，反抗政府，作种种敌对行动，实属罪大恶极，法无可道，应各依照反革命治罪条例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分别处决死刑，俾昭炯戒。除监提该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死刑外，合亟宣布罪状，俾众周知此布，同时卫戍司令张国威，因职责所在，特规定军警联络。（未完）<sup>②</sup>

（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

---

①原文前为“李耀云”。

②续编未选

## 湘省防共军事告一结束

平江浏阳之共匪业已窜退  
张国威电赣军商保萍株路  
长沙又破获共党秘密机关  
唐生智有回湘视察一切说

(长沙特约通讯员省吾)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浏阳县城，于本月十六日午前十时，被萍(乡)安(源)共匪，胡希圣部攻陷，胡匪系由醴陵窜入浏阳南乡，乘虚袭城，适驻浏阳防军周营，正在浏东达浒东门市(距浏城约八十里)一带，大败浏阳农工革命军苏先骏部，跟踪追击，斩杀甚众，回救浏城不及，曾志前次通讯。兹经醴陵罗(定)王(东原)两团追军，会同周营与地方团队，三面会剿，遂于十七日下午三时，收复浏城，用将击溃匪众及恢复县城，各来电，分述于下：

(一)谭团长来电云，钧鉴。顷据浏阳电话，我军篠午，恢复浏城，先后将胡(承焯)匪苏(先骏)匪击溃，毙敌数百，获枪二百余枝，苏(先骏)匪阵亡，其残部窜入浏东，已由罗(定)团唐营、王(东原)团杨(振璞)队兼程追踪。平江余(贲民)匪，已窜铜鼓，职团张(南轩)营仍驻长寿，相机进剿。安萍余匪，逃窜殆尽，暂请三军祝(膏如)团负责办理。罗团长今日率朱营驰赴浏阳，已

将顷得情况，专人告知矣。其王营仍留镇茶攸，醴陵空虚，已令职团开驻萍之张(毅中)营，回醴镇摄。职谭崇鄂叩。 (二) 周营长来电云：钧鉴，职营于寒未在东门市，击溃苏(先骏)匪，获枪三百余枝，毙匪四百余名，于匪首苏先骏已击毙。删午接谭县长警告，胡(承焯)匪由醴袭击浏城，职兼程赶回。中途闻浏城失陷，即于筱未会同谭县长，击退该匪，恢复县城。同时杨唐两营，由醴来浏，毙匪百余名，职营与杨唐三部，并缴枪二百余枝。残匪向西乡溃散，正在追剿中，县城安静如常，悬释应念。职周芝泉叩，巧晨。 (三) 王团长来电云：钧鉴，顷据职部杨(振璞)大队长电称：职部筱日克复浏城，夺获枪枝七十余杆，子弹装具甚多，胡(承焯)匪已溃不成军，但有一小部分窜东乡等语，特此奉闻。职王东原叩号印。

(四) 谭县长来电云：钧鉴，删日胡匪千余人，由醴陵窜至属邑南乡金刚头，职闻耗，一面集合团兵，开至牛石岭，枫林铺一带，扼险堵截，一面电呈钧座告急，并飞函周营长求援。奈电线为匪砍断，警报难通，周营相距亦远，猝难求助，是晚匪进至大瑶枫林铺处，与团兵激战一小时。匪恃众猛攻，团兵不支，退守县城。职躬自指挥，与匪相持一夜，捕获匪探一名，即行斩决，扼守待援；不意匪全队掩至城下，众寡不敌。匪遂攻入县署。职不得已，率护兵向东门退出，星夜绕道赴古港，筱晨与周营遇，协议反攻。午后回抵洗药桥，与匪激战。会同唐杨率队，由醴跟踪追至，三面夹攻，毙匪百余，匪始窜散。职此入署，一面召集各公团维持秩序，一面飭警搜索匿匪，随即督同员

役，检查文卷册簿，撕毁焚灭，存馀无几，狱内人犯，尽行放逃，银钱股款，劫掠击尽，门楣木壁，储柜桌凳等项器具，破坏不堪。所有员役箱箧服物被帐，一空如洗。点覃容俟祥查，再行呈报。此次匪徒猝至，县城无兵，职防御力竭，不能保此孤城，负疚良多，伏恳钧座，严加讯处，不胜惊惶之至。浏阳县长谭鼎叩巧印。浏阳收复情形，即如上述，胡匪大部，东窜平江，与平江农工革命军余贲民部连合。长寿街一带，驻有防军张南轩营，并邱国轩部。县城方面，驻有阎仲儒部，虽未能如谭崇猷团长来电窜赴铜鼓，谅亦于平防无大影响。不过胡部尚有数股，窜至长浏交界之普贲渡，及浏潭（湘潭）交界之株洲等处，及其他镇乡暴民啸聚扰乱者，所在多有，二十日罗定团长抵浏，决定请周（芝泉）营协同平江防军，夹击余贲民等部，令所部唐营跟追胡匪，另以宋营全部，搜剿普贲渡株洲余匪；一部留镇县城，并举行附城各地清乡事宜，电呈省政府备案。至教导团杨大队长振璞所部，奉何健命令，调赴安庆，一二日即开回长沙，顺便清乡，浏阳积匪将可趁此肃清。平江余贲民部，新加入胡苏匪众，势力较大，卷湘境省军三方进逼，赣军亦达到铜鼓，余已陷身重围之中，除匿深山大泽之中外，决无活动余地，平浏或可从此稍安。惟平浏清乡司令阎仲儒部，所属六支队，原系临湘团防改编，平浏多事，颇有损失逃亡。

难负该方保获前责，在目前或暂由罗定负平浏防务责任，故阎仲儒电请来省，呈商一切，至于萍（乡）安（源）善后办法，湘军原属客醴，且兵力不敷分调，故仍

请赣军负责担任。由张国威电知赣军祝团长，旋得复电同意，两电附下：（一）湘军师长张国威皓电云：萍醴暴徒，即经肃清，株萍上下车次，亟应即日恢复，以利交通。惟萍醴地域辽阔，难免不有残余暴徒，潜伏城乡，乘车次之便，化装来省，希图再呈。对于每日车次上下，自应严密查拿，以消隐患。除株萍一段，应由谭（崇郛）罗（定）两团长负责外，醴安（源）段内，即请祝团长负责办理为荷。（二）赣军团长祝齋如苛电云：皓电敬悉，安萍一段，已派队到站，严密稽查，并拟商之安源段长，由安至关，逐日派队护送，以免暴徒破坏车轨，抢劫行李。谨电奉闻，祈赏赐教云云。湘东防共军事，至此告一段落。省会方面，因长沙附近各镇乡暴徒未散，仍旧戒备，军警机关，因清查户口，昨又在草朝门河街福宁里五号章惠华家，搜出共党证据，及往来信函印章、反动宣传品多件，捕获章惠华、章惠和、章玉兰（女）、刘云卿，并男女雇工六名，解由公安局讯究矣。共产潜伏，可见一斑。此外因防共军事，及冯斩冲突受影响者，厥惟中央中交钞票。在前星期，长沙市价，每钞票三百元，可易现洋一百元，乃最近三天内，陡由三百元渐跌至三百五十元、四百元，而至五百余元，方能易现洋一百元，且无人承受，故二十号各商铺，多拒绝收用钞票。惟各种税收，现系钞现各半，决定即日宣布，自十月一号起，完全以现金为本位，是中央中交票币，从此宣告死刑矣。总司令唐生智，拟趁此秋季校阅军队时机回湘视察一切，闻十八起开始检阅武汉军队，二三内或可回湘。省中闻报，均纷纷发电欢迎，并筹

备种种欢迎仪式，届时当有一番盛况云。九、二十一……

（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汉口民国日报》）



## 湘省情形业已趋于安定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余胡两逆已受四面包围  
前又处决第四批共党徒  
共党自首者有一二百人

(长沙特约通讯员省吾)

湘省平江，浏阳共产党匪军，已经溃散。所谓农民自卫军首领苏先骏已在浏阳阵亡。余贲民胡承焯两部，则窜赣边，已于前次通讯中言之矣。兹因赣省修水万载萍乡一带，已经朱培德调派第三军两团堵住，不能窜入。余贲民乃由平江边界，又窜入浏阳南乡，联合胡（承焯）部，意欲取道湘赣边境，实行其集中湖南之共党军事议决案。浏阳防军周营长芝泉，业已电告来省，略谓：“顷据探报：余（贲民）逆集赤军千余人，枪有半数，大炮五六门，窜抵浏阳南文家市，尚未进驻牌楼，毛泽东从中指挥，似有窥浏之意。刻与团防防堵，请谭（崇酃）罗（定）两团经金刚头大坝铺向浏前进围剿，勿令内窜为盼云云。似此浏阳共党竟去而复来，且尤为人注意者，系全国著名共党首领毛泽东在内主持。故周瀾得报，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东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并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现在罗（定）已抵金刚头，周（芝泉）营防堵浏城，周（焯）营扼守东

门市，赣军又堵住铜鼓萍乡，余胡两逆，已处四面包围中，恐难冲出也。至于省垣形势，人心稍定，不似前数日之风声鹤泪，草木皆兵。所获共产党徒，前已处决四批，二十三号，湖南惩治共产党徒特别法庭，又提出李烈、李琥二名，在浏阳门外斩决，一面宣布罪状谓：李烈、李琥均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李烈先是CY，后以黄克定等之介绍，加入CP。马日后，纠集同学，组织团体，意图趁机暴动。李琥原是CP，马日后，在校内组织敢死队，图谋狂暴式的暴动，并曾参加追悼共产党员大会。特依反革命治罪条例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各处以死刑云云。此为处决共党首要第五批。此外待决者，尚有多人。惟闻当局之意，不欲多杀。如果共党在湘从此不再暴动，即可从轻发落，如仍继续暴动不已，即不得不提出镇压，连日未参加暴动工作之共党分子，向市党部自首者亦，有一、二百人。其中小学教员，颇占多数。现经省党部议决，此项小学教员，虽经后悔自首，但仍须加以监视，考查其行动，不准受小学教员检定，充当小学教员，亦可见对于共党防范之严厉。此外湘南战事，亦有可述者。自宋（鹤庚）范（石生）部队，退出株洲，许（克祥）胡（凤璋）部队，退出永桂后，湘南可谓完全肃清。兹罗旅长霖，驻在永州。清剿土匪，规划一切善后，周旅长荣光则驻在株洲，肃清境内溃兵，除属完全克复后，并于二十三日跟追坪石。原守坪水之胡（凤璋）部，不战而走。周部唐营，即将占领，胡宋等部，均退守乐昌，周斓得报，此电张旅长荣光，转令前线部队，即暂守坪石，即以坪石为防线，勿再

前进，以敦邻谊。一面电告广东李济深知照，湘军即暂守坪石，粤军即暂守乐昌，两不相犯，一切问题，统俟中央第四次执监会议解决云。（九月二十四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汉口民国日报》）

## 兜剿鄂南共匪近讯

余洒度密谋大举  
共产暴徒大集合  
十三军奋勇痛剿  
现匪众已势穷力蹙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鄂南咸蒲崇通一带，向为共匪盘据的区域。近日武汉不能立足，该逆党即秘密在鄂南各县勾结土匪，煽惑农人。同时余洒度率领贺叶一部分的残兵约千余人，盘据修水，啸聚溃兵土匪，自称师长，声势浩大，为此次暴动的主谋。余洒度系黄埔二期学生，该黄埔同学的暴烈份子如苏挺、曾钟聚等，皆暗通声气，往来湘鄂，联络该校一部分暴烈的同学，及一切反动份子，原拟盘据湘鄂赣三省边境，以修水为大本营，乘中央政府迁宁之际，同时暴动，破坏湘鄂路线，集中加鱼，进窥武汉，以遂其扰乱北伐后方。蔡毒武汉的毒计，昨经第十三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团，并第十三军三十九师第一百十五、十六、十七三团包围兜剿。击毙匪徒数百名，恢复长武交通，逆谋始得不逞，兹将各方情形略述于次。

各方协剿近况。平浏方面，主其事者为苏挺，聚集千余，自称团长，受余洒度的节制，昨经湘军张国威派队肃清。

修水方面，系余洒度主持，与黄埔的暴烈份子广通声气，聚众二千余人，有枪千余枝，骚扰赣鄂交界各县，鸡犬不宁。

通城方面，系前任通城知事汪某主持，聚众数百人，占据通城附近村落，并经军事厅长叶琪电派十三军百十六团团团长鲁滌平派兵防堵。

蒲咸方面，为长武路经过之区，自逆党破坏路线，该路附近惨遭蹂躏，常经十三军独立团及第一百五、十六、十七三团夹击，一百五十七两团担任由羊楼司沿路线进剿，百十六团担任防堵崇通土匪并赵李桥茶园岭警戒。独立团由咸宁向汀泗桥进击，计毙匪数百名，沿路肃清，现该匪退据石坑一带。新店大沙坪方面，时有匪徒出没，由百十六团派队梭巡防堵。

共匪自称为土地革命军，每到一处即胁迫农民附从，并令农民不得交租与地主，以故无知农民多附和之，尤注意煽诱的宣传。其标语为暴动起来，打倒武汉政府，暴动起来打倒……农民之不受胁迫者，即被遭杀。蒲咸一带遭惨杀者约数百人，又该匪枪枝甚少，附从农民，多执梭标大刀，为匪党的先驱。

据以上的调查，该逆党秘密计划，已非一日，为根本肃清之计，自非大举清乡，同时彻底清党以外，没有办法，尤其是对于态度暧昧和形迹可疑的一部分黄埔暴烈分子，须加以严密的考查和严厉的制裁以绝乱源，我鄂南民众，方能安枕之日也。

蒲咸剿匪捷报，咸宁县长张春山，昨致电省政府，报

告各方捷报，奏据电报全文云：（衔略）皓日代电，报告通山匪情谅邀鉴察，十三军五团笱日向赴汀泗桥。沈参谋长同何团几日开赴马桥，刻据捷报，何因前锋，甫抵马桥，即与匪徒接触，该匪顽强抵抗，何团长问信，将队分作五路，包围痛剿，毙匪甚多，匪势不支，向柏墩溃窜，现正在追击中。省防一团十连，笱日到咸，接防二团五连，随即开赴贺胜桥。八连亦于今日由向营长带赴官埠桥堵防矣。知闻□注，特电报闻，咸宁县长张春山叩漾晚，又蒲圻县长杨清时，亦于漾日电告省政府军事民政南厅云，（衔略）县长因匪势猖獗，特商同驻军贺团长电请驻羊楼司文团长通信兵二连，号日到县。当日贺团文团各派兵两连，分驻中伙铺□岸一带进剿。在南芹油铺村有匪数百人，竟敢开枪向我军进攻，当经贺团长下令射击，击毙匪农民革命军指挥汪达本，并匪徒二千余人，缴获盒子炮一支，反宣传品、土炮鸟枪无算。宣传文件有土地委员会蒲圻分会字样，并盖有伪蒲圻县印。又闻汀泗桥匪党经省来军队击毙匪徒百余人，贺团长文团长王团长当在中伙铺会议分兵进剿。咸蒲匪祸不难尅日弭平矣。特电奉闻云云。

通山匪首题名，昨据通城间谍回报，以该县共匪中要伪职人员披露如下：（一）共党自卫军总指挥王武扬，安徽蔽门人，任通城县长，（一）参谋长刘基朱，桂州贵阳人，第六军已革营长，（一）第一大队长□力，湖南人，第六军已革排长，（一）政治指导员王文安，通城县党部执委，（一）秘书汪玉堂，黄梅人，省党部特派员，（一）主席朱春山，随县人，省农协特派员。黄予瑞，江西宜丰，

王武扬内兄，谭梓生、安徽族德人，任民政股长，（一）  
军需长王嘉瑞，安徽赦门人，任财政股长，（一）第二大  
队长叶重开，崇阳人（理）。

〈原载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汉口民国日报》〉

## 发觉共党图谋骚动密函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

……兹昨某县长截获共党首恶易礼容等，致湘东共匪首领一函，所述阴谋扑省计划甚详，抄附如后，可知共匪用心之毒，籍可觐湘东军事之经过。函云：燮昌兄（疑似胡希圣等）并转润之（似毛泽东）、洒渡（似苏先骏）、贲民（即余贲民）诸兄鉴：燮昌九月七日午后十一时三十分函悉，兄等军事计划。已转知各方查照，望燮昌兄将所定计划，通知洒渡、贲民等一同行动。惟闻浏阳敌人势颇不弱，浏东一带，山岭险峻，第三团部队（拟似胡希圣部）是否能如期达浏阳，望即飞告。长武车已不通，八号由武来车，在中伙铺被当地农民劫去枪二十支，钞洋五千元。捞刀河附近，于昨日上行车出轨一次，倒三车箱。现对武长路正加紧破坏。株至长铁道猴子石附近，今日毁一桥，亦正加紧破坏。安源军昨已占醴陵，株洲昨晚发动，但敌人今绝早尚开去一兵车，载兵一连以上。闻易家湾铁路已破坏，此车尚不能迳达株洲。现敌力在株洲长醴之间者，约一营以上，不足两营，已令近郊湘潭长沙各地游击营，尽力援助株洲，扰乱敌人后方，围剿长醴间之敌，俾安源军能急进会攻长沙，兄处应与安源军策应，并通知洒渡、贲民两部，急攻平江。先歼平浏醴间被围之敌，扩充枪械，各向长沙会攻，长沙游击营已于前晚出发，原有基本枪枝五十支，分编二营，营长戴德和、叶俊、徐振球，前均隶□□



部下，已派殷美珍、陈福泉二同志，随军出发，围剿长沙各  
镇乡团防枪枝，鼓动农民暴动，计算可即得枪三百上  
下。已令策应兄等，扰乱浏平敌人后防。请派探员，与之接  
洽。湘潭、湘乡、宁乡计有枪六百上下，但尚未得发动报  
告。省城内可编工人一团，近郊可编农民二团，但器械仅  
有梭标、扁担之类，炸弹亦尚未造好。拟候兄等各路部队进  
至距长六七十里地方，即于傍晚毁坏电灯，放火劫抢各军  
械局，响应兄等。但望兄等部队，必于该晚天明时，赶至  
省城，否则此间未训练之兵，又少枪械，必难应付。各县  
农民暴动，已严令于十一号以前发动，虽尚未接各地报  
告，预想必能有效。游击营办法，已令各县，能集二十枝  
枪即举行。除长沙外，兄等军费困难，此间除有泽民带上  
三千元外，此时无法接济，望善自筹集。闻洒渡已向中央  
领有款项，能分兄处若干否？湖南革命委员会，应改为中  
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拟定之宣言寄上一份，望即广为  
照发。省字第四号通告，亦寄上一份。革命委员会委员，此  
间决定贲民加入，请告润芝等。毛润芝已到兄处否？如尚  
未到，即以洒渡任师长。九月份各信号，已令各军全体采  
用。兄处所拟十六日至三十日之各项，一日至十五日，因  
时间将过，即请作废。岳州已向熊震一团去。十六日会  
攻长沙之令，应早收到。各项进行情形，望即时飞函详  
告，至要至要。政治口号，寄上一份，请采用。熊国军，  
礼容，十三日下午六时。

（原载1927年9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

# 共产党经营安源之经过 情形(节录)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共产主义是错认西方物质文明为社会进化的重心之一种学说。他们看见西洋各国产业发达，大资本家操纵生产机关，致令贫苦工人不能谋生，于是主张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种种谬说，来鼓动工人参加革命。这种倒因为果的谬误，东西学者辩论不少，而中国共产党徒，一味盲从，不加考究，且欲实行于中国。于是联络党徒，大倡邪说。适逢中国军阀当权，政治黑暗，内讧外侮，不可收拾，民生问题，急待解决，一经提倡，遂都信任。安源是中国最大生产机关，集合工人，常在三万以上。在他们共党看来，自是很可利用来作革命工具的。故民国十一年，共魁李隆郅（即李立三），即到安源开始组织安源工人，令其罢工闹饷，以为卖好地步；继又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为办事总机关。李去后，陆沉继之。三四年间，共党麇集，有的担任工人教育，有的主持会务，有的训练党徒。所设工人读书处及补习学校，有十余处之多。表面上名为提倡工人教育，实则灌输共产主义。所用教科书本，无一不采用列宁、马克思之学说。国际共产歌，更为朝夕诵唱之资料。遇有事故，则甚嚣尘上，不可遏止。斯时国人闻之，均以为民气发扬，引为美谈，而不知其另有作用；且国内共党势力尚微，亦无人注意防卫。十四年秋，工人俱乐部愈弄愈糟，萍矿亦日趋困

境。盛氏携款前去救济，见各共党猖狂无忌，即调赣军大事搜捕。陆沉远扬，捕黄静源杀之，各校男女教员亦同拘禁，并将工人俱乐部封闭。共产党受此打击，遂稍敛迹。这是第一个时期。十五年革命军起，共产党顶着国民党的招牌，又在该处活动，主其事者为共党刘义。他们将萍矿收归总工会办理，对工人说是工人管理工厂，实则是共产党管理工厂。煤炭卖出的钱，大部分被那些为工人谋利益的人用皮包提去，工人本身并不见得有何利益，这是在安源走过人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还有更利害的，就是要工人背枪守卫，天天开会、游街、杀人，闹得工友们日不安食，夜不安眠。不听命令吧，反革命的罪名，非同小可；听命令吧，精神上实在有些做不来，而且不愿意做。但是铁的纪律，限制极严，卒无那个敢来反抗。这又是一个时期。马日事变，共产党的假面具完全揭破。安源共党，只是发抖。同是〔时〕长沙的重要共党，也逃往安源。不旬日间，便鼓动几千工友拿着梭镖，并纠合萍醴共党，压迫农民，浩浩荡荡，来攻长沙。株洲一役，无辜农工，死者无数，他们共党，却早逃脱。后来又在安源，鼓惑工人，同萍乡农民打了七天七夜的大仗。这样一来，萍安两处的市面，很是萧条。萍矿的工也停了，工人没有工做，没有饭吃，战争死伤的，不下数百人。父哭子，妻哭夫，惨不忍睹。阴沉恐怖，竟把安源造成一个地狱。但是共产党觉得还是不够，到了八九月间又鼓动什么秋收暴动。用四五百的枪兵，强迫几千赤手空拳的工友们，一齐加入。攻萍乡不下，遂去打醴陵，打浏阳。结果有枪的散做土匪，赤手空拳的又

不知死了多少。可怜的工友们，因为萍矿没有钱开工，所受的痛苦，已是十二分的深重。至此，更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是第三时期。秋收暴动失败以后，政府的防范甚严，工人的信仰，也不及从前那样普遍，共产党遂不敢再在该处公开的活动起来。然而特委、市委，却到处组织，他们的计划，是想乘萍矿穷困，工人许久未发薪的机会，煽动工人，组织总工会，五人一小组，每人出铜元一枚，为开会茶水费。向工人宣传，并不声明是共党工作，但鼓吹工人大家联合起来，要求发薪。发薪不达目的，即藉此罢工。罢工而无伙食，秩序自乱，因之可以夺取矿警枪枝。首由莲花厅共党响应，再与萍乡、醴陵、浏阳、平江各县共匪联成一气，以图大举。又拟把萍矿的机器来造兵器，捣毁萍株铁路的全部，使民军不易进剿。适何会办亲往剿捕，将各机关完全破获。同时驻安肖团，亦先后拿获要犯不少。计未得逞。此为最近时期。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原载国民党政府《湖南清乡公报》第一期，

1928年11月2日出版）

(京)新登字056号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编辑 王 扬

## 秋收起义在江西

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1月第一版 第二次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8.25

ISBN 7-5010-0635-0/K·254 定价：10.00 元















ISBN 7-5010-0635-0

K·254 定价:10.00元